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抗日小品文

 **eBOOK**
内容资料 免费下载

被遗忘的大屠杀

被遗忘的大屠杀----张纯如

编者按：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日本侵华部队占领南京城，随即展开为期六周的大屠杀，估计有卅五万中国百姓遭到惨无人道的杀戮。六十年过去了，世人对于当年南京发生了什么事，几乎一无所知或印象模糊，当年执行屠杀的日军部队在二次大战末，全部在硫磺岛被歼灭，使日本政府掩饰暴行的工作更加容易。

这是一个被篡改的历史空白。

美籍华裔作家张纯如写出一本英文专著「被遗忘的大屠杀」，由萧富元译成中文，台北天下文化出版公司出版。

人类残酷对待自己同胞的历史纪事，是一段漫长而悲伤的故事。如果要将这类恐怖的故事作一比较，那么，在世界历史中，很少有哪些暴行，在强度与规模上，能与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南京大屠杀相抗衡。

◎ 南京的悲歌

除了日本人以外，大多数的人对于大屠杀的历历详情是毫不怀疑的。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日本成功入侵上海后，就对中华民国新设立的首都发动大规模攻击。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南京沦陷后，日本人便展开一场世界历史上前所未见的残酷暴行。中国成千上万的年轻男子被集合起来驱赶到市郊，或遭机关枪扫射倒地；或被日军当作肉靶，用来练习刺刀；或是在身上浇满汽油，活活烧死。数月下来，城内尸横遍地，散发浑浊的恶臭。数年之后，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专家估计，自一九三七年底到一九三八年初，在南京有超过二十六万平民死于日军手中，也有专家估计，这个数字至少超过三十五万人。

◎ 杀戮规模史无前例

毫不掩饰地陈述日军在南京所犯下的残酷与野蛮行径，目的并不是要建立一个数量上的纪录，说明这个事件够资格成为历史上最邪恶的行径之一；我的目的是要了解整个事件，并希望世人从中学习教训，记取沈痛的殷鉴。但是，不同的残暴程度，通常就会引起不同的反应；因此我一定要提出一些数字，让读者对六十年前发生在南京的大屠杀规模，有些许概念。

一位历史学家曾经估算，如果让所有南京大屠杀的死难者，手牵着手，长度可以从南京到达杭州，延展距离约两百英里长。他们身上的血共重达一千两百吨。尸体可装满两千五百节火车车厢。如果把这些人一个个叠起来，将达七十四层楼高。

光看死亡人数这一项，南京大屠杀的规模，就远远凌驾历史上许多最野蛮的行径。相较于罗马人在迦太基的暴行（十五万人被屠杀）、天主教军队在宗教法庭的杀掠，日本军队犹有过之。日本甚至超越帖木儿（T I M U R L E N K，一三三六～一四〇五，信仰回教的突厥征服者）一三九八年在德里杀害十万名囚犯，并在一四〇〇与一四〇一年之间，用这些囚犯的颅骨在叙利亚建造两座尖塔的丑行。

在本世纪，大屠杀工具确实已臻精巧；希特勒屠杀了六百万犹太人，斯大林杀害了超过四千万俄国人，然而，这些死亡人数是在好几年之中，逐渐累积而成的，而南京大屠杀却是集中在几个星期之内。

的确，即使是从历史上最具毁灭性的战役标准来看，南京大屠杀都可算是大规模赶尽杀绝的最糟例证。如果要想像南京大屠杀的相对规模，我们必须去看看其他一些数字。南京的死亡人数——只是中国的一个城市而已——就超过了一些欧洲国家在整个战争期间平民死伤人数（英国总共失去六万一千人，法国损失十万八千人，比利时十万一千人，荷兰二十四万二千人）。回想起这些事件，大家咸认，空中轰炸是造成大毁灭最恐怖的武器之一。然而，即使是其他战争中最猛烈的空中攻击，都无法超越日本人对南京的蹂躏。

死於南京的人数，很可能超过英军突袭德勒思登後，死於兵燹风暴的人数（当时国际上都接受死亡人数为二十二万五千人，但根据现在更客观的纪录，应有六万人死亡，至少三万人受伤）。事实上，不论我们是用最保守的估算——二十六万人或是最大胆的估计——三十五万人，只要想到南京大屠杀的死亡人数，远超过美国突袭东京（估计为八万至十二万人）的死亡人数；甚至超过一九四五年底，遭原子弹轰炸的广岛、长崎两座城市加起来的死亡人数（估计各为十四万人及七万人），就不禁要惊愕连连。

◎ 沉怨未雪

我们要记取的不仅是南京大屠杀到底有多少人罹难，更要谨记这些人是如何惨死的。中国人被日军拿来当肉靶，练习刺刀，并进行斩首比赛。约有两万到八万名中国妇女遭到强暴。许多日军不仅强暴妇女，还取出她们的内脏，切下她们的胸部，将她们活活钉在墙上。父亲被迫强暴女儿，儿子强暴母亲，其他家人则被迫在一旁观看。日军不只把人活埋、去势、割掉器官，烧烤人民变成日常便饭。他们更实行穷凶恶极的虐待，像是用铁钩钩住民众的舌头，把人吊起来；或是用土把民众埋到腰部，然後眼睁睁看狼狗将他们撕裂。残暴景象著实触目惊心，令人作呕。

但是，南京大屠杀至今仍是一个蒙昧隐秘的事件，并不像日本原子弹爆炸，或德国屠杀犹太人一样广为人知。亚洲以外的人，大都不知道南京大屠杀的恐怖。在美国出版的历史书籍上，大部分都忽略了这则大屠杀事件。如果仔细检阅美国中等学校的历史教科书，就会发现，只有少数教科书提到南京大屠杀。美国大众阅读的简明版或「完整版」的二次大战史书，几乎没有一本钜细靡遗地讨论南京大屠杀。

比如说，多年来一直是美国战争图片历史单行本中，销量最好的「二次世界大战美国传统图片史」没有只字片语，甚至没有一张照片提及这件事。在邱吉尔著名的「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共一千零六十五页），或是亨利·马歇尔经典之作「二次世界大战」（共九百四十七页）中，也完全没有提到南京大屠杀。温伯格宏伟的「战争下的世界」（共一千一百七十八页），只有两次提到南京大屠杀。我只有在赖基的「自罪恶解放：二次世界大战的故事」（共九百九十八页）中，找到一段大屠杀的描述：「希特勒领导的纳粹，再怎麼做出让他们的胜利蒙羞的事情，也比不上在松井石根将军领导下的日军暴行。」

◎ 神话？历史？

我第一次听说南京大屠杀的时候还是个小女孩，父母亲告诉我这个故事。他们安然度过中国多年的战争与革命，最後住美国中西部大学城当教授，从此得以安身立命。父母亲在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中国长大，战後随同家人先迁往台湾，最後来到美国，在哈佛大学读书，致力于科学研究的学术生涯。三十年来，他们平静地居住在伊利诺大学香槟城校区，主持物理与微生物研

究。

但他们不曾稍忘恐怖的中日战争，也不希望我忘记这一切，尤其是遗忘南京大屠杀。我的父母亲虽然不曾目睹南京大屠杀，但他们从小就听闻这些故事，然後将这些故事传承给我。因此我知道，日本人不仅把婴儿剁成一半，还切成三、四段。

他们还说在好几天之内，长江就被血水染红。父母的声音因忿恨而颤抖，据他们描述，南京大屠杀是日本在荼害千万个中国人的战争中，最穷凶恶极的一桩事件。

在整个童年中，南京大屠杀一直深藏在我心深处，隐喻著一种难以言说的邪恶。但是，我并不知道这个事件的细节和人性面的故事，也很难判断它是神话或历史。读小学的时候，我遍寻市内的图书馆，看看是否可以查到有关南京大屠杀事件的内容，但是毫无所获，这让我觉得很奇怪、很惊讶。如果南京大屠杀真的那麼血腥，真的如我父母坚持的，是世界历史上人类最野蛮的行为，为什麼没有人写一本专书详细描述？

◎ 生命的尊严不容轻侮

儿时记忆的南京大屠杀，从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开始，终於不再是神话，而是真实的口述历史。那时我参加一场由「亚洲保存二次世界大战历史世界同盟」赞助的会议，纪念在南京暴行下的罹难者。会议是在加州矽谷心脏地带圣荷西郊区的库帕提诺举行。会议大厅中，工作人员准备了一些海报大小的南京大屠杀照片，其中几张是我一生当中所看到，最令人毛骨悚然的照片。虽然小时候听过许多南京大屠杀的事情，但当我看到这些照片时，却猝不及防——赤裸裸的黑白影象，被斩断的首级，肠开肚破的人，赤身裸体、被强暴者强迫做出各种春宫姿势的妇女，她们脸部扭曲、痛苦与羞愧的表情，令人永志难忘。

在会议中，我还听说两本关於南京大屠杀的小说正在进行写作，「天堂树」(TREE OF HEAVEN) 及「橙雾帐篷」(TENT OF ORANGE MIST)，两本书都已于一九九五年出版；同时进行的还有一本大屠杀的图片集，「南京大屠杀：一个不容抹煞的历史图片故事」。但在当时，还没有人用英文写一本非小说类的南京大屠杀专书。深入钻研历史后，我发现有很多一手资料，在美国也找得到。美国传教士、记者与军官，在日记、电影与照片之中，将他们对这个事件的观点记录下来，留给後世子孙。为什麼没有其他的美国作家或是学者，利用这些丰富的一手资料，写一本专门讨论南京大屠杀的书或甚至学术论文？

◎ 沉默的受难者

这个谜题我很快就得到部分解答。南京大屠杀之所以不像犹太人的大屠杀或广岛事件那样，深植在世人脑海中，是因为受难者一直保持沈默。

但是每个答案又会引导出新的问题。我很想知道，为什麼这件罪行的受难者没有大声呼喊正义？如果他们真的发出怒吼，他们的痛苦为什麼不被认可？我很快就弄清楚，看管这张沈默之帘的就是政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国，甚至美国，都要为历史忽略这个事件负责，原因就根植於冷战时期。一九四九年，中国共产党解放革命之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两岸政府，都没有向日本要求战争赔偿（就像以色列向德国求偿一样），双方为了与日本从事经贸以及争取政治承认，激烈较劲。即使是美国，在面对苏联与中国共产主义的威胁时，也向过去的敌人日本寻求邦谊永固与忠诚支持。

因此得力於冷战的紧张关系，使得日本能够逃脱许多她的战时盟友在战后所遭受的严厉审讯。

再加上日本国内出现一种恐吓的气氛，使得学术界不敢自由开放地讨论南京大屠杀事件，民众更无从了解真相。当时在日本，如果有人坦率地表达对中日战争的意识（现在仍然如此）将会威胁到自己的事业生涯，甚至生命堪虞（一九九零年长崎市长本岛均因为表示裕仁天皇应为二次世界大战负责，而招致杀手枪杀）。这危险的气氛弥漫著，使得许多严肃的学者，不敢去翻阅日本的档案文件，进行这项议题的研究。

◎ 认罪才能重生

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最让我困惑、难过的是，日本人自始至终拒绝承认过去这段历史。与德国相较，日本付出的战争赔偿，还不及德国赔偿给战争受难者总额的百分之一；大多数纳粹虽不受监禁，但至少不能太抛头露面，而许多日本战犯在战后仍位居要津；德国人一再向大屠杀受难者道歉，日本人却把战犯奉祀在东京。

一位在日本战争期间的美国受害者，就称这种行径好比是「在柏林市中心为希特勒建立一座大教堂」。

另外，本书也是想回应另一种全然不同的观点。近年来，诚心要求日本面对其行为的种种努力，都被贴上「打击日本」（JAPAN BASHING）的标签。我必须澄清，但并不想去辩解，在本世纪前三分之一的时间内，日本是否为亚洲唯一的帝国主义势力。因为当时中国也试图把影响力扩及邻邦，甚至与日本达成协议，划分双方在朝鲜半岛势力范围，就像上个世纪欧洲列强瓜分中国商业权益一样。

更重要的是，如果认为批评某个时空的日本人行为，就是批评全部日本人民，这不仅伤害到那些被剥夺生命的南京民众，也同样伤害到日本人。本书不想为日本人的性格做注解，也不想去解释是什么样的基因构造导致这样的行为。本书要讨论的是「文化力量」，这股力量既可以去除社会约束力，驱使我们成为恶魔，也可以更强化社会约束力。德国今天之所以会更好，是因为犹太人不容这个国家忘记她六十年前做过的罪孽。美国南方会变成一块好地方，是因为她坦承蓄奴的罪恶，以及随黑奴解放之后存在长达百年的黑人差别待遇主义（JIM CROWISM）。

在纠正历史纪录时，必须注意到日本人面对他们在战争期间的行为纪录时，是如何控制、训练以及维持他们的「集体失忆症」，甚至是集体否认。这不只是因为这段历史纪录可能太痛苦，所以故意留下空白。中日战争期间，日军最丑陋的行为，确实被日本的学校教育全数删除。日本发动战争的事实，也同样隐瞒在精心培养的神话里：日本人是二次大战牺牲者，而非煽动者。原子弹轰炸广岛、长崎期间，降临在日本人身上的恐怖厄运，更有助於这个神话取代历史。

在世界舆论法庭之前，日本对其战时行径毫无悔意，直至今天仍如此。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即使战争法庭判定日本的一些领袖触犯战争罪，日本人仍处心积虑地设法避免文明世界的道德审判。德国受到这种道德审判，对自己的罪行坦承不讳；日本却持续逃避审判，遂成另一种罪行的罪魁祸首。正如诺贝尔奖得主维厄瑟尔（ELIE WISEL）几年前提出的警告：「遗忘大屠杀，就是二次屠杀。」

打破中日友好的神话

岳东晓

多年来，某些中国人在谈到中日关系的时候，总要重复一下中日友好的调子，然而，历史与现实非常明确的证明，中日友好的提法是缺乏事实根据的自欺之谈。综观中日两千年的交往，中国与日本之间，中国人民与日本人民之间从来没有过平等友好的关系。宋朝以前，日本称臣于中国，而中国人毫无保留地传授文化与技术，特别是在唐朝，日本人多次派人到中国求学，而中国也有鉴真东渡等。从明朝开始，则是日本人对中国不断侵略、破坏，不断残杀中国人的历史。中国强盛时，日本人是中国人的门生，而中国人奉日本人为上宾；中国衰弱时，中国人却沦为日本人的刀下鬼。

中日之间过去没有过友好，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违背事实提出中日友好的虚幻概念，只能是误国误民。

日本对中国的狼子野心早在盛唐时即已显露无疑。唐太宗时朝鲜内乱，中国应新罗之请以宗主国身份平乱。唐高宗龙朔三年(公元六六三)日本以援助百济为名，出动舟师数百，占领锦江口。唐朝不得不遣刘仁轨领兵击之，『仁轨遇倭兵于白江口，四战捷，焚其舟四百艘，烟焰涨天，海水皆赤，贼众大溃』。一千二百多年后的甲午战争与这一幕何其相似，同样是朝鲜内乱，中国以宗主国身份平乱，然后日本乘机寻衅。然而，强弱易势，甲午之战的结果是日本吞并朝鲜、屠城旅顺、割取台湾、牟获暴利，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无限的痛苦和灾难，给日本人民带来巨大的欢乐和利益。

显然，日本在唐代对中国的尊重不过是他们崇拜强权的特性的表现。当时的日本尚处于近乎蒙昧的时代，无论在文化技术和国力上都远远落后于大唐。于是日本多次派遣唐使到中国，学习制造工艺、建筑美术、典章制度等等，并仿照中文草书偏旁等而造成日文，使日本开始走出原始时代，完成所谓大化革新。日本人的向唐朝称臣的目的，无非是要同过引进文化来改善他们蒙昧落后的状态。当时日皇即告诫其使者：『言语必和，礼意必笃，毋生嫌疑，毋为诡激』。

史称东夷貌柔顺，没有识别倭人的伪装。

二战后，日本对美国千依百顺，连天皇也每天早晨起来就去给麦克阿瑟鞠躬行礼，获得美国的信任，以从中国和亚洲掠得的资金购买设备和获取先进的技术，如汽车、电器、半导体等。一旦感到羽翼丰满，就开始看不起美国人，把美国的工程技术和管理水平说得一无是处的《日本敢于说不》就是一个例子。然而，美国在计算机方面取得的巨大进步把日本远远抛在后面，而南朝鲜等生产的随机存取芯片也侵蚀了日本的市场占有，这无疑给那个狂妄无知的索尼总裁打了一计耳光，他曾狂言日本的一兆位的存取芯片能打破美苏的战略平衡，认为日本人的智力无与伦比，殊不知日本不过是在做计算机里最简单重复的一个部件而已。而现在，这个日本人在藐视中国人之余，又对美国人毕恭毕敬了，连声说他不反美国，他最佩服美国人。

在日本人这种对强者的恭敬面前，善良的中国人看不到日本人的目的，而把他们当做了谦卑好学的朋友。李白就曾写诗哭祭阿倍仲麻吕。中国人确实是重情义的民族。

但是日本是如何回报中国人的善良与帮助呢？

以唐朝之强势，日本人吃了败仗之后自然不敢明目张胆地侵犯，而且他们表面上还对中国非常恭敬，不时派人朝贡，领取赏赐。但一旦中国势弱，日本立刻变了态度。

宋朝抑兵太甚，版图收缩，国力疲弱，于是日本便不再朝见中国天子，而向北方势力日盛的辽国称臣，只是从中国引进历法、医药、印刷等技术。

到明朝时，更有日本民众自发组成团队到中国沿海行杀人越货之事。明史记载倭人『载方物戎器，出没海滨，得间则张其而肆侵略，不得则陈其方物而称朝贡。』开始时，他们还假装是入贡使者，一有机会则杀掠而去，没机会就呈上土产换取赏赐。明太祖洪武二年四月，倭寇数次侵掠苏州、崇明，杀略居民，劫夺货财。此后倭患连年不断。到明成祖时，其规模越来越大，大的寇群多达万人，小的数百人，其据点深入沿海各省，到处为害，已形成一股极为残暴的海盗武装，其所侵犯的地方，无不杀个鸡犬不留。如成祖三十四年，柘林一带倭寇『犯乍浦、海宁，攻陷崇德，转掠西塘、双林、乌镇、菱湖诸镇，杭城数十里外流血成川，巡抚李天龙束手无策』....成祖四十一年春，『倭陷福建永宁卫，大掠数日而去。复攻永宁城，破之，大杀城中军民，焚毁几尽』。总计沿海倭寇肆虐达七十八年之久，明朝天下骚动，耗费国库巨额经费，军队死伤数十万。后经戚继光等与之苦斗多年，才告平息，但中国也因此元气大伤。而倭寇屠杀中国居民十多万，抢劫财产难以计数，更从此开始轻视中国。

明万历年间，也就是甲午战争之前三百年，丰臣秀吉在统一日本六十多小国之后，出兵二十一万，攻占朝鲜，意欲以朝鲜为基地，一举征服中国。丰臣秀吉的计划包括：占领中国后定都北京，将朝鲜王移至日本，巩固中国的统治之后，即向印度进军。这一计划的主旨就是将日本举国从贫瘠的岛屿上迁移到大陆，也就是日本后来的所谓大陆政策。

在丰臣秀吉时代，日本的国力当然不足以完成这一设想，而且其计划也尚处于不成熟的阶段。明朝虽然内政疲蔽、外交乏术，但毕竟是个大国。李如松出兵朝鲜与倭兵恶斗，尽管中国军队多次中了倭寇的狡计，也终于迫使日军撤退。丰臣秀吉的美梦虽然破灭，却鼓舞了后来的日本人。

此后，日本的战略家们便开始不断研究和制订灭亡中国的周密计划。一九二七年，田中义一的占满蒙、灭中国的详细计划可以说是集日本人三百年研究之大成，其对中国的资源人文的了解程度与其用心之险恶、计划之周密，任何不麻木的中国人看了都会出一身冷汗。

缺乏危机感的中国人却似乎并未把日本的威胁放在心上，使一直在暗中窥视等待时机的日本人终于找到机会，刚从西洋学会了制造枪炮，便立刻拿中国人开刀。一八九四年引诱清朝出兵朝鲜，然后借保护侨民等为由，向中国不宣而战，攻城掠地，奸淫杀戮，逼迫清庭割地赔款。此后中国人在日本人眼里更是猪狗不如，成了杀光、枪光、烧光的对象，男人的脖子被当做比试刀锋的试验品，女人被日本人任意奸淫然后开肠破肚，儿童成了日本人刺刀上的玩物...世界历史上有哪个民族像我们一样遭受过如此的耻辱？！今天连菲律宾、印尼人都动辄打杀中国人，不就是因为曾经被日本人杀得太惨，所以谁都敢踩我们一脚？

由上可见，说中日人民有过友好的历史完全是完全违背事实的。持这种说法的中国人的唯一根据是唐代日本留学生与一些中国学者的密切交往。

然而，这种交往是由中国向日本单方向的文化和技术输出，日本留学生对中国导师的尊重根本不能作为日本对中国友好的证明，只能证明中国人对日本的无私的善意。在唐朝以后的所有年代，包括宋、明、清、民国，日本人对中国不但没有尊重，反而一有机会就疯狂地侵略破坏、烧杀抢掠。日本对中国怀有的根深蒂固的恶意。

日本人以恶意对待中国人，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任何对不起日本的事，而正是因为我们教了日本人太多的东西。日本没有创造自己的文明，他们引进了中国文明作为其文化的根本。

日本人要称霸世界，必须首先彻底打垮它的启蒙老师——中国，以摒除它固有的自卑心理。一旦消灭了中国，日本就可以把自己标榜为世界文明的一支，成为世界的领导力量。这种心理，和那些武侠故事中不肖弟子艺成之后要杀害恩师是同样的。

如果我们作一个统计，考虑与中国人接触过的日本人对中国的态度，我们将看到，无论是日本军队还是日本平民，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对中国都是极端仇视的，只要有机会，他们就会做危害中国人的事。在中国施行三光的日本兵当然不用说，那些控制中国矿山工厂的日本管理人员用最残忍的方法折磨中国劳工，制造了数以百计的万人坑，被劫持到日本的中国劳工也被日本平民残酷迫害而大量死亡，当日军占领南京时，日本全国一片欢腾，《东京日日新闻》上连载两日兵百人斩比赛的比分 106：105 的进度成了他们饭后的谈资...在所有与中国人直接接触的日本人中，90%以上用了极端残忍的手法对付中国人，而其它没有直接接触中国人的日本人则赞同前者的作法。直到今天，日本人中间认为日本曾经侵略而不只是进入中国的有多大比例？认为日本应该向中国赔罪的又有几个？

如果我们不以实证的态度去回答这些问题，而是泛泛地认为任何地方好人总比坏人多，甚至凭空断言日本人中 90%是好的，那就太不能汲取教训了。我们不能用自己的思想方法和道德准则去估量别的民族，不能假定别的民族有着和我们类似的善恶观念，否则，日本的所有行为就会变得无法理解。每一个民族都有它特有的个性。我们应当从他们的行为总结出他们的“习性”，研究他们思维和行为的规律。

实际上，在我们与日本接触过程中，日本人的行为方式显示出了惊人的一致性。一千多年以来，日本人使用的种种手段可以说是老一套，可我们总是上当，原因就是因为没有根据日本人的特点来揣测他们的用心。

多年来，很多反映日军侵略的电影都带这样一个套路：日军凶残，但总有一两个有良知的日本人不惜生命同情帮助中国人。这样拍的用意很明显，但是我们应该想一想、问一问，这种情节的构造有事实的根据吗？这种到处都有好心的日本人的现象可能发生吗？答案是完全与彻底的否定，绝对没有！在南京大屠杀的几个星期内，没有证据显示有任何日本人救过任何中国人，倒是有一个德国纳粹党员叫拉贝的实在不忍看日军的兽行，感于当地人民平日对他的友善，保护了很多中国人。在整个中日战争期间，没有任何记载证明有电影里那种浪漫的日本人救中国人的事情，倒是有不少中国百姓抚养战后被父母遗弃的日本婴儿的事迹。如果真有电影里那种善良日人，当年的保护人与被保护人今天岂不会成为新闻里大力宣传的对象？

这些电影和类似文学作品起到的作用，就是在观众头脑中造成了一种假象，认为日本人其实跟中国人差不多，他们的暴行只不过是受了军国

主义的灌输。显然，这种将一切归咎于军国主义的说法颠倒了因果。日本的残暴由来以久，从中国历史看至少可以追索到明朝的倭寇，如果从日本本身的历史来看，嗜杀的血腥特质其实是其文化固有的一部份，军国主义的产生实际上是这种特质发展到高级阶段的必然结果，而不是相反。

在抗战期间，日本为了消磨中国人的斗志，鼓吹东亚共荣圈政策，一边对中国人大肆屠杀，一边大谈“中日亲善”，欺骗了不少人，也勾引了汪精卫等汉奸。现在，如果我们自己大谈中日友好，自己捏着鼻子哄自己，不仅淡化了日本罪行的严重性，还麻痹了我们应有的警觉，实在是愚蠢之极。中日友好的说法从中国人嘴里说出来只能让日本人感到可笑，更加加深对中国人的轻视：受害者跟逍遥法外、否认罪行的日本人讲友谊，莫非是被杀怕了，要忘却不共戴天之仇，想求皇军日后留条生路？

当日本某某首相上台时，有些人总要敢忙发出贺电，称对方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这样露骨地向日本示好，令中国人羞耻得无地自容。其结果是，日本人越发轻视中国，越发颐指气使。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桥本龙太郎敢朝拜靖国神社，胆敢在钓鱼岛周围陈列大批军舰，军国主义再次粉墨登场...难道不正是因为得到了中国长期以来委曲求全的态度的纵容？在中日建交前，日本尚未有人敢明目张胆地否认侵略，而七二年之后，日本修改教科书、否认南京大屠杀、参拜靖国神社等种种事情就不断发生，这一切，与某些中国人发明、倡导所谓中日友好不无关系。

每当日本政府高层人士发表错误言论，中国方面必然指责这是日本少数军国主义分子或是极右分子在歪曲历史。然而，只有少数日本人是祸水的提法明显是一种主观臆断。如果日本人大多数是反对军国主义，承认侵略有罪的，那为什么在战后五十年里，他们没有选举出一个历史观不那么反动的政府呢？一九九六年的大选中，为了争取选票，日本自民党在其纲领中加上要求内阁成员应该参拜靖国神社等条款，同时桥本首相亲去参拜战犯灵位，感谢战死者。日本的执政党明知这一类行为必然会激起亚洲各国极大的愤慨，但为取得日本民众支持，不得不冒由此风险来表现他们的爱国，由此，日本的民意一目了然。

战后，在美国的包庇下，军国主义分子控制了日本的政坛。随着日本经济势力的膨胀，军国主义已经卷土重来甚嚣尘上。他们不仅仅是否认侵略，他们把日本的大东亚战争美化成解放亚洲的“圣战”。在他们看来，这样能给日本带来巨大经济利益的战争当然是多多益善。承认侵略有罪，就意味着日本民族必须主动放弃征服中国乃至世界的“梦想”，这对没有得到足够教训的日本人来说是不可能的。一九九四年八月，《朝日新闻》访问了包括首相在内的内阁大臣，提问他们对“大东亚战”的认识，结果十九人中，只有五人承认有过侵略，而这五人中没有一人对侵略中国表示悔罪之意。美国在一九九五年九月二日，在珍珠港纪念日本投降，邀请日本首相参加，结果日本全国舆论大哗，认为是对日本的侮辱。明白了日本人对其侵略战争的这一认识，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他们不向中国道歉了。

我们也可以预期，在未来的某个时候，日本皇军是还要对中国人行善举的。

对此恩德，我们只有指望届时中国军队能礼尚往来，报日本之万一了。

日本的年轻人，多数看不起中国人，而且视中国为敌人。据最近的民意调查，日本的大学生大部份认为中国是日本最大威胁。而极力向西方和亚

洲散布中国威胁论的也正是军费开支为世界第二的日本人..。

而在中国方面，最近，《中国青年报》的调查表明，99.4%的中国青年认为须牢记日本的罪恶史，95%以上的人认为绝不能容忍日本右翼分子对美化罪恶，毒化日本下一代，80%以上的人认为日本正走向军事化的危险道路，认为日本对亚洲以及世界和平构成威胁。在对日本民族的性格的评估中，半数以上的人选择了残忍作为主要特征。

今天的中国人与日本人之间的交往超过了以往任何时代，中日人民之间的敌意也随着互相了解的增加而深化。年轻的中国人比他们的长辈更加仇恨日本。原因非常简单，在更多的交往中，中国人才认识到仇视敌视中国的并不只是几个头号军国主义分子，而是整个日本民族。

日本人非常清楚，日本跟中国接下了血仇，这种仇恨若不加以消解，日本过不了安心日子。对日本来说，未来的发展道路只有两种选择。1)承认日本对中国和亚洲犯下的罪行，与军国主义划清界线，放弃其征服亚洲乃至世界的野心，争取亚洲人民的谅解。2)美化日本的罪恶，对下一代灌输军国主义的“光荣”，以在未来适当的时机全民发动、东山再起，以铁血武力扫荡亚洲，将一切与日本有仇的民族斩草除根，建立“东亚共荣圈”。

所有迹象表明，日本选择的是第二条路。这里的原因，一是日本固有的顽固。二是因为日本在二战中损失极小而获利极大，以总计三十万的平民死亡人数换取了对亚洲彻底的掠夺与破坏，而日本人，包括众多罪大恶极的战犯都没有受到惩罚。强弱本来就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日本通过侵略使自己变强而他人变成极弱，奠定了其今日繁荣的基础。今天的日本处处把自己当成亚洲在经济和文明方面的领袖，如果承认侵略有罪，就得象德国一样向受害国赔款，象德国一样向受害国谢罪，就必须彻底放弃日本人优越、日本人应当统治亚洲的“信念”，就会动摇日本社会经济和道德的根基。象日本这样的民族，如果没有受到沉重的教训是绝不可能自动反省的。从日本看来，打一次大东亚战能获得如此巨大的利益，又怎么能否定战争呢？

既然日本不会承认侵略罪行，他就要考虑这个问题：怎样对付坚持要讨回公道的中国人？从这样的现实展望中日关系，我们看到的是一场生死搏杀。我们没有选择的余地。

中日友好既没有历史的根据，也没有现实的基础。向中国人民宣传中日友好的观念，必然造成思想上的错误和混乱，不是导致人们思想麻醉，就是引起国人对中国政府的不信任。用“中日世代友好下去”之类的不现实的想法来指导中日关系的发展，完全是作茧自缚。历史的教训使我们必须以最大的恶意揣测日本的用心，中国人民争取正义的事业和日本军国主义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和对立才是中日关系的主流与实质。

用活人培养和试验细菌

日军 731 细菌部队，不但用多种动物来培养细菌，还用活人的人体来验证这些细菌的有效性。用过的人体，无论是死的或还未断气但已经没利用价值的，通通都丢进“炼人炉”里。由 1939 年到 1942 年间，他们制造了 639 万公斤害人与污化环境的细菌。

这种丧心病狂行为，应该受全人类的严厉谴责！

日军 731 细菌部队，需要多种动物来进行生化实验：他们需要能够培养鼠疫的老鼠；需要每回可以抽取大量血液来做血清的壮马；他们还需要能够证实这些细菌有效的人体。

老鼠方面，开始是下令由民间交出，附近村民每家每户每月必须提供一定数量的老鼠，一时老鼠几乎绝种。

制造 639 万公斤细菌

而大型洋种马是用船由日本运来，鞑子马则来自内蒙古。他们带着粗大的注射器和铝制的血清瓶，在马的身上每次抽取 1000 毫升的血，抽完再让劳工精心饲养。

隔周再抽一次，抽到四五次，就能把马抽死。

其实除了老鼠和马，部队里也养骆驼、猴子、熊、牛、猪。日本人自己负责养老鼠，其他都由劳工饲养。

731 细菌部队还制作一张“细菌生产能力”图表。一名前 731 部队人员川岛清，在 1949 年的军事法庭上供认：石井部队在充分利用 4 个细菌制造部门的条件下，一个月内可以制造鼠疫菌 500 到 700 公斤，伤寒菌 800 到 900 公斤，炭疽菌 500 到 700 公斤，霍乱菌 1000 公斤。由 1939 年到 1942 年间，他们制造了 639 万公斤的细菌。就算不提它的战争侵略意图，在地球上用人工制造那么多害人与污化环境的细菌，这种丧心病狂行为，已足以遭受全人类严厉谴责。

而这些细菌，就用在中国的土地和人民的身上。

培养带菌用的细菌媒介

其中，为了传播鼠疫，他们还培养需要带菌用的细菌媒介——蚤子。

制法极残忍：先在劳工中选择逐渐没有能力劳作的人，或是残弱的老人，利用这些活人的身体来培养“人蚤”。

养蚤的人必须用身体里的温血喂蚤。怕蚤子跑掉，天天得将身子包密，不许脱衣。每天要交 100 个蚤，只只都得要火柴头那么大。不够数就受虐待。而长得不够大粒的蚤不被接受，得放回衣服里培养。并且养蚤的人不能患病，天天得打预防针，打到身上处处针孔。这种培养“人蚤”的折磨，比受厉刑还要痛苦。最后都被折磨至死。

731 部队的细菌武器分为两大类：一是进攻性武器，如各种传染细菌、染菌的动物、细菌传染媒介物、细菌炸弹和细菌炮弹等等。二是预防性武器，如疫苗、菌苗和血清等等。而在第二项制造疫苗、菌苗和血清的时候，为了肯定效果，就必须用活人的性命来换取。

用过的人体，无论是死的或还未断气但已经没有利用价值的，通通都丢进四方大楼旁边的“炼人炉”里。这座炼人炉也即焚尸炉，今日虽已破败，但它的残垣，仍然屹立在平房区 731 部队的旧址上。

细菌组所用的活人，包括战俘、抗战分子、俄罗斯人，还有外地劳工。至于当地劳工，因为碍于工作上的人手需要，开始只是受虐待至死的情形比较常见，“拿去用”的情形较少。及至后来活人短缺，当地劳工才顶替一些。

开膛割肉死得冤枉

开始时，日本人还利用间谍和汉奸在火车站一带行骗拉人。但到后来，需要年轻而健康的人体，就索性半夜在街上拉人，借口是在“追捕闹事的马路大”，但这些年轻的“马路大”其实只是些由外地来找活计的男子，他们多数就糊里糊涂上了手术台，被人开膛抽血割肉，死得冤枉。

在日军垮台逃离之日，拘留室里还存有 400 多个年轻备用的“马路大”，最后还是全被炸死灭口，无一幸免。

细菌炸弹用的是盗制弹壳，外形就跟普通炸弹一样。

但这些细菌炸弹没有火药头，不会引爆，它们外壳是紫红色或是白色，利用破裂后的外溅力，被覆式污染地下水和农田。

另一种细菌炮弹，是有火药弹头的，它必须爆破，才能以散发方式污染更大片地方。这些能够爆破的细菌炮弹，里头多数是传染鼠疫的带菌蚤子。但爆破的同时，也会杀死不少蚤子，因此他们必须作实地实验，计算爆炸后带菌蚤子的存活率，才能得出杀伤成绩。

除了细菌炸弹，731 部队同时也研究毒气瓦斯炸弹，在空气里致人于死地……但细菌炸弹、细菌炮弹或毒气瓦斯炮弹，都不适宜在平房区的细菌总部里作实弹演习，因此，石井四郎的 731 细菌部队，就到不远处一个辽代和金代的古老都城里，利用真人摆开“人阵”，来作他们的实弹爆破实验。

钓鱼岛历史

明朝初，钓鱼岛等岛屿就已属于中国版图。

1603 年：日本进攻台湾失败。

1879 年，日本吞并中国琉球群岛。同年，中日两国政府曾对琉球的归属问题进行谈判。在谈判中，双方都认为琉球共 36 个岛，钓鱼岛等岛屿根本不在 36 个岛之内。

1885 年，日本把扩张目标定为钓鱼台群岛，因清王朝反对，未果。

1894 年，中日爆发“甲午海战”，中国战败。

1895 年 1 月 21 日，日本内阁再次讨论，决定强行占领钓鱼岛，在岛上建立标牌（实际未建）。

1895 年 4 月 17 日，战败的中国被迫签订了不平等的《马关条约》，条约规定，中国割让台湾及其附属岛屿给日本。

1900 年，日本政府把袭用了几百年的钓鱼岛等岛屿的名称改为“尖阁群岛”。

1945 年，日本战败，台湾岛重新回到祖国怀抱，各种国际文件均明确指出，台湾及其周围岛屿归中国所有。日本政府将附属于台湾岛的钓鱼岛等岛屿以归冲绳县管辖为借口交由美军占领。由于琉球群岛（冲绳）被美国托管，因此钓鱼岛也成了美军“靶场”，由美军代管。

1970 年，美国把琉球群岛的管辖权交给日本，同时把钓鱼岛“送”给日本，日本遂派出军队赴钓鱼岛巡逻。而冲绳议会亦在这一年首次提出有关钓鱼岛的“领土防卫”问题，中国声明，表示抗议。台湾爱国青年及海外华人还发动了轰轰烈烈的“保钓运动”。迫于舆论，美国宣布，只向日本移交钓鱼岛之行政管辖权，与主权无关。钓鱼岛主权归属问题，由各有关方面谈判解决。日本政府拒绝谈判。

1972 年，中日建交。周恩来提出把钓鱼岛等岛屿的归属问题挂起来，留待将来条件成熟时再解决。当时双方就这一点达成了协议。

1978 年，中日签署和平友好条约。邓小平副总理表示，钓鱼岛问题可留日后慢慢解决。中国政府明确宣布，搁置（钓鱼岛）主权争议，留待子孙后代解决……

1979 年，日本在钓鱼岛上修建了直升飞机场，海峡两岸都向日本提出

了交涉和抗议。

1990年，日本青年社在钓鱼岛建灯塔，再次引发保钓风潮。

1992年，中国通过《领海及毗连区法》，写明钓鱼岛等岛屿是中国领土后，日本提出了“抗议”，我外交部重申：钓鱼岛属于中国。

1996年7月14日，日本青年社在钓鱼岛新设置了灯塔。中国外交部表示对这一事件“严重关切”。海峡两岸都强烈抗议。

钓鱼岛中日决战

岳东晓

五十一年过去，中国旧创未复，而日本军国主义早已借尸还魂，武士们晃动着钢刀，中国人不寒而栗。当台湾香港民众前往钓鱼岛时，迎接他们的是日本的战舰和不许在日本领海捣乱的标牌。中国的一艘考察船去钓鱼岛附近探了一下，随之而来的是日本外交部的警告，未经日本政府允许不得进入日本领海。日本青年纷纷要求与中国一战。

国土再次沦陷，有血性的中国人个个悲愤填膺，恨不得现在就与倭寇拚了。然而，彻底消除日本军国主义对亚洲及世界和平的威胁是一个长远的战略问题，这一历史使命关系中国文明发展，极不可轻率行事，否则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影响中国振兴的进度。我们必须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同时，以科学的方法研究最有效的对策。汉灭匈奴的故事告诉我们，忍耐再忍耐，积蓄力量，然后全力一击是正确的策略。见《从汉征匈奴看中日关系》一文*）。目前中国面临重重困难，假若贸然与倭一战，则中了圈套。而上上之策则是在继续高速发展经济的同时，加速海军建设，捍卫南海主权，实现海峡两岸统一或统一战线的建立，加强国防科技的研究…。

忍耐十五年，形成足以威慑任何西方霸权包括美国的经济与军事力量。然后武力收复失地，彻底废除马关条约，清算日本反动势力及其追随者所犯下的罪行。

以下是本人对中日形势的分析。

一 *.钓鱼岛之争的由来与日本战略意图

钓鱼岛的主权之争从法律上涉及到一八九五年马关条约的有效性，从国际关系上涉及中美日军事力量的对比。

甲午战争以前，日本明确承认钓鱼岛为中国领土。在甲午战败之后，被日本旅顺大屠杀吓坏了的清朝政府赔款两亿两白银的同时，被迫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及其附近岛屿，包括钓鱼岛。二战末期，操掌东亚全局的美国承诺归还日本所占中国领土，包括琉球。然而，战争一结束，美国即开始呵护日本这一老搭档，把众多一级战犯提早释放，作为与中国对抗的走卒。美国人认识到日本是一个没有创造力的民族，更由于地域的限制，不可能对美国构成直接威胁，所以扶植日本来遏制中国对它有利无害。美国不仅没有将琉球归还中国，而且在一九七〇年错误地把钓鱼岛纳入日本管辖范围。

目前日本对钓鱼岛主权的说法，第一即根据马关条约，第二则是仗着美国的撑腰，特别是最近签署的美日保安条约，第三是其本身庞大的军力。

马关条约的签订是中国历史上最屈辱的一幕之一，仅次于南京大屠杀。

这一条约是清朝在北洋水师覆没，日本陆军占领旅顺、打通往直隶的道路的惨败情势下，在刺刀的寒光中懦弱的屈膝。彻底废除这一条约，意味着日本必须否认它对所掠领土的主权要求，并且归还所掠走的财富。一百年后的今天，这一条约显然并未废除。钓鱼岛之争就是一个证明。建立在武力基础上的马关条约，也惟有用武力才能废弃。也就是，中国必须歼灭日本海军，并且以地面部队占领日本，以铁血手段令日本人畏服。

如果跟日本人谈甚麽国际准则甚至人性公理，那将是毫无意义浪费时间而且是极其幼稚愚蠢的。日本唯强权而是从，为损人利己而不择手段。从暗杀张作霖，南京大屠杀，扶植伪满和汪精卫，偷袭珍珠港，到今天的参拜靖国神社，否认与美化侵略罪行，种种事例都说明日本人的道德里尚未包含良知二字更不知道廉耻。前些天，对钓鱼岛之争，日之丸青年队总干事即称，「如果与别人争夺东西，惟有用武力解决」。我们有我们必须遵循的原则，但是我们必须清楚敌人的底细，否则会如同东郭先生，跟狼讲道理，不被狼当做最大的蠢才一口咬死才怪。

在日本人看来，他们掌握的真理比中国人多。因为他们多次战胜中国人、杀死中国人、拿走中国人的东西。他们不如美国人，因为美国人打得过他们、狠得过他们。日本人不是不会道歉。日本天皇到美国时即就珍珠港向美国人民深深致歉。日本人不向中国人道歉，因为他们实在不屑。俄国占了几个日本声称拥有主权的岛屿，日本军舰从来没敢去表示过领土要求，岛上的日本人也表现良好，从未听说过有闹独立之类的事。在美军占领日本期间，日本人对美军奉若神明。当麦克阿瑟被撤职时，日本人举着*我爱你 5 呐谱釉诮稚贤纯藁魑*...对于日本人的特性，我们应该有一个清楚的认识。

日本人基于其对美国的迷信，靠着美日保安条约，有恃无恐地向其心目中的手下败将—中国挑战。其目的在于乘中国实力尚未完全成熟，美国强大于中国之际，将中国卷入一场与美日联盟的对抗之中，从而全面打乱中国未来十五年的战略部署，阻滞中国的强大。日本认识到，在现阶段与中国一战远比十五年后一战有利。中国目前正在集中精力是加快工业化进程，希望避免一切不必要的干扰。一旦这一目标完成，美国的霸权地位至少在亚洲将荡然无存。美国将在中国强大的军事威慑下排除任何对中国本土进行攻击的念头，更不可能为日本而冒自身毁灭的危险。彼时中日的较量对日本来说将是一场没有第三者插手的公平决斗，对中国人民而言则是洗刷国耻的良机。日本目前的挑衅，可以说是它在甲午战争前引诱中国出兵朝鲜的翻版。但是他们遇到的对手已经不在是庸碌的满清皇帝，而是以汉人为主体的、拥有强大武力和远大战略眼光的中国。尤其在今天，中国人的全球战略观开始形成，中国不会落入日本设下的圈套。

日本目前的军费开支至少居于世界第三位，是中国的五倍以上。日本海军远海战力超过中国，拥有大型战舰七十多艘，包括装备宙斯盾系统、排水量为八千吨的金刚级驱逐舰，中国最大的水面舰只为五千多吨*），它还有十多艘先进的潜艇，包括水滴形的春潮级。最近，日本更加速扩展海军。在空军方面，它能生产 F-15 战斗机，并设计生产了更优越的 FSX 战斗轰炸机，性能远高于中国的歼七、歼八。日本有一亿多吨的钢产量、两千万吨的造船能力、一千多万辆汽车的生产力，有六百多个从事原子能研究的单位，存有大量的钚，同时又有先进的电子技术和相当可观的火箭技术。这一切，再加上

一千多万兵源。日本可以在一年内成为可怕的战争机器。中国人若不赶紧使劲。到那时。求神拜佛都来不及了。现在的日本在很多方面受美国控制。这对中国有利。中国废除马关条约的最佳时机是在美军将撤未撤的时候。中日若此时在钓鱼岛开战。不但不能定出胜负。解决根本问题。反而会使日本乘机提早大规模军事化。

对钓鱼岛的主权问题。我们不得不暂时忍耐。

二 * .中国未来十五年的发展方向

经济建设当然是中国最重要的任务。象中国这样一个受到帝国主义一百多年凌辱压榨、掠夺破坏的国家。完全依靠自身的力量重新崛起。这在人类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中国的成功将向世界证明我们伟大的民族精神。然而。要证明正义终将压倒邪恶的人类精神。中国必须取代帝国主义霸权。肩负起维护世界道德标准和法律的义务。建立在种族灭绝、奴隶制、侵略掠夺等暴力手段基础上的现代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在道义上是完全破产了。它们靠武力建立的一切都将被无情的推翻。中国有承担维护世界和平与正义的义务的道德权威和能力。

中国人必须意识到自己的这一使命。

在西方强权文化达到巅峰的今天。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巨大的。但是迄今为止。历史上还没有出现西方能做到而中国人不能做到的事情。我们有着优越的智力。我们的祖先曾经把西方抛后几百年。高温炼铁的技术。火药的发明。中国领先西方近千年。直到明朝。郑和两百艘战舰三万兵力七下西洋。直至印度洋、波斯湾、红海。也比哥伦布三条小船九十余人横渡大西洋早八十年。然而善意的中国人从未想过大洋之外隐伏的杀机。中国人极为细致。把瓷器、丝绸变成高超的艺术。却从未细心研究怎样使刀更锋利。中国人用火药做出各种匪夷所思的烟花炮竹。即使现在高明的科学家也不能解释那五花八门的光彩。但中国人没有用心研究制造更大杀伤力的火器。中国人甚至在宋朝即已发明火箭。但除了做过年时儿童们玩的冲天炮。没有人想用它巩固国防。火药加航海术。本是可以征服西方的两大法宝。中国人却半件也没用上。聪明人除了吟诗作赋便是附庸风雅。倒是西方人从蒙古人那间接学会了火药。派上了用场。

中国人文弱不武的后果是悲惨的。日本人专练造刀。使戚继光的长矛不堪一削。随后。改进完善了火枪的英国人。用铅弹在百米之外打穿中国人的胸膛。而拾西方牙慧的日本人更为凶残。使中国人几乎落到被灭种的地步。教训惨痛*!*

诚然。西方文明有其灿烂。有中国必须学习的精密科学。事实上。中国人对现代科学的贡献也毫不逊色。杨振宁的规范场论即奠定现代物理的基础。现在已知的所有相互作用的规律。如弱电统一理论($SU(2) \times U(1)$)和强相互作用的理论($SU(3)$)。无不为杨氏 $SU(2)$ 理论的推广。而在此之前。所有如费曼、泡利、费米、朗道等等高手的经验公式般的粒子物理完全是在黑暗中摸索。中国目前的前沿科学研究也在世界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要抵抗西方强权文化和日本残忍文化的进攻。我们必须更着重于应用科学。包括国防科技的研究。中国近几十年的成就。包括核武器和运载火箭的成果为进一步发展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在未来十五年。中国应花大力气完善和研究攻击与防御性武器。中国在年初的海峡演习期间免遭美国巡航导弹的攻击。完全得感谢从五〇年代开

始那些献身于国防的科技工作者。感谢组织进行这些研究开发的中国政府。为了保护主权完整和民族尊严。我们必须不断提高军队的战斗力。为了防止敌人对中国本土的攻击。我们必须从质量和数量上大幅度提高第二炮兵。增加核潜艇数量并提高潜地导弹的射程和运载力。建立一支使敌人必须三思而后行的威慑力量。在常规武力方面。应削减陆军数量而大幅度增加海空军实力。领土安全可以由第二炮兵的威慑来保证。而海军则可将我之防线推至海洋之中。同时也确保我国的海洋疆域和权益不受侵犯。海军也必须大大提高运兵能力。使中国陆军能在国门之外打一场地面战争。空军不仅要提升空中格斗力。更要加强对地面海面的攻击力和运兵力。空间技术的也应更大力度的用于国防。完善遥感技术、增加军事卫星数量。建立一个全球预警系统极为必要。

具体来说。笔者认为中国应重点解决下列国防技术与装备问题。1*)部署多数射程两万公里的多载具的固体燃料火箭 2*)加快多弹头洲际潜地导弹的装备 3*)研究高精度中程和洲际巡航导弹 4*)研究反导弹技术。包括极大功率激光 5*)研究超大型运载火箭。建立空间监测网和通讯网 6*)建造航空母舰..。

中国军费目前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一。点四。远低于美国的军费比例。更何况中国的总值比美国少很多。因此。军费开支要增加。

中国的工业必须在精密机械、航空、造船、电子与微电子以及计算机软件方面有突飞猛进的发展。

新中国建国十五年。从一个火炮都不能生产的挨打国家一跃而成为一个生产汽车、坦克、喷气战斗机、潜艇、中程导弹和原子弹的国家。在今后的十五年内。中国人的成就也能同样辉煌。

三*。 中国未来十五年的战略

以目前中国的原油产量。现已发现的储量再过二十年即告开采完毕。

而南海的石油储量为六百亿吨。够用一百年。南海的其它资源价值在一万亿美元以上。这对中国这一人口众多而陆地资源相对缺乏的国家来说。简直是起死回生之地。同时南海又是东亚与西亚、太平洋与印度洋之间交通运输的咽喉和枢纽。台湾则是中国突破太平洋第一岛链、跨入太平洋的唯一跳板。是敌人扼杀我国与我国求生的双方必争的要点。我国对上述两地都有不容置疑的主权。

然而。由于海军薄弱。我们对南海的主权没有保障。三十多个岛屿岛礁分别被越南、菲律宾和马来西亚侵占。其结果是中国的海域被分割。海洋资源被掠夺。光原油一项即以每年千万吨的速度流入菲律宾等国。日本军国主义一旦全面登场。必进入南海。控制通往西亚的油路。这一南进战略目标。是它过去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动机。也是它重温大东亚共荣圈美梦所必须采取的步骤。这也是目前日本加强与东南亚经贸关系的目的。

台湾由于历史的原因与大陆处于分立状态。岛内亲日势力不可忽视。

在很多问题上。从台湾都会发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一种是站在中华民族立场上的。另一种则是站在日本或美国的立场与中国为敌。后一种人多半是在日本殖民时期得到日本皇恩、认为自己是日本人多于中国人的。台湾的两种声音再加上两岸的分歧造成了一种混乱的局面。即使很多台湾人心里愿意和中国中央政府一道保卫钓鱼岛主权。他们却又同时充满了疑虑。

台湾真是一个棘手又急迫的问题。

笔者认为，中国的当务之急乃迅速增扩海军，提高远洋作战能力，必须在二〇〇五年前基本上完成对南海主权的掌握，在其广阔的海域内进行经常性的巡逻，驱逐侵占我岛礁的外国军队，保护我国在南海的资源开发。同时开始组建一支新舰队，进入日本海巡逻。东海舰队则应将其活动范围置于第一岛链之外。南海与东海舰队各应有至少一艘三万五千吨以上航空母舰。

两岸统一的问题则不能迟于二〇一〇年解决。

在外交方面，中国应加强与俄国的军事合作，增加互相的信赖感。韩国离日本最近，又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受害者，其民众恨日之切丝毫不亚于中国人。如果能在未来的中日战争中借重俄国的力量，联合韩国，对倭寇三面围剿，必置军国主义于死地。对于美国，则晓之以害、诱之以利可矣。

四 * . 预测

根据目前的形势分析，中日之间的决战将在二〇一〇左右展开，此战的导火线正是被日本侵占的钓鱼岛。随着其国内军国主义势力的急速膨胀，日本将越来越难以忍受中国日益强盛的现实，必然迫不及待地更大规模地对我挑衅，并可能以海军进入我国南海*。那时，我们惟有一战*。中共素来不打无准备之仗，一旦开战，必然是一场有准备的考虑到外力干涉的对日全面战争。我的预测是，中国以较小的代价取得全胜，洗刷百年奇耻，收复失地，索还被掠财富，为死难同胞讨还血债。

但是，中国人必须勇敢，坚决，团结，必须努力。

复仇的鹰

----12月13号的纪念

这是我在浙大 BBS 上看到的.....也许过于偏激或幼稚.....但理想主义至少比无聊的打情骂俏更有意义

——“至于日本，那只不过是一场不愉快的回忆而已！”

1996年10月16日，当北京的夜幕刚刚降临的时候，一阵轻微但是不正常的震动让每个人都变得恐慌起来。轻松的谈笑刹那间变成了撕心裂肺的哭喊：“地震啦！地震啦！！”早已让近几个月来关于地震的谣传弄得神经紧张的市民们一霎时几乎崩溃了。经过短暂的奔跑呼号，人们发现屋也没塌，地也没陷，甚至连树上的黄叶子也没多落一片，倒是住在高层建筑的一些人不够沉稳，忽噜忽噜从楼上跳下来，成了这场虚惊的牺牲品。少顷，人们从惊恐中恢复过来，各自又战战兢兢地开始扮演他（或她）应该扮演的社会角色。事情并未就此结束，当凌晨五六点钟的时候，东边那本应该依然暗黑的天空腾起一片血红的霞光，将早起的和仍在睡梦中的人们又一次驱入极度的惊恐中。“世界末日要来了！”，一些人在无法承受的惊恐中开始胡言乱语，一些人意志薄弱的人相信了，开始祈祷，开始哭喊。更多的人是等待，他们知道，大众传媒（尤其是电视台）会给出一个至少可以安定人心的解释的。于是大多数人都开始在电视机前等候，等候着能让他们安心的消息传来。

又过了一会，天亮了，灿烂的阳光将那惨人的血色霞光驱赶得无影无踪，还是一个和平常一样很普通的天儿。经过了两次折腾的人们不再害怕，当他们对电视失去耐心要去干他们该干的事的时候，电视上那个大家期盼已

久的面孔终于出现了：

“据有关部门观测，在日本昨日发生了一场尚不清楚原因的大爆炸，爆心大约在东京附近，目前已与东京的一切联系业已中断。昨日的震动是这次大爆炸的直接后果，今晨的血红色霞光则是爆炸产生的大量灰尘升入高空对阳光的散射所致，请大家不要多虑。”

“小日本儿挨炸了！”“炸得好厉害哟，连咱们这儿都有感觉了！”人们在家里，在街上议论纷纷，有知识比较丰富一些的人说：“当年好象是爪哇那儿吧，发生了一次特大的火山爆发，天上就有这样的血光，我估计小日本那肯定天翻地覆了，没准整个岛……嘿嘿！”人们谈着谈着竟变得兴高彩烈起来，一谈起小日本儿，不论男女，嘴不由自主地变得不那么干净了，甚至几乎每句必带国骂。

大量的人今天旷了工，即使是在班上的人也是心不在焉，他们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小日本儿到底怎么样了。一些想象力丰富的人又忧心冲冲地和周围的人说出了自己的担心：“是不是小日本研制成了核武器？日本人有了威力那么大的核武器那还不得反了天啦！”可也是，从去年二战五十周年日本人撒泼玩赖到今年在钓鱼岛横行霸道，人们早从骨子里恨透了日本人，恨不得每个日本人都遭雷劈。

因此人们对日本人的一举一动都特别敏感，都希望恶贯满盈的小日本狠狠倒个大霉。

1996年10月17日是中国人民和一切曾经常深受日本军国主义其害的其他各国人民永远不能忘记的日子，全世界的电视台都播放了一个极具轰动性的消息：“日本发生了一次以东京为中心的，当量大约为十五亿到二十亿吨TNT的核爆炸。爆炸使以东京为核心的几百公里的区域内一切明显的地形点变处无影无踪。更为严重的是大爆炸诱发了一次里氏震级达9.5级的强烈地震，和1960年智利所发生的迄今所知震级最高的地震相当，那次地震也是9.5级。由于日本特殊的地质特征以及某种待查的原因，这次大地震正使日本快速向欧亚板块和太平洋板块的交接点——日本海沟滑动，预计一个星期之内滑入地壳。由于日本政府已经荡然无存，再加上救援工作不力，日本四岛将和大部分日本国民一起从地球表面上消失，甚至零星小岛上的居民也不能幸免。简而言之，大和民族完了！”一个犯下过滔天罪行的民族灭亡了！！！！！！

国家由于得面子上过得去当然不能显得幸灾乐祸，甚至还得表现出一点同情。

但老百姓可不一样，他们可以以最热烈的方式发泄心里最大的喜悦。以政府的名义发表一个“喜悦”声明当然会受到一些“正义”的国家的指责的，但老百姓自己高高兴兴却不关那些所谓正义国家的屁事，正如10月24日晚，也就是小日本儿从地球上消失当天，一个从当天起免费给大家服务一礼拜的歌舞厅老板说的：“我们爱高兴，我们就是高兴！”也有一些“善良”的人竟眼泪花花地说：“小日本儿也不容易，除了那些个坏种，那么多老百姓也死了，都是些无辜的人呀！”立即有人站出来批驳这种蠢话：“日本老百姓倒是不坏，但是他们智商太低，让那些当官的坏种们煽和起来可就是他妈可怕的敌人，什么都他妈能干出来，抗日那会儿不就这样吗？！”尽管少数人犯蠢，但大多数都乐坏了，北京不让放炮好几年了，但无数的人豁出去了，噼里啪啦在大街上放了个痛快，然后挺自觉地等着挨抓，结果发现众多

的民警也在过炮瘾。炮一直放到元旦，人们都乐疯了。整个世界都在狂欢，尤其是亚州各国一连几个月都沉浸在欢乐中。

一个民族灭亡了，似乎有史以来再也没有这样悲惨的事了，但一个通过吃撒旦的屎成长壮大的罪恶的民族灭亡了，却又似乎是有史以来振奋人心的事。狂欢之后，人们又开始了正常的生活，历史依旧以它的规律发展。其后正如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国务院发言人所言：“至于日本，那只不过是一场不愉快的回忆而已！”

二 探寻爆炸的起因

当人们从极度的兴奋中清醒过来，不约而同地问了这样一个是个人就有可能问的问题：“爆炸是怎样发生的？”说实在的，就其离奇程度，的确不亚于一个世界之谜了。迷信的人说是报应，想象力过于丰富的人说是外星人行侠仗义，诸多的有识之士在试图用种种科学的理论来解释。

至少有一种观点没人反对：这是一次核爆炸。最大的怀疑对象当然是中国啦，因为在爆炸发生前的那些日子正是日本政府就二战问题撒泼玩赖最猖獗的时候，同时也是在钓鱼岛问题上向中国炫耀武力时。一些国家（譬如老美）想在这个事情上假惺惺地以人权的卫道士的身份给中国找点晦气，从而捞点什么，不过他底气显得不足，因为从爆炸当量来看，那种威力的核武器美国也没有，倘若真是中国干的那么得罪了中国对美国自身而言实在没什么好处，因此美国也不敢欺中国太甚。不过就中国一向的克制忍让原则以及现有的科学水平，又实在不象是中国干的。那是谁干的呢？是又一次通古斯之谜吗？

1997 年底，一件使世人（特别是亚州人）

感到无比庆幸的事情被披露出来：乌克兰最大的黑市军火商基维拉·密特里奇由于涉嫌走私核材料被逮捕，据他供认，他于 1996 年 5 月曾向日本（东京热核能源利用试验中心）出售两吨武器级氘化锂，并已由秘密途径于当月底运至日本。上帝！两吨（武器级！）氘化锂，能造多少枚氢弹啊！结合前几年披露的大量武器级高纯裂变核材料运抵日本的消息（就这样敏感的消息，日本当局竟未声辩！），人们终于明白，原来日本一直在搞核武器啊！

庆幸之余，对日本大爆炸的起因就有了这样一个合情合理的推测：日本人一直在搞核武器研究，因而购置了大量的核材料由于发生了某种事故（比如某个试验人员不小心将两大块铀 235 或钚 239 碰到一起），从而引爆了贮存的武器级核材料（主要是两吨氘化锂），从而引发了一场巨大的核爆炸。合情合理倒是合情合理，不过一切证据都已以彻底得不能再彻底的方式毁灭了。庆幸战胜了好奇心，几乎没有人（包括好奇的美国人）再去关心爆炸的起因了。时间在冲淡一切，没有日本这个罪恶的民族，这依然是个列强纷争、尔虞我诈、弱肉强食的世界，为了领土和主权的完整，中国还得付出巨大的努力去对付那些并不在少数的王八虾蟹。

人们在忘却那场大爆炸，但我却没有，因为世界上只有我知道，那场大爆炸远没有那么简单，它有着极其丰富而悲壮的内容，那是一个复仇的鹰的故事。

三 忘年交之死

我出生于一个空军世家，爷爷在抗美援朝时就是赫赫有名的空战英雄，父亲则曾是当今中国最精锐的空军第××师的团长。我们家住的那个大院基本上全是这个空军师的家属。我从小比较孤僻，不爱和人说话，总爱一头扎

到书堆里捧起那些军事方面尤其是军事史方面的书久不释卷。大概也有偷书不能算偷的想法吧，有一次我在军队图书馆里看到一本最新抗日战争史的书，文笔流畅，资料新颖且详实，不过这年头想看书的没钱，有钱的又不想看书，别看我们家也算一个小名门，却也穷得叮当响，于是我动了偷书的念头。到底是经验不老到，还没出门就被门口那个好象正处于更年期的女的抓住了，一顿大骂之后就要把我送到一个反正不怎么好玩的去处。我竭力声辩，终于不得不甩出最后的何杀手锏：号啕大哭。正不可开交之际，一个年岁不大但孔武威猛的人走了过来。他显然和管理员熟识，只见他和那个凶恶的管理员说了几句什么，然后回头冲我说：“你跟我来”。声音不大但极有威势，我擦了擦努了半天力才流出的几滴眼泪乖乖地跟着他走了出去。背后传来管理员尚不平气的声音：“还不谢谢人家，这个小东西！”

一出了图书馆，我的胆了稍微大了点，刚想一逃了之，看看他那锃亮的大皮靴又打消了念头。

“你是不是很喜欢看军事方面的书？”他问我。

“是。”我怯生生地答道。

“那好，你给我讲讲抗日战争吧。”他接着指了指远处的两个圆石凳，“到那去说吧，就算一次补考，刚才你作弊，现在给你一个机会。”

这对我来说可是再容易不过的事情了，同时也激起了我的表现欲，我从9.18事变一直讲到日本法西斯投降，俨然在背一本权威性的历史书。讲的时候，我偷眼看他，发现他听得很认真，有是颌首，有时摇头，竟似入了谜。这就是我们忘年交的开始，那年他二十八岁，我十四岁。

可笑的是结识一年，相互不知讨论了多少次之后，我们才想起互通姓名。我已经记不得当时我有多惊讶，因为那个在军事对抗赛中让老美哀声叹气的闻名全军的战斗英雄居然就是我的忘年交，而我一个小孩子竟然公开对他直呼其名甚至叫他老兄。

他既是我的良师又是我的益友，我们经常在一起讨论军事问题，那些最常涉及的诸如中国为什么过去老受外国人（尤其是小日本儿）的欺负、我们应该怎样对付列强的淫威和那些虾兵蟹将的挑衅以及中国怎样才能强大等问题我们经常争论竟夜，一起为中国曾经的不幸伤心落泪，一起为侵略者的暴虐咬牙切齿。到后来，我们基本上除了抗日战争什么都不谈了，因为日本正在国际上变得越来越嚣张，那些忘之心不死的军国主义者们时而参拜靖国神社，时而修改宪法，时而篡改教科书，我们谈话时的忧心也越来越重。他有一次对我说：“1931年9.18，我爷爷就死在日本人的刺刀下，连尸首都没有找到。我四五岁的时候我爸我妈就教我唱‘松花江上’，他们从小就告诫我一定不要忘记国耻家恨。可是好象日本在大力进行颠倒黑白的宣传的时候，我们国家许多人尤其是新一代的学生竟然对那场中国人死伤了几千万人的战争竞争一无所知，倒是中日友谊在紧着提！！！！六十多年前那场恶梦已经并非没有可能重演。”我默默地看着他，心情也很沉重。

自从上了大学直到工作，我一直没有见过我的忘年交，即使放假回家也总是和他失之交臂。我们也一直没有通过信，但是我一直盼望着能再见知音，一叙为快。

怎奈工作太忙，无暇再作他想。日本完蛋了，我也是高兴了好一阵子，心想我的忘年交肯定也是非常高兴了。可就在这个时候，传来我父亲被免职的消息，凭我的直觉我知道肯定出了什么事。细一问才知道原来在最近的一

次军事演习中坠毁了几架国产最新式的轰炸机，包括我的忘年交——这个世界上我唯一的好老师和好朋友在内的几名全军最出色的飞行员和机组成员不幸遇难，许多上级领导受到了处分，其中就有我父亲。日本灭亡一年后，也就是1998年元旦，我终于得暇省亲。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乡，也顾不上先和家里打个招呼，就直奔我的“老兄”家里去了，我要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我唯一的朋友到底出了什么事，他为什么没有和我说一句话就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这一年里，我的眼泪已经流干，我后悔为什么当初不抽出一点时间回去一趟。我知道，这个世界上从此再没有一个人能理解我一片爱国的赤诚，从此再没有一个人能和我一起心联心地忧国忧民了。知音已死要琴何用！当我敲开门的时候，映入我眼帘的是一个对陌生人有些怯生生的约么七八岁的小女孩，眉宇之间很象我的忘年交，凭直觉，我知道这是他的女儿，但我也不敢确认，因为当我离开家乡的时候他还没有结婚。“你找谁呀？”她问。我强忍着悲伤说：“你家里大人在吗？”小女孩马上冲里边喊道：“妈妈，来客人啦！”不一会儿，一个三十多岁的妇女走了出来，看得出她的身体不太好，算得上很漂亮的脸显得很苍白。她看了我一眼，表情似乎很惊奇但马上又恢复了平静。“进来吧，他和我说起过你。”她把我领进里屋，“他临走前说他去执行任务，不一定什么时候回来，要我一定把这本书交给你，让我转告你一定要仔细看看这本书。”她转身从书柜最上层拿下来一本皮子包得很仔细的书翻开一看，原来就是那本抗日战争史，扉页上写了一行字：“给这个世界上我唯一的朋友。”她接着又说：“他说一把书给你说让你快走，永远不要再来。……等了整整一年，你终于来了。”苍白的脸上竟然露出了笑容。

“快走？永远？”看着她苍白而脆弱的脸，我没有再问什么。我对着桌子上那依然绝不失英姿飒爽的遗像竭今生所有的情感鞠了一个躬，然后对她说了声“保重”就带着无比沉重的心情离开了他的家。

父亲虽然被职在家，但是“劳苦功高”的他却照旧享受着副师级的待遇，在家安安静静地闲呆着倒也惬意，因此我一回家竟然看不到他有一丝一毫的不愉快。

吃了一顿不太丰盛但充溢着亲情的晚饭后，我实在无法按捺住心中的困惑，冒着给父亲带来不快的危险问了一句：“爸，您到底为什么给撤了？那坠毁的飞机到底是怎么回事？”父亲洋溢着笑容的脸一霎时变得严峻甚至有些冰冷：“不要问了，这是军事机密！刚回来，早点休息吧，你妈已经把屋子给你收拾好了。”我假装幽默地撇撇嘴，走进我自己的房间，我想他们能看出来，我的脚步并不轻松。

四 《抗日战争史》的秘密

“他临走前说他去执行任务，不一定什么时候回来，要我一定把这本书交给你，让我转告你一定要仔细看看这本书。”

“他说一把书给你说让你快走，永远不要再来……”回想着临离开他家时他妻子的话，显然充满了暗示，暗示什么呢？从她的话里可以再明白不过地听出来，答案就在那本书，那本抗日战争史里。

我仔细地摸着已经有些暗旧但依然整洁的书皮，心中感慨万千。我们就是通过这本书相识的。曾几何时，这本记载着国耻，记载着中国人民第一次昂起头来彻底地将外国侵略者赶出国门的书是我们谈论最多的话题。每每想起在济南惨案中被暴虐残杀的蔡公时将军，每每想起在9·18事变中

在不抵抗的命令下引颈屈死的北大营将士，每每想起松花江边一路流离号哭的东北难民，每每想起南京三十万不瞑目的冤魂，每每想起无数万人坑下如山的白骨，我们心中实在是难奈的油烹鼠咬。悲愤难平的同时，我们又切齿痛恨这个民族的狡赖和奸诈，他们一边对曾经所犯下的滔天罪行进行最无耻最苍白的抵赖，一边又开始对这个世界上爱好和平的人民耀武扬威，妄图复辟军国主义的旧梦。当德国的勃兰特总统在波兰华沙二战死难者纪念碑前“扑通”一声下跪证明德国不愧是一个优秀的民族的时候，也同时证明了日本是人类历史上最无耻最下贱的民族。

我们也谈论太平洋战场的大功臣美国人，大概是一个最大的杂种国家的缘故吧，他们毫无民族感情，他们在被日本人直接杀了那么多人以后居然还去扶植这个罪恶而危险的民族，只有当当年在广岛扔原子弹的那位飞机驾驶员在五十年后说出“几十年来老子一直睡得安稳，因为我当年对日本杂种的那件事做得对”的时候才说明美国人还有那么一点点的希望。

唉！遥想几前年我的朋友指点江山，粪土当年列强，幻想我们的祖国有朝一日能真正强大起来是多么地快慰。几年不见，知音已然作古，青山绿水何处再觅同路人。生命在此时对我来说只有这么一个意义，就是找出这本书的秘密。

一夜之间，我将这本书翻了好几遍，找不到半点头绪。突然，我的大脑深猛地一闪：他的爷爷 67 年前被日本人杀害，家仇难忘，秘密会不会在 9·18 那一章？9·18 这一章一共八十多页，我一页一页地细察，终于在一副日寇杀害我同胞的插图上方找到了我所要的，只是一行用没水的笔划的两个圈，旁边写了一个小小的“F”。老天，这是什么意思？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使得他不得不用这种方式来告知我在他身上所发生的事情？那一定是绝对不能为世人所知的事情！

看着看着，一阵极强的困意袭来，书上的一切变得越来越模糊。恍惚中，那两个小圆圈从书中飞了下来，飞入了我的大脑，飞向了那永远不会忘怀的过去，飞到了我们初次相识，初次指点江山的地方。

我和我的忘年交要找一个地方坐下来好好聊聊，却找不到可以坐的地方。这时，两个小圆圈飞了过来，轻轻落下，化作两个石凳。我们坐下来……等一等，老天！石凳！

First！第一次见面的两个石凳！刹那间，我从西托状态中清醒过来，变得毫无睡意。我麻利地穿起衣服，蹑手蹑脚地走出家门，向图书馆的方向走去。

啊，就在那儿！我看见那两个石凳。它们显然比人的生命要顽强得多，一晃十多年，它们依然是老样子，而我已经从一个毛头小伙子成长为一个老成的青年人了。

四周冰冷而寂寥，除我之外没有一个人，只听见将枯的草木在微峭的寒风中哭泣多年，它们依然是老样子，而我已经从一个毛头小伙子成长为一个老成的青年人了。

四周冰冷而寂寥，除我之外没有一个人，只听见将枯的草木在微峭的寒风中哭泣。

我开始在石凳上及其四周寻找。在我当年坐过的石凳上，一个显然是有意画上去的细细的红线吸引了我的注意力，那是一只向下的箭头。我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将石凳放倒，终于看到底座平面上有一处用与石凳用料颜色相

近的水泥封死的地方。就是在这儿了。我用钥匙串上的小刀挖了两下就把封料挖开了，里边有大半尺深，一卷用塑料包得严严实实的纸张出现在我的眼前。我小心翼翼地取出那卷纸，然后将石凳原样放好，接着坐了上去。我要看看这卷纸里到底有什么秘密。我打开那裹得很精心的纸卷，拿起快没电的手电，看见第一页的台头写着这样一段话：“我亲爱的朋友：

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也许早已）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了，什么都不会剩下，我等不到末日审判那一天就已经提前在蘑菇云下去寻求重生了。下面我将告诉你我将要做的一切，由于很浅显的原因，你绝对不能将我告诉你的任何一个字公之于众，我不想给我的祖国惹麻烦。看完信后烧了它。拜托了！！”我怀着悲愤而又迷惑的心情接着看下去。

五 复仇的鹰

“我就从 1996 年 5 月 12 日说起吧，正是在那天的晚上我作出决定的。

5 月 10 日，我们师派代表团（我是团长）

出访乌克兰，是驾机直接飞过去的，商谈有关军事合作的问题，一共为期四天。深夜，在当地空军招待所里，我和我的助手何上尉正在研究下一步的具体工作，被一阵很轻微却很急促的敲门声打断。

我开门一看，是一个个子矮小但非常精神的乌克兰中尉。他一见我不等我问话就迫不急待地说：‘少校同志，我有很机密的情报要通知你，是有关你们国家生死存亡的情报。’我心里着实大吃一惊，但脸上很平静，因为我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来意，以这种方式制造国际事端的事件屡见不鲜。我用手暗暗摸了一下别在后背的手枪，故意漫不经心地说道：‘中尉同志，这种事您应当去向我国大使馆反应，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来访者，无法处理这样的事。’‘上帝！来不及了，过一两个小时我也许会死，会被他们杀死！’他满脸通红地对我说，‘听着，基维拉·密特里奇向东京热核能源利用实验中心出售了两吨武器级氘化锂，是个傻瓜也能看出他们要搞核武器。我们基地的几个上级领导也参与了这件事，他们在洽谈时被我偷听到了，我向基地总司令伊万报告了这件事，他当面表示要严惩那几位领导，并让我先回去。’

几个小时后，和我一起服役的高中同学罗季闵采夫同志跑来告诉我让我快跑，他向我说了一切。原来我们的基地司令也是这笔肮脏的交易是主要参与者之一，罗季闵采夫充当一个小喽罗。他已经彻底厌倦了这种肮脏的生活，当伊万命令他来杀我的时候，他终于无法忍受了，他偷偷地跑来告诉了我，让我快逃。我……我……咳咳……’一阵急促的咳嗽让他无法接着说下去，我一边给他递过去一杯水，一边思索着他的话的可靠性。他喝了口水，看了看我，没有再说什么，沉默了一会儿，他对我说：‘我知道，我所说的让您有些为难，我没有任何根据让您相信我。当然，换成我也会为难的……对不起我不想给你们带来任何麻烦，我现在必须得走了’。说着，他放下水杯，走到门前，一把拉住门把手。突然，他缓缓转过身来，用一种平静但深沉的口气对我说：‘我爷爷 1943 年死在 7 3 1，是被他们活活地解剖了的。我恨日本人’。然后不等我说什么，轻轻地拉开门走了出去，又轻轻地把门带上。当然，我没有去送他，但我永远忘不了他临走时的眼神，真挚而又急切的眼神。

何上尉紧张地看我，问道：‘怎么办，报告上级吗？’我说自然，这是极其重要的情报，不管真假，先报告上级再说。我怀着一种说不上是惊疑还是沉重的心情继续干我的工作。没过长时间，窗外隐隐传来两声沉闷的枪声。

我一夜没睡。

第二天是我们访问的最后一天，基地总司令对我们进行了热情的款待。在祝酒的时候，伊万走过来拍着我的肩膀说：‘尊敬的中国同志，在这里住得还习惯吗？’‘当然非常不错！’我一边笑着回答他，一边试着问：‘只是晚上不太安静，尤其是昨天，居然还听见了两声枪响。怎么，是部队在演习吗？’‘哦不！是处决了两个违反军纪的军官。上帝，不提这扫兴的话题了。为了我们两国的友谊，干杯！嗯哼！’他说着举起了酒杯。我微笑着和他干了这杯。

当天当天晚上，我们上行回到国内原驻地。我又是一晚上没睡，脑子里反复回响着那个乌克兰军官的话。不会！这绝不会是一个骗局，他的眼神不会说谎！而且当前似乎也没有任何一个国际组组织又闲心造这种谣言。上报当然得上报，可又有什么用呢？又没有直接的证据。即使有，登一下报纸，抗议一下，也就不了了之了。哎！老天！

上报了好多天，有关媒介一点动静也没有，我明白问题的关键不是有没有确凿的证据，而是在于某些赖以用日元摧肥的国家机构的有关官员的抵触。他们打着维护中日友谊（友谊他妈个鬼！）的幌子不断做出损害本国人民感情的事（据说某地当日本‘友人’来访时连《南京大屠杀》这样的片子都被有关部门禁演！），倒是日本人老是诸如拿中国进行核试验等等这样的借口给我们亏吃。我作为一个维护祖国尊严的军人此时也实在无话可说。一天晚上，在INTERNET上，我读到一则消息，说乌克兰军队军纪严明，前几天枪决了涉嫌走私军火的两名尉籍军官罗季闵采夫和比阿尔切夫斯基。我再一次默然了。

八九月份，日本人开始变得出奇地嚣张，上至首相，下至喽罗，神气得不得了，一面公然参拜靖国神社，一面开始大摇大摆地在钓鱼岛设置主权标志。台港人民近水先思危，举行了强烈的抗议活动。大陆人民与此同时也情绪渐长，他们在等待，搞起来。诚然，正如某些人所说，现在敌强我弱，“实力”不够，因而和日本作面对面的冲突是有一定的困难甚至是很大的困难的，但这决不能作为中国甘心受日本人及其它国家欺侮的理由！抗日战争为什么能胜利？抗美援朝为什么让世界上最大的美国没捞到一点便宜？那个时候的困难就比现在小吗？不，比现在大得多，我们能胜利的关键就在于全民族能紧密地团结起来，一致对外，每个人都在为争取国家的独立、自由和尊严贡献自己的力量。日本，弹丸之国，无论经济多么强大，武器多么先进，依然是国小力弱，经不起打击，尤其经不起持久战，但他们的确是有实力的，他们唯一的实力就是民族团结，即使干的是罪恶的勾当。他们绝少窝里斗，绝不象我们国家一怎么样就冒出那么多替外国人说话的，冒出那么多维护外国利益的，甚至冒出那么汉奸。即使是中央的对外言论有时也会冒出几种不同的声音！还有人说，作为一个国人也应该想到国家的难处，因为运动一搞起来，会给那些敌对分子和投机分子带来捞取资本的机会，这种情况古而有之，昨而有之，今而有之，八九年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

真他妈笑话，八九年是我们国内有事情，怎么这些人会那么傻把这件事和国际争端等同性质地去看。当然，汪精卫之流也不是不可能有，不过，哎……这的确也算是一个可以摆得上桌面的理由，诚如是，看来只好攘外必先安内了！

哈哈哈哈哈！！！！！！

永远记住这个日子：1996年9月18日，这一天，中国第一大报《人民日报》向日本人发出了近乎气摇尾乞怜的声音：‘可以坦然地说，中国从未做过一件对不起日本的事，中国一直问心无愧’。

话当然没错，可是在国家主权被践踏的时候说出来无异于一种既没骨气也没底气的悲叹！作为一个中国人，尤其作为一个军人，我亲爱的朋友，你应该想得到我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的。晚上，我坐在我们初次相识的石凳上开始大口大口地灌着白酒，一边喝一边哭。我发誓，我一生中从未象那样哭过。

过了两天，又看到消息，陈毓祥先生死于保钓。人民情绪激奋，政府没有反应。这一次我没有流泪，只是心里暗暗地说：小日本儿，等着瞧！

9月25日，上级下达命令，10月16日要进行一次国产最新式远程战略轰炸机远程核运载演习，一次单机运载2000万当量的氢弹十枚，特别强调要由我这个全军最优秀的飞行员来飞。远程轰炸机……十枚氢弹……一个大胆而又可怕的想法涌入我的脑海：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一个也千百万冤魂复仇的好机会。想着想着，我有些不能自己，我完全深陷到这个想法当中。

晚上，正当我要休息的时候，我的领航何上尉来找我，我把老婆孩子打发到另一间屋里去，然后问他有什么事。他带着一种奇怪的表情看着我，半天才说出一句话：‘你想杀日本人吗？’我心里一动，道：‘当然想啦，而且想都杀光他们。嘿嘿，想想而已。’他咬了咬嘴唇，显然是在下决心*我很了解他，他比我小四岁，是个非常沉稳能干的人，是我最好的领航员，也是个极富爱国心的人。今天，他显示出平常不多见的激动。最后，他有些结结巴巴地说：‘如果你不怕死的话，我有办法！’‘你说吧，在我面前你不要藏头藏尾的。’我示意他坐下说。听了我的话，他不再紧张，却没有坐下，而是从怀里掏出两张地图放在我的面前。我仔细一看，一张是以日本列岛为中心的航线图，一张是以东京为中心的航线图，第二张图上有一个重点标记——东京热核能源利用中心。以你要飞的轰炸机最多三个小时就可以飞到东京热核能源利用中心，那有两吨武器级氘化锂，用十颗两千万吨当量的氢弹足可以引爆，即使不引爆，至少东京是可以从世界地图上抹掉了，而且不留证据。’我睁大眼睛看着我的飞行搭档，仿佛第一次认识他一般，他的大胆他的直率实在让我吃惊。我知道我一个人是无法完成这个大胆的复仇行动的，何上尉是我唯一的机会，我决定冒一次险。我示意他说下去。‘新型远程轰炸机启动火箭助推器可以升至两万公尺以上，我们此行是飞往福州空军基地的，中途突然升至最高升限，高空高速直飞日本，最多两个小时就会抵达目的地，日本人的反应不会那么快，突防不会成问题。’他顿了顿，接着说：‘为了以防万一，在离目标一百公里的地方，要做超低空飞行，这就靠你的掠地十二米突防绝技了。’他站起来，如释重负地对我说：‘这就是我的计划，如果不怕死的话，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很好！’我说。我无法具体向你形容我当时的心情，他的想法和我的法是出奇地一致。‘那氢弹怎么办？那有复杂的密码保护的。’我接着问道。‘一个人只要不怕死，那就没有什么东西会阻止他！’他凄然地笑笑，‘我想以我的计算机水平解开氢弹的密码还是有希望的。’

实在解不开的话也没什么，可以把它们拆开用手引爆，反正就那么一下。’我无须再多说什么，因为我知道他的计划是可行的，而且事后，出事

的基地肯定会以一种什么理由严密地掩盖真相的。‘好吧！’我说，‘我同意你的计划，但是你必须帮我干一件事！’‘什么事？’他问。‘在中途启动火箭助推器时，打死另外四个机组成员。我不想有什么麻烦。你能下得去手吗？’‘没问题！’他有些意外地看了看我，‘原来你也早有心思了，那太好了。这件事就交给我了，为了中华民族的尊严，他们也不算是白死。’我对他说：‘是的，我早就想过这件事了，只是苦于没有帮手。既然这样，你先回去吧，想一想细节，也想一想有没有遗漏的地方，26号晚上你再来找我。’把他送到门口，我抓住他的手，紧紧地握了两下，只对他说了两个字：‘走好’。他打开门，回头对我说了一句我极为熟悉的话：‘我恨日本人，我爷爷当年被日本人抓到日本本土当劳工，最后惨死在日本狼狗的牙齿下，我永远不能忘记这个仇，我要报仇！’说着，他走了出去，并把门轻轻带上。我没有送他。

现在是15号深夜，何上尉刚走，我们最后一次审定了计划。明天无论如何也要行动，我要去用我们一点有限的血肉去维护祖国的尊严，或者也可以说是用我们一点有限的力量去了结，去最干脆地了结深深地烙印在亚洲人民心中那永无休止的仇恨。也许有人会骂我，有人会恨我，也有人会责怪我。但至少有一点没有人会否认得了，那就是我绝对无愧于作一个中华民族的热血男儿！如果中国象我这样的人再多一些，那中国一定有希望成为世界最强国。

我热爱生命，我也热爱和平，我不愿意死。但是为了把不久的将来又要笼罩在爱好和平的人民头上的战争的阴影趋散，为了让我的祖国能顺利地走上繁荣昌盛的道路，为了让我的父老乡亲能过上和平幸福的生活，我无暇再去顾及个人的安危。

凤凰每五百提自焚一次，然后在烈火中重生，此谓之涅槃。就让那炫丽的核火做为我涅槃的火焰吧！

祖国万岁！！！！！！！！

爱好和平的人民万岁！！！！

永别了，我亲爱的朋友，复仇的鹰明天就要飞走了。

保重，我的朋友，永远不要做对不起祖国的事！”

尾声手电筒的电没有了，一切归于黑暗，归于沉寂。我没有哭，只是默默地将他的手稿揣在怀里。他走了，在核火中找到了他的归宿。

我呢，我该怎么办？

一颗流星从星空划过，吸引了我的视线。

人生岂非也和流星一样短暂，也绝少有人象流星那样在告别这个世界的时候会有那么灿烂的一瞬。

他做到了，而且是比太阳还要灿烂几百亿倍的一瞬。

我呢？我该怎么办？

流星所发出的光和热当然是微弱的，也只能在夜晚显示出他的灿烂。一个人的光和热正如流星，在庞大的社会显得十分微弱，但是如果绝大多数人都能将他们短暂的一生贡献在为中华民族的繁荣富强上，贡献在捍卫祖国的尊严上，那他们凝聚成的光和热却又是远非几百亿的太阳所能比拟的。

我爱你，中国！！！！！！

我要用我流星般微弱的光和热来照亮你！！！！

我要把生命中所有的力量都奉献给你！！！！！！

我要用我的一切来捍卫你 !!!!!!!

我要用我的一切来捍卫你 !!!!!!!

和平追忆血泪史

新华社记者 陈机玲

60 年前，侵华日军攻占南京，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事件。60 年后，从灾难和血泊中屹立起来的南京人民，追忆血写的历史，展望 21 世纪前景，矢所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出新贡献。

铁证：屠城三十万

南京市对外文化交流协会副会长陈安吉介绍，据对南京人口有常住人口 50 余万人，滞留军人 9 万人，流动人口数万人，总人口在 60 万人以上。日军在侵入南京的最初 6 个星期中，残杀无辜平民和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达 30 余万人，使全城半数人口惨遭杀戮。日军除疯狂屠杀外，还纵火焚烧、奸淫妇女、抢劫财物。短短一个多月，全市 1/3 以上的道路、建筑物和文化古迹焚毁殆尽，2 万多妇女被强奸和轮奸，公私财物损失达 2300 亿元，极大地毁坏了市民赖以生存的社会生活环境和工农业生产。

今年 8 月、11 月、12 月，中国南京、美国普林斯顿、日本大阪和东京相继举行“南京大屠杀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外专家对大量确凿史料的研究进一步证实，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是二次世界大战中惨绝人寰的历史惨案，这场灾难给中华民族造成了巨大的创伤。

寻访：留历史见证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今年暑假，为留下珍贵的史料，也为教育后人，南京万名学生与日本中学生联合举办“留下历史的见证——寻访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令营。

从 7 月初至 9 月底，南京 121 所大、中学校的 11800 多名学生，遍访全市 153 个街道、乡镇。8 月 15 日，日本大阪、东京、神户、京都等地 14 所学校的学生代表来到古城，与南京的青少年朋友携手寻访。两个月来，中日少年共寻访了 29456 户老人，发现 2630 名南京大屠杀的受害者、幸存者和目击者。

来中国以前对南京大屠杀一无所知的福田宫野，是东京松下高等学院一年级学生。

她在幸存者吴松庭、陈德英老人夫妇家里，亲眼看到日本军人在吴爷爷身上留下的伤疤，感到十分震惊和痛心。她表示回国后要将在南京看到的事实告诉家人和朋友，让日本人民了解南京大屠杀的真相，正视历史，不再重蹈历史的覆辙。

中日少年寻访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活动，引起海内外广泛关注。主办这次活动的南京市教委、南京江东门纪念馆收到数以百计提供线索和人证、物证的电话、电传和来信。

从 11 月 24 日起，南京市公证员协会开始为这次寻访到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办理《声明书》公证、保全证据公证和音像资料摄制公证，使幸存者提供的证言和物证具有永义的法律效力。

公祭：为永久和平时值悼念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 60 周年之际，南京江东门纪念馆馆长朱成山向记者介绍了世界各地举行的祭奠活动。

明天上午，在“大屠杀”纪念当天，江苏省暨南京市各界人士，将在南京江东门纪念馆举行隆重的悼念仪式。日本东京、大阪将同时举行“音乐追悼会”。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日本加害者和两国的史学专家在音乐会前发表讲演，全体与会者在会后将举着黑灯笼游行。

广岛、神户、京都、名古屋、熊本等地也将举行悼念活动。12 月 7 日，美国纽约著名的卡内基音乐厅里，响起莫扎特悲怆、深沉的《安魂曲》，300 多位音乐家在此举行“为和平而歌——金陵祭大型音乐会”。美国普林斯顿、哈佛、耶鲁、麻省理工学院等著名大学，也相继举办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学术研讨会、历史画廊、影视展演和座谈会。

此外，加拿大、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国也举行了各种悼念活动。

朱成山说，今年世界各地公祭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表明“南京大屠杀”是有重大国际影响的历史事件，也表明当前和平与发展已成为人类的共同主题。

谨依此献给 12/13

令全体中国人屈辱的 12 月 13 日快要到来了。网上的朋友们越来越多地开始议论那个令人义愤填膺的大屠杀，那个令人欲食其肉的国家 and 民族。在此，我想谈谈一些个人观点。

1. 大屠杀

众所周知，中日乃世仇。既为敌人，就不需要有任何虚伪的装饰。在战争时，你死我活。败者的命运自然全系于胜者。胜者讲文明懂礼貌，有绅士风度，败者也不会就此感恩戴德，否则就是某奸；反之若烧杀抢掠，败者也无能为力，只是应更加卧薪尝胆。南京既然城破，惨遭屠杀只是我们无法选择的一种悲惨结果，对此我们只有牢记，而不应怨天尤人。日本不承认又怎样？难道说，日本承认了，我们就原谅它们了吗？如果真这样，死者才真的白死了。

刻骨铭心了，要报仇吗？宣传历史，牢记历史，只是最粗浅最基本的一步，否则当然甭活了，可接下来该干什么呢？把“南”字改成“东”字，丢一颗当年还没有的原子弹；还是抵制日货，驱逐倭寇呢？提此议者大概自己也觉得这不大现实吧。可如果我们依旧是看了霍元甲痛打伊藤就大呼过瘾，之后却一切照旧的话；依旧是到了 9.18 及 12.13 等就来个纪念，过后也一切如常的话，那真是白忙了。大家在网上骂日本，心里痛快，可这不损日本皮毛。当今世界欲以战争来复仇者，非浅薄即无知。搞经济战，贸易战，弊多利少。惟有富国强民，使国人从心理上真正藐视日本（而非敌视日本），不屑提到日本，或偶尔可赞扬赞扬日本取得的成绩，或更多人压根就不知日

本为何国，不知日货为何物。此时此刻，当有心人记起 12.13 时，他便可告慰祖宗，此仇已抱矣。

2. 强国

从来人当自强，他人方敬之。中国之耻，在于国弱，更在于自弱。知此者甚众，然知如何奋发图强者不多。国人最大的不足是理性的欠缺。总以为能靠满腔热血换得国家强盛。远不提当年的赶英超美，大干快上干四化，即使在稍许理性些的今天，我们看到的多是好大喜功。你要建国际大都市，我要赶世界潮流。两眼只看浮虚之物，而忽视富国之本。何为其本，领袖们或曰科技，或曰教育。精英们则曰自由，曰民主。这些都是我们所欠缺，所必须的。然而如今的中国最缺乏的，是脚踏实地。看看我们周围的人，浮躁，虚荣，急功近利者比比皆是。刚有些许积累就想摆阔，稍有成就就惟恐天下不知，此诚为智者所不取也。国之强盛，在于匹夫。领袖们号召学雷锋，学一大串老要搞混的英雄劳模，此误也。非英雄劳模不该学，让大伙都学英雄，连号召者本人都知此为虚幻。以虚为指导，怎能使匹夫务实。天下皆虚，何来科教民主之兴盛，何来理性之思维呢？匹夫之责，在于尽匹夫之义务，遵守基本之准则。于己，首推职业道德；于公，当为社会公德。此二者普通得不屑一提，却实为国人所最缺。人人作到能遵守此二条，是一项艰苦而系统的工程，但对每个个人来说又是最简单的。如是，则国之本已强，国之精神已然奋发，科技，教育，自由，民主方有扎根之土壤，理性的思维将重新真正回到我们的身边。

愿我们的祖国强盛！

拉贝的日记

-揭露了侵华日军令人发指的暴行

由美籍华裔人士组成的“纪念南京大屠杀受难同胞联合会”于去年 12 月 12 日在美国纽约洲际大旅馆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日本占领南京时任德国西门子公司驻华总代表的约翰·拉贝的外孙女赖因哈特夫人向各国记者展示了她外祖父当时所写的 2117 页战时日记。这是一位南京大屠杀的见证人首次公布的一份独特的资料，向全世界揭露了侵华日军令人发指的暴行。

拉贝的日记从 1937 年 9 月开始，一直到 1938 年 4 月回柏林为止。

这段时间正是南京大屠杀发生的时期。拉贝先生被选为南京国际安全区主席，主持安全区难民的保护工作。作为侵华日军大屠杀的见证人，他的日记详细记录了 500 多起惨案。

作为一个日本盟国的德国公民所写的私人日记，其真实性是不容置疑的。

● 罄竹难书的侵华日军罪行

——拉贝日记摘录

1937 年 12 月 10 日：南京城被火包围，没有水，也没有电。

12月14日：开车经过市区，我们才晓得破坏的巨大程度。车子每经一二百米就会压过尸首，那些都是平民的尸首。

我检查过，子弹是从背后射进去的，很可能是老百姓在逃跑时从后面被打死的。

12月16日：我开车到下关去勘查电厂，中山北路上都是尸首……城门前，尸首堆得像小山一样……到处都在杀人，有些就在国防部面前的军营里进行。

机枪声响个不停。

12月22日：在清理安全区时，我们发现有许多平民被射杀于水塘中，其中一个池塘里就有30具尸体，大多数双手被绑，有些人的颈上还绑着石块。

12月24日：我到放尸首的地下室……一个老百姓眼珠都烧出来了……整个头给烧焦了……日本兵把汽油倒在他头上。

12月25日：日本人命令每一个难民都必须亲自登记，而且要在10天内完成……20万人！怎么办？整批年轻力壮的男人已经被拉了出去，他们的命运不是做奴工就是死亡。

还有整批的年轻女子被拉出去，因为要成立一个很大的军中妓院。

1938年1月1日：一个漂亮女子的母亲向我奔过来，双膝跪下，不断哭泣着，哀求我帮她一个忙。当我走进一所房内，我看见一个日军全身赤裸裸地趴在一个哭得声嘶力竭的少女身上。我立即喝住那个下流无耻的日军，并用任何能够让人明白的语言向他呼喝。他丢下一句“新年快乐”就逃走了。他逃走时，仍然是全身赤裸，手中只拿着一条裤子。

1月3日：这些城陷后放下武器的中国兵当中，恐怕有2000人被日本人刺杀，这是非常残忍的，而且绝对违反国际法；在攻城的时候，大约2000平民被打死。

1月6日：克罗格看见汉中门边的干渠里大约有3000具尸首，都是被机枪扫射或是别的方法弄死的百姓。

1月14日（拉贝给上海西门子董事会的信）：——但是真正的困难是炮轰以后才开始，也就是日本攻陷南京以后，日本军事指挥部显然对部队失去了控制，日军……几个星期之久到处抢劫……强奸了2万妇女和女孩子，用残忍的手法杀死了千千万万的无辜平民。

1月17日：我原来的估计恐怕错得离谱，因为我曾经写过，说南京城大约1/3被日本人烧光了。东城我没有去仔细看过，如果那和我看过的地方一样，那么一半以上的南京城都在废墟中了。

2月15日：我们委员所提到的报告中，最使我震惊的是“红十字会”的纪录。虽然他们直到现在每天埋掉2000具尸首，但还有30000具尸首没有埋完（大部分在下关）。这个数字是指最后的中国军队，他们挤在下关，没有办法渡过扬子江。

● 在侵华日军蹂躏南京人民的危急关头，约翰·拉贝等人保护了25万中国人

拉贝生于1882年11月23日，1908年来中国。南京大屠杀发生时，他正任西门子公司驻南京代表。由于他的身份，他被推举为由当时留居南京的十余位西方人士发起成立的“南京国际安全区”主席。

1937年12月1日，当时的南京市市长马赵俊把国际安全区（即难

民区)的行政职权授予拉贝,同时交给他450名警察、3万担米、1万担面粉,并拨给现金10万元。当时的首都卫戍司令唐生智也拨交了军粮存条两张——5万石米和10万包面粉。

1937年12月12日深夜,南京城沦陷了。13日下午,拉贝高举印有安全区徽章的旗帜,带着他的秘书史密斯把译成日文的正式公函交给日本侵略军长官。不料在场的五人竟无人肯接受。15日,他们又赶到日本特务机关所在地交涉。日本特务头子原田少将接见了拉贝,并表示可以相信日军的“仁慈态度”。但残酷的大屠杀证明日军毫无信用可言,暴行在步步升级。

拉贝和他的委员们每天奔走在暴行发生地点,阻止日军施暴。此外,他们每天就日军暴行写出详细报告,同时分送美、英、德等国使馆,向日方提出抗议。但日军灭绝人性的残暴行为并未收敛。

日军的兽行激怒了拉贝,为了给后人留下一份记录,他把所见所闻详细记载于日记之中。美国圣公会牧师约翰·马骥和克里斯蒂安、克鲁茨等两名德国人则拍摄了日军的种种暴行影片。

为了制止日军虐杀中国平民,拉贝在国际委员会宫殿式的屋顶上,插上了一面德国纳粹党党旗,这方法果然奏效。那些强奸妇女的日本士兵一见到结盟的德国人,就连呼“德意志”而悻悻离去。在广州路小桃源10号拉贝住处,他也用同样的方法来对付这些强盗,保护收容着几百名中国妇女和老人。

拉贝作为安全区的最高长官,面对的困难是难以想象的。总面积只有3.86平方公里的安全区,共收容了25万难民,所有的空地都搭满了芦席棚子。天寒地冻,这么多人要吃要穿,粮食、煤炭、水、药品,少了哪一样都难以生存下去。

日军占领南京后,封存了城内所有的米和煤。拉贝除了与日军交涉外,又请英、美、德等国的使馆出面帮忙。他们利用种种关系和国际舆论的压力,迫使日军同意交出部分粮食和药品。

南京沦陷初期最危急的两个多月,总计受拉贝和国际安全区救济的难民达25万人,妇女受庇护幸免于日寇蹂躏的达数万人。后来,中国政府因此授予拉贝带有玉石勋章的蓝、白、红三色项链。

● 1938年拉贝回国后揭露日军暴行遭逮捕而提出退出纳粹党 1950年在贫病中逝世

1938年2月22日,拉贝奉调回国。拉贝回国后,眼见纳粹党徒开始疯狂地屠杀共产党人、进步人士和犹太人,他再也不想沉默了。他于当年5月2日至25日之间在德国外交部等处连续作了5场演讲,向人们展示有关证据,揭露日军在南京的暴行,以期引起国际舆论的谴责,唤醒德国人民的良知。他还于6月8日寄给希特勒一份揭露日军暴行的报告。

揭露日本法西斯的暴行,当然使德国法西斯难堪。几天以后,拉贝遭秘密警察逮捕,他的六本日记和有关的照片也同时被搜走。他被强令保持沉默,不得再举办报告会、出版书籍,特别是不允许展示约翰·马骥拍摄的有关日军在南京暴行的照片。1938年10月,拉贝拿回了他的日记,而那些照片却被没收了。拉贝愤怒之余勇敢地提出退出纳粹党,但遭到拒绝。

1943年11月,拉贝在柏林的住所被轰炸中被毁。

战争结束后,拉贝已是63岁的老人。全家六口,生活无任何来源,

只能靠收集野菜树叶做成的面糊汤度日。拉贝还患有皮肤病，情绪非常低落。但中国人民从未忘记这位善良、正直的德国老人。1948年初，当南京人民获知老人晚境窘困时，当年受拉贝庇护免遭日寇凌辱的妇女、从日军枪口下得以生还的男子、得到救济而免遭饿毙的老人纷纷解囊相助，并将捐的钱物辗转寄给贝拉。由于战后德国物资极度匮乏，有钱也买不到食物，南京市政府于1948年3月又在瑞士购买奶粉、香肠、茶叶、咖啡、牛肉、奶油、果酱等四大包食品寄给拉贝。此后，南京各界又自6月起按月寄奉食物一包，以表达南京市民对他的由衷感激之情。

1948年6月18日，拉贝在复函中说：“我们只有采集野菜野果，为孩子们加汤，而我们大人都靠面包和汤糊度日。最近连面包也难以得到了，至于马铃薯与我们早已绝缘了。处于此种艰难处境，你们寄来的这些食品，对我们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啊！”老人的感激之情溢于字里行间。

在6月22日的另一封信中，他说：“全家均感无限快慰。”南京人民的友好支援使他重新树立起生活的信心。当时的南京市政当局还提议给他退休金，让他携家眷到中国安度晚年，但他一直到死再未回中国。

拉贝在南京工作期间，参加过纳粹党，在他的一位朋友休假期间他还临时代理过一段纳粹“地方组织”的副组长。但他在中国时还看不到德国纳粹的性质，不知道纳粹的暴行。战后，每个纳粹党员都要进行“非纳粹手续”。柏林档案馆保存一份英国占领区“非纳粹化委员会”的材料，证明拉贝“在中国建立安全区，拯救了许多中国人的生命，因此不应被追究责任”。

1950年1月5日，这位可敬的老人——约翰·拉贝患中风，在柏林去世，享年68岁。

● 跨越大洋的寻觅-屠城血证重见天日

拉贝先生于1950年去世后，日记资料由其儿子保存，一直没有公诸于世。

促成这部日记公开发表的是有几位美籍华裔人士组成的“纪念南京大屠杀受难同胞联合会”。会长邵子平先生在联合国任职，他利用业余时间调查“南京大屠杀”事件做了大量工作。

邵子平先生在德国留学的时间较长，了解欧洲是如何追查和清算纳粹罪行的，也了解德国是如何反省并向欧洲各国道歉赔偿的。而日本却从未这样做。出于炎黄子孙的良知与正义，1991年，他和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发起成立了“纪念南京大屠杀受难同胞联合会”，为的是让人们不要忘记这段历史。

美国一位华人作家张纯如女士为撰写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书收集资料。“联合会”通过她与赖因哈特夫人取得联系，进行了跨越大西洋的寻觅，终于使这屠城血证公诸于世，重见天日。

最初，拉贝先生的外孙女赖因哈特夫人对公布拉贝先生的私人日记还存有顾虑。经过“联合会”向她说明日记的意义，她深为感动，亲自到德国南部劝说年已80多岁的舅舅拿出日记，以拉贝家属的名义同意公诸于世，同时授权“联合会”翻译为中、英、日文，供各国学者研究。

马关条约

第一款

中国认明朝鲜国确为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国，故凡有亏损其独立自主体制，即如该国向中国所修贡献典礼等，嗣後全行废决。

第二款

中国将管理下开地方之权，并将该地方所有堡垒军器工厂及一切属公物件，永远让与日本。

一、下开划界以内之奉天省南边地方以鸭绿江溯该江以抵安平河口，又以该河口划至凤凰城、海城、及营口而止，划成折线以南地方。所有前开各城市，皆包括在划界线内。该线抵营口之辽河後，及顺流至海口止，彼此以河中心为界。辽东湾南岸及黄海北岸，在奉天所属诸岛亦一并在所让界内。

二、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

三、澎湖列岛，即英国格林尼次东经百十九度起至百二十度止，及北纬三十三度起至二十四度之间诸岛屿

第三款

前款所载及黏附本国之地图所划疆界，俟本约批准互换之後，两国应各选派官员二名以上，为公同划定疆界委员，就地踏勘，确定划界。若遇本国所约疆界於地形或地理所关有碍难不便等情，各该委员等当妥为参酌更改。各该委员等当从速办理界务，以期奉委之後限一年竣事，但遇各该委员等有所更定划界，两国政府未经认准以前，应据本约所定划界为正。

第四款

中国约将库平银二万万两交与日本，作为赔偿军费。该款分作八次交完。第一次五千万两，应在本约批准互换六个月内交清。第二次五千万两，应在本约批准互换後十二个月内交清。馀款平分六次，逐年交纳，其法列下：第一次平分逐年之款，於两年内交清。第二次於三年内交清，第三次於四年内交清，第四次於五年内交清，第五次於六年内交清，第六次於七年内交清。其年分均以本约批准互换之後起算。又第一次赔款交清後，未经交完之款，应按年加每百抽五之息，但无论何时应赔之款或全数或几分，先期交清，均听中国之便。如从条约批准互换之日起三年之内能全数还清，除将已付息金或两年半或不及两年半於应付本银扣还外，馀仍全数免息。

第五款

本约批准互换之後，限两年之内，日本准中国让与地方人民愿迁居让与地方之外者，任便变卖所有产业退去界外，但限满之後尚未迁徙者，酌宜视为日本臣民。又台湾一省应於本约批准互换後，两国立即各派大臣至台湾，限於本约批准後两个月交接清楚。

第六款

中日两国所有约章，因此次失和，自属废决。中国约俟本约批准之後速派全权大臣与日本所派全权大臣，会同订立通商行船条约，及陆路通商章程。两国新订约章，应以中国与泰西交国见行约章为本。又本国批准互换之日起，新订约章未经实行之前，所有日本官吏臣民及商业工艺行船船只陆路通商等，与中国最为优待之国礼护视，一律无异。

中国约将下开让与各款，以两国全权大臣押盖印日起，六个月後方可

照办。

第一、见今中国已开通商口岸之外，应准添设下开各处，立为通商口岸以便日本臣民往来侨寓，从事商业工艺制作。所有添设口岸，均照向开通商海口或向开内地镇市章程一体办理，应得优例及利益等，亦当一律享受。

(一) 湖北省荆州府沙市。

(二) 四川省重庆府。(三) 江苏省苏州府。(四) 浙江省杭州府。日本政府得派遣领事官於前开各口驻扎。

第二、日本轮船得驶入下开各口，附搭行客装运货物：(一) 从湖北省宜昌溯长江以至四川省重庆府。(二) 从上海驶进吴淞江及运河以至苏州府杭州府。中日两国未经商定行船章程以前，上开各口行船务依外国船只驶入中国内地水路见行章程照行。

第三、日本臣民在中国内地购买工货件，若自生之物，或将进口商货运往内地之物，欲暂行存栈，除勿庸输纳税钞派徵一切旅费外，得暂租栈房存货。

第四、日本臣民得在中国通商口岸城邑任便从事各项工艺制造，又得将各项机器任便装运进口，只交所定进口税。日本臣民在中国制造一切货物，其於内地运送税，内地税钞课什派，以及中国内地沾及寄存栈房之益即照日臣民运入中国之货物一体办理，至应优例豁免，亦莫不相同。

嗣後如有因以上加让之事应增章程规条，即载入本款所称之行船通商条约内。

第七款

日本军队见驻中国境内者，应於本约批准互换之後三个月内撤回，但须照次款所定办理。

第八款

中国为保证认真实行约内所订各款，听允日本军队暂占守山东省威海卫。又於中国将本约所定第一、第二两次赔款交清，通商行船亦经批准互换之後，中国政府与日本政府确定周全妥善办法，将通商口岸关税作为剩款并息之抵押，日本可允撤回军队。倘中国不即确定抵押办法则未经交清末次赔款之前，日本仍不撤回军队。

第九款

本约批准互换之後，两国应将是时所有俘虏尽数交还。中国约将由日本遣还俘虏，并不加以虐待若或置於罪戾。中国约将认为军事间谍或被嫌疑之日本臣民，即行释放，并约此次交战之所有关涉日本军队之中国臣民，概予宽贷，并饬有司不得擅为逮系。

第十款

本约批准互换日起，应按兵息战。

第十一款

自本约奉大清国大皇帝陛下及日本帝国大皇帝陛下批准之後，定於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十四日，即日本明治二十八年五月初八日，在烟台互换。为此两国全权大臣署名盖印，以昭信守。

大清帝国钦差头等全权大臣太子太傅文华殿大学士北洋通商大臣直隶总督一等肃毅伯爵

李鸿章（押印）

大清帝国钦差全权大臣二品顶戴前出使大臣
李经芳（押印）

大日本帝国全权办理大臣内阁总理大臣从二位一等伯爵
伊藤博文（押印）

大日本帝国全权办理大臣外务大臣从二位勋一等子爵
陆奥宗光（押印）

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订於下之关缮写两分。
明治二十八年四月十七日

明天是 12 月 13 日，明天的某几个时刻，南京全城会响起空

袭警报

前言：可能下面的话和这个地方的主题不符，或者某些话会触犯中国互联网的某个规定，希望大家在看完我的留言后明白我此刻的心情。

——明天是 12 月 13 日，一个原本很普通的周末，但是在我的故乡南京，明天将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在明天的某几个时刻，南京全城会响起空袭警报。

——明天不会有谁来空袭，之所以重新拉响空袭警报，是为了哀悼地下的三十万亡灵，是为了提醒每一个生活在南京的人们：不要忘记历史、不要忘记国耻、不要忘记六十年前的 12 月 13 日发生过什么。

——1937 年 12 月 13 日，侵华日军攻占了古城南京。南京沦陷后，面对手无寸铁的平民和中国守军，日本野兽们开始了疯狂的杀戮和淫虐。请原谅我实在无法用平和的心境叙述日本军人的种种暴行，简单的说：在日本军人结束了他们毫无人性的屠杀之后，最低限度的统计：共有三十万市民和缴械的中国守军惨遭屠杀。

——和大多数人一样，开始时我并不知道：在南京的历史上（应该是在中国的历史上）曾有如此黑暗的一页。那时我是个小学生，天真、无知，虽然在小人书上看到的日本鬼子很讨厌，但我并不恨他们。

我们的同学也是一样，我们打闹的时候都会大叫“死啦死啦的！”，做游戏时没有人会因为假装日本人而难堪，我们结束游戏后、带着假想的日本军刀回家之前，说不定还会忽然来一句“撒友那啦”。

——直到有一个下午，学校组织我们去看展览，我们谁也不清楚去看什么，只是模糊地觉得和日本人有关，伴着老师严肃的表情，我们一路欢声笑语来到了展览馆。之后我们看到了几百张照片，都是黑白的，很旧，上面的每一个场景，让我们毛骨悚然。

——有的是日本军人手持军刀、另一只手提着中国百姓的头颅；有的是几个日本军人端着枪，面前是被他们逼迫着走入大土坑的几十个中国平

民，说明文字上说

：这些无辜的平民最后全部被这些禽兽日本人给活埋；还有两个毫无人性的日本军人，竟然在进行杀人比赛！他们同时用军刀砍中国人的脑袋，谁杀得多谁就获胜（后来我知道：他们停止杀人比赛的唯一原因，竟是他们在分别砍下了一百零五和一百零六个中国人头后，他们的军刀已经缺口、卷刃到了无法再用的地步!!!）。所有照片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具焦尸，谁也不知道他或她是谁，他（她）俯卧在一个架子车上，全身焦黑，几乎已经没有人形，说明文字表明他（她）

是被日本军人浇上煤油活活烧死的。

——我们呆若木鸡地离开了展览馆，那个焦尸和架子车深深地刻印在我的脑海中。我害怕、恐惧，一个下午都不知道自己在哪里做什么，我的整个脑子里，全部都是那焦尸和架子车，焦尸、架子车，架子车、焦尸。甚至在天还没有黑下来的时候，我都不敢闭上眼睛，我只要一闭上眼，焦尸、架子车，架子车、焦尸，恐怖的一幕幕又出现在眼前。

——不过还好，当晚我没有做噩梦——原因很简单，我被吓得一个晚上都没敢闭眼。

——也许是小孩子的缘故，后来我就渐渐地淡忘了这些恐怖的照片。我们长大了，不再时兴玩日本人游戏，我们看电视看报纸，也知道了“中日友好”是一件大事，那时的我们只是一个又一个小白痴，我们以听大人的话为荣，我们不知道“一衣带水”是什么意思却明白日本是我们“一衣带水的友好邻邦”——之后我们上了初中，在我们学校里有一个小山，我们每学期有一次建校劳动。内容就是在山上挖土，因为把山头挖平，我们就可以在山上造一个体育馆，那我们下雨天也可以上体育课了。劳动的时候，我们常常挖出死人骨头，有骷髅、也有大腿骨，还有好多不知什么骨头，我们会请教生物实习老师，他会给我们解释。

不知什么时候，我哥哥所在的那个班挖出了一个钉死的大木筐，里面全部都是死人的骸骨，因为这个大木筐和里面的几十具遗骸，我终于知道这不是什么重大考古发现，里面被埋的也不是几千年前穷苦的奴隶——其实这些死人历史并不悠久，他们全部都被日本人杀害的中国平民百姓。那时的我们并不太在意这些死人骨头，我们正在一生中最浅薄的自以为是中自我陶醉着，我们上课乱说话、下课为一点点小事打架滋事，用那些死人骨头来吓唬女生的把戏，很快也就不流行了。

——某天，学校又组织参观“南京大屠杀”的展览，这次的展览在南京江东门外的“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我们很不情愿地去看展览，因为看完展览后我们才能去莫愁湖公园玩。

——参观活动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震撼！虽然我们都参观过类似的展览，但展览馆中的照片、录像和实物，依然让我们呆若木鸡。我们呆呆地看来看去，不知道说什么话好。在实物展览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小孩的头骨，我不知道这个孩子死的时候有多大，反正他的囟门还没有合上，在他的头骨上，有一个明显的弹孔。

——当然我又看到了那个焦尸和架子车，离开展览馆的时候还是有一丝丝的恐惧不时萦绕心头。后来我们去公园，好象还划了船。回家后，写完参观作文我就睡了，我以为我已经长大了，不会再做噩梦。结果，整晚，我的梦里就一直是那个小孩的头骨：囟门、弹孔，弹孔、囟门。

——那时的我们，还没有自己的世界观，所谓是非对错黑白曲直，其实也都是家长、老师的灌输和同学之间的相互影响。

那时的改革开放引进了很多新东西，中日友好的观点异常盛行，我放学回家的路上，要经过一个工地，这个工地规模很大，看起来也很先进，若干时间后那里就建成了一个高水平的酒店：南京古南都饭店——这个“古”表示南京的友好城市、日本名古屋，“南”当然就表示我的故乡、美丽的南京。

——随着时间的流逝，终于我们又长大了“不少”，上高中、上大学，我们依然是上课乱说话、下课乱滋事，不过还不错，我们渐渐地有了自己的观点，我们喜欢为任何事情争论，包括“古南都”、包括“中日友好”，当我离开大学步入社会的时候，我的周围的一些人已经不太相信什么“中日友好”，“一衣带水”的词也不象上小学时那么流行了。在我们年轻人中间，流行着一种说法：你看“古南都”的外形象什么？你看它象不象一把日本军刀的把子？——回过头去一看：果真就象日本军刀的把子，象一把插入我们美丽的南京心脏的一把日本军刀。

——现在我和其他大多数南京人一样，每天上班、下班忙个不停，也不有钱、但也不是穷鬼，我们安于天命。我们讨厌虚伪的日本人，但我们每家都有日本的电器；我们因为日本人企图掩盖历史而愤慨，但我们听酒井法子唱中文歌时也没什么反感；我们不断地带我们南京的孩子去看“南京大屠杀”展览，但我们也不介意他们做完作业后看半个小时日本动画（可能我们不相信动画片其实也可以是一种文化侵略）；我们浏览有关“南京大屠杀”的主页、把日本贱人骂得狗血喷头，但我们也辛辛苦苦地搜集网上的安室奈美惠照片。

——有几个人记得那段历史？有几个人永远不会忘记我们的屈辱、我们的国耻？那焦尸和架子车、孩子头骨上的凶门和弹孔，会不会留在你的脑海？——最近几年，每年的12月13日都会有一些纪念活动；每年的某些日子，也会有几个什么来自日本的访问团来看看“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其中有些人会种下几棵象征“中日人民世代友好下去”的友好树。我无法得知这些日本人的真实想法，反正我不相信几棵什么友好树就能抹去历史的印记，我也不相信几次稀稀拉拉的鞠躬就能表示某几个日本人的忏悔。

我只是个凡人，和你们每个人一样，我看电视、看报纸，电视上今天说“日本内阁成员不顾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强烈抗议，公然参拜靖国神社”，明天又说“日中两国人民必须世代友好下去”；这个电视台说“抗议日本政府修改教科书，企图掩盖侵略中国、屠杀中国百姓的历史”，那个电视台又说“日本人民爱好和平，希望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资金和技术”...

——太多的话，我们明知道它的对错却无法决定它的对错，我不知道明天（其实现在已经是12月13日了）我听到空袭警报时会有什么想法，我也不知道当我有了孩子、当我的孩子向我问起这段历史时我该如何回答。他会不会象我一样，从无知到恐惧，从淡忘到惊醒，从厌恶到憎恨？

——现在是12月13日，这原本应该是个普通的星期六，我们可以和女朋友逛街，也可以和朋友打几圈输赢不大的小麻将——但是今天南京会想起震撼人心的警报，在警报声响彻全城的时候，每一个南京人、每一个中国人，请不要忘记，请永远不要忘记：

——1937年12月，南京大屠杀，死难同胞三十万

——历史说明：软弱必然受欺凌

- 热爱中华人民共和国
- 勿忘国耻

编后：我有很多话想写，但此刻我实在无法保持冷静和清醒，如果你相信我写的留言，请帮我做两件事：

- 1) 把这封留言转贴到你熟悉的 B B S 上。
- 2) 参观以下主页，详细了解这段不该忘却的历史南京大屠杀：

南京大屠杀录像在美发现

本报讯武汉消息：纪念南京大屠杀受难同胞联合国首任会长、美籍华人邵子平先生近日在接受记者专访时透露，一部从未发表过的南京大屠杀实况影片在美国被发现。

这位曾在联合国人事厅任职多年的邵先生说，该影片长达 37 分钟，用 8 毫米胶片拍摄，系无声黑白电影。

这部影片是美国传教士约翰·马吉拍摄的。约翰·马吉 1884 年出生于美国匹兹堡一个律师家庭，1912 年至 1940 年一直在中国传教布道，1953 年去世。南京大屠杀事件发生时，他已在南京呆了 25 年。马吉在南京沦陷前后担任南京国际红十字会主席，也是国际救济委员会最热心的成员之一。据《贝德士文献》记载，马吉是一个熟练的摄影者，他利用一架 16 毫米的摄影机，在金陵大学医院和其他地方偷拍了许多日军残害平民的实况。

1983 年下半年，马吉的同事费吴生冒着生命危险，把胶片的第一部分带到上海冲洗加印，经过编辑并加标题后，一共制作了 4 部正片拷贝，由两人分别保存。但一直到 1990 年这部影片却从未被发现，因此被有些不愿承认侵华战争罪行的日本人蔑称为“鬼片”。

邵子平等人在《纽约时报》刊登征集南京大屠杀有关资料的公告，引起了费吴生的女儿爱迪斯的注意，她提供了父亲保存的影片拷贝和回忆录。马吉的儿子大卫，也在他家地下室找到了父亲保存的一部正片。据大卫回忆，他是在 1938 年随父亲到伦敦休假时第一次看到这部片子的，此后这部影片一直保存在家里。

邵子平说，整部影片真实地记录了日军在南京惨无人道的屠杀、灭绝人性的强奸以及肆无忌惮的抢劫和破坏，画面惨不忍睹，看了令人发指。

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

同胞纪念馆的展览活动[节选]

段月萍

血的见证

侵华日军制造的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事件已半个世纪。为把这一血的历史铭刻在南京的土地上，南京市人民政府于1985年8月15日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之际建成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七年来，纪念馆已成为对内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场所，对外宣传和平、进行友好交流的窗口，以及研究南京大屠杀史实的重要基地。

1937年12月13日，日军占领南京后，即开始了长达六周的杀、烧、淫、掠暴行，我同胞被害总数达30万以上，其中被集体屠杀并毁尸灭迹的有19万多人，被零散屠杀，尸体经慈善团体掩埋的有15万余具。日军屠杀我同胞手段极为残忍，除用机枪扫射外，有砍头、剖腹、活埋、火烧、水溺等方式，甚至以杀人竞赛取乐，其野蛮残忍，令人发指。日军到处强奸、轮奸妇女，从幼女到老妇，甚至孕妇都难以幸免。很多妇女被强奸后又惨遭杀害。日军还大肆抢劫、焚烧和破坏。其所到之处，十室九空。抢劫之后，纵火焚烧，全市约三分之一房屋被烧毁。昔日六朝古都，遭此浩劫，处处断墙残壁，尸横遍地，血流成河。日军的血腥暴行，为人类文明史上之巨大耻辱。

1983年底，南京市人民政府为永久铭记这一血的历史教训，用历史教育广大人民群众和子孙后代，奋发图强，振兴中华，反对侵略战争，维护世界和平，报经中共江苏省委、江苏省人民政府批准，成立了“南京大屠杀”编史、建馆、立碑领导小组公室，广泛搜集日军暴行资料，筹建纪念馆并在当年日军各主要屠杀地点为遇难同胞立碑。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纪念馆于1985年2月破土动工，当年8月15日纪念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时，落成开放。

纪念馆建于南京城西日军当年大屠杀现场之一的江东门“万人坑”丛葬地遗址。

占地25000平方米，主体建筑面积2500平方米，由南京东南大学建筑系教授齐康设计。设计构思抓住“生”与“死”的对比，突出日军大屠杀造成的死亡、悲愤的主题，并保持遗址的地形地貌。整座建筑呈纪念性的大陵墓状。它以灰色花岗石、黑白大理石作墙面，运用雕刻、院墙、地辅面、植物配置及其他寓意小品等艺术手段来烘托主题所要求的意境和气氛。

人们从人口进入广场，就看到馆厅正面庄严肃穆的花岗石墙面上，镌刻着“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名（邓小平手书）。沿右侧拾级而上，迎面是以中、英、日三利文字刻着令人触目惊心的黑色大字“遇难者300000”，给人以极为强烈的印象。凭吊者登上主体建筑大厅的屋顶平台，俯瞰空旷的墓场，鹅卵石的地面上，寸草不生，几棵柏树的后面竖立着高4米的母亲雕像，她悲愤无力地伸着手在寻找失去的亲人。她的身后，是一座半地下的、棺槨形的“遇难同胞遗骨陈列室”，这种对死亡、凄凉气氛的强烈渲染，一下子便把来自喧闹、繁华、幸福生活中的人们引入到一个陌生悲惨的世界，这巨大的变化，使人们产生一种沉重的压抑感，震动着每个人的心弦。而墙外种植的郁郁葱葱的常青树和墙内沿路径、墙边卵石地沿边的片片碧草，使人们感到生机盎然，一种“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无限生命力和顽强不屈的斗争精神，还在鼓舞着人们奋斗不息。

凭吊者顺台阶而下，到了院内，便看到循院路边、墙边散置着的13块小型石碑上，记载着13处大屠杀的主要遗址及史实，它是全市遇难同胞惨遭屠杀的缩影，在这13处遗址的当地，也建立了相应的纪念碑。用青条石

砌成的乱石围墙，呈现出凹凸不平状的断垣残壁，再现了当年战争的痕迹。

墙上嵌刻着“搜捕”、“屠杀”、“祭奠”（人民组成钢铁般的“血肉长城”）三组高 2.3 米*，总长 51 米的大型黑色花岗石浮雕，与乱石院墙浑然一体，增加了悲惨、压抑、低沉的气氛。

凭吊的人们怀着沉重的心情，步入遗骨陈列室。棺槨型的遗骨陈列室屋顶用黑色大理石，墙面用白色大理石砌成，室内两边大玻璃柜内，设计成一个地层剖面，层层叠叠地布满着在纪念馆施工过程中从“万人坑”挖掘出的遇难者累累白骨和部分遇难者名单。凭吊者如同走入墓穴，有的人情不自禁地在此查询亲人的名字，有的抑制不住自己内心的悲痛，嚎啕大哭。人们的心灵又一次受到冲击，悲痛、屈辱的悲愤之情达到极点。

穿过遗骨陈列室，由地道口进入呈平顶形的半地下的大型基皇“史料陈列厅”和电影放映厅，其面积有 1500 多平方米。半地下室采用大理石中间柱承重，不设隔墙，显得宽敞，地面采用黑白大石磨光地面，顶棚灯光采用昏暗的牛眼灯直射，西南两面扇形矮窗联结室外鹅卵石地面，窗帘采用墨绿色丝绒，室内压抑、阴森、凄惨的气氛得到深化渲染，使人们一进入展厅仿佛又回到当年大屠杀的人间地狱。人民遭屠杀，民族遭屈辱的往事，又浮现眼前。由于这项建筑构思新颖，建筑形式独特，曾于 1990 年获中国 80 年代建筑艺术作品奖。

史料陈列厅内展出的主题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专题，主要从日军杀、烧、淫、掠暴行等方面展开。整个展出根据真实、准确、重证据的原则布局，力求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统一，具有较强的说服力和吸引力。其主要陈列的内容有：当年日军大屠杀现场照片，历史档案资料，中外人士当年对这次历史惨案所写揭露日军暴行的记实、报导和出版的专著、图书；至今尚健在的一千多位幸存者的名册、照片、证言、证词和实物，当年屠杀南京人民的日军军官和士兵日记、供词、屠杀武器；慈善团体崇善堂、红十字会、红十字会掩埋尸体的照片、统计表、臂章、证词，以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南京中国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审判南京大屠杀主犯松井石根、谷寿夫的照片、判决书等。电影馆放映厅，有 200 多个座位，向观众放映《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历史文献纪录片。这些展出的内容，都是历史的真实纪录，是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有不少是第一次展出。这一切都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铁证，它有力地驳斥了日本右翼散布的“南京大屠杀虚构”的谬论。

爱国主义教育的好课堂纪念馆开放七年来，已接待来自全国各地观众 300 多万人次，前来参观的人们对纪念馆庄严肃穆的建筑风格，呈现出的悲惨凄凉气氛，陈列的日军大屠杀暴行实物史料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不少观众参观后留言、题词、撰文、赋诗、抒发自己的感想。中央领导人、老干部、老知识分子、抗战将领后裔和一些老人们，观看后勾起对当年国耻、民族苦难的辛酸回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彭冲同志参观后，激愤题词：“最深刻、最有力的一部爱国主义教科书”；年过九旬的著名画家刘海粟参观后悲愤挥毫：“人类历史的悲剧”；南京大学著名国际关系史教授王绳祖观后题词：“牢记历史，勿忘国耻”。

南京市一位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参观后即席赋诗：“抗战胜利四十秋，忆起当年民族仇。

卅万同胞遗白骨，惨绝人寰血横流。

前车之鉴后事师，居安思危警于后。振兴中华创四化，世界和平方无

忧。”抗战将领冯玉祥先生后裔参观后写道：“我们决不能忘记这一历史悲剧和耻辱，希望中国强大，才能不受外来敌人的侵略，希望中国青年更要牢记历史教训，要奋发图强，建设祖国。”一位家住锦绣坊25号，年过七旬的老人陈立言写道：“日军暴行，罄竹难书，贵馆建立，动人泪下。我们七旬老人，对日军暴行耳闻目睹，记忆犹新，传谕子孙，万不及一。建馆对教育鼓励后人，振奋国家，告诫同胞，避免历史重演，意义重大，且可告慰死难同胞于九泉之下。”过后，他寄来多年前拍摄的掩埋尸体的“无主孤魂墓碑”照片，作为历史见证。

青年们面对大屠杀史实，方知旧中国的历史是一部屡遭外国侵略的屈辱史，是人民处于水深火热的苦难史，深感作为华夏子孙，必须牢记“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教训，要为振兴中华而努力学习，增强民族自强意识。华东工程学院附中高二学生王迎霞参观后，在作文中写到：“参观纪念馆，看到一卷不堪回首的历史，使自己感到窒息，受难者的挣扎呼号如同海潮般地席卷而来：母亲在绝望中悲号，青年在愤怒地狂呼，少女在痛苦中呻吟，孤儿在伏尸啼哭，……人类应有的权利，中华民族应有的尊严，在这群毫无人性的刽子手的屠刀下，荡然无存。历史已一去不复返，昔日受辱的华夏，如今已昂首于世界的东方。

但是当年的悲惨历史，绝不能忘怀！”南京中学生杨明参观后写的题为《刻骨铭心的国耻》一文，获得全国中学生作文比赛一等奖，被刊登在获奖作文选专辑上。前来参观的高等院校，军事院校的学生们也纷纷写来观后感。南京解放军通信学院一位大学生写道：“我们的祖国现在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了使我们的国家更加富强，我们的人民不再遭受凌辱，做为共和国的一名钢铁卫士，我们决不能忘记自己的神圣职责，要从历史的学习中增强民族自强心。”一些远在四川、福建、河北、广西的青年来信说：“作为80年代的青年，虽然没有大过那段惨痛的历史，但一定要了解和牢记这段国家遭难、民族被辱、人民受害的血泪史，以此为活教材，补上这一课，肩负起80年代青年的历史重任*，激励自己脚踏实地地做好本职工作*，肩负起九十年代青年的历史责任，这是对被害同胞最好的悼念，是振兴中华最有力的实际行动。”

港、澳、台和海外侨胞，七年来参观者达10多万人。他们对祖国怀有深切的感情，参观后普遍反映纪念馆的建立实现了他们的心愿*，深得民心*，是一件大好事。海峡两岸炎黄子孙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民族仇恨是共同的。台湾同胞回大陆来观光探亲访友，凡来南京的，必来纪念馆参观，他们认为不来这里看看，是终身遗憾。1990年2月24日台湾“中国统一联盟访问团”一行25人，由副团长、台湾大学社会系教授、统联监委召集人张晓春率领来纪念馆参观。在参观的过程中，该团成员对当年侵华日军灭绝人性的杀烧淫掠暴行，无不切齿痛恨，激起极大的愤慨，同时对国内建立这样的纪念馆，备加称赞。他们说：“日本侵略中国的这段历史绝对不能忘记，大陆建立这样的纪念馆深得民心的，台湾就没有。现在，台湾连遭受过日本侵略的气氛都没有了。”参观后，很多人纷纷留言。副团长张晓春和团员孟德声（“统联”执委、东海大学政治系教授）写道：“国族血海深仇不可忘怀！国强民才能安*，今日我中国已自立自强起来，我同胞可安居乐业。”

该团秘书长刘国基（夏潮联谊会执行委员）写道：“再度拜祭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特觉中国必须统一*，必须强大，才能对抗帝国主义的侵略，我

们子子孙孙千万不能忘记这段历史。”团员台湾作家康桥写道：“国不强，则为羔羊！”曾祥铎（“统联”执委、东吴大学教授、《统一日报》总主笔）写道：“参观过纪念馆后，有两点感想：一、日本人的兽性印象，至今未消。

二、这段悲剧，中国人永不可忘。中国人民应该紧密团结，将中国建成富强国家，以维护世界和平。”丁颖（“统联”候补监委、诗人）写道：“如此民族血债，希望所有中华子孙都不要忘记。”张敏生（“统联”监察委员、台湾地区政治受难人互助会台北分会会长）写道：“祖国的强大，是我国人民生命的保障。”何伟康（“统联”执委、专栏作家）写道：“有恨难消，行义载道。”周大中（“统联”监委、中兴大学教授）写道：“民族大团结，成为超强国家。”

纪念馆建立之后，即受到日本右翼势力的攻击。日本拓殖大学讲师田中正明在日本《正论》杂志 1985 年 12 月号刊登题为《九问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一文，说“南京建造的‘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是以虚伪的历史和被歪曲的事实为依据”，根据“政治意图”而建造的永久性建筑物，这种建筑物“在两国间留下不信任感*，有百害而无一利”。该文以当时南京人口多少等九个疑问，证明他们“根本不存在大屠杀事件”的论点，质问纪念馆，要中国方面做出明确回答。面对日本右翼势力的挑衅，在我们还未公开发表驳斥文章之前，曾参观过我馆的香港旅日学者杨后樵先生出于他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愤恨，对祖国热爱赤诚之心和对纪念馆的关切，主动站出来，于明 1986 年 1 月 1 日在香港《百姓》杂志连续发表题为《代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驳斥田中正明的九点质疑》专文，针对田中正明提出约九个问题，有理有据地一一批驳。

生活在大洋彼岸的海外侨胞们，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暴行是铭记于心的。旅美华侨滕健耀先生，得知国内建立了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后，深受感动，曾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华文《论坛报》上撰写题为《感怀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一文，遥赞纪念馆的建立：“方释四十年耿耿胸怀，堪偿人我心愿。遂怀酒满斟，遥祭三十万冤魂，慰灵寄语。国内以及海外同胞，未曾或忘敌寇兽行，国史的耻辱。今天之政府不负众望，承担起民族之寄托，修建了这所纪念馆，永志千秋。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也。”

该文并从一为警惕，二为教育，三为四化建设等七个方面，论述了纪念馆的功用。

旅美华人翁绍裘先生，任美国“旧金山祖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美国源流出版社社长、潮州同乡会顾问。1987 年 3 月应广东省邀请回乡观光时，曾来南京参观凭吊纪念馆。

返美后，得知纽约日本协会从二月到四月大举放映日本在二次大战期间摄制的宣传电影，不禁怒火中烧，因而联想到在国内参观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的事，撰写了《日本协会应参观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一文，刊登于 1987 年 4 月 16 日美国《中报》上。

该文揭露日军暴行后说：“日本帝国主义者对中国和东南亚各国发动侵略战争间所拍摄的电影，完全是麻醉日本人民以及欺骗占领区人民的宣传品，完全是为军国主义服务，掩饰和美化他们奸淫掳掠的暴行，有什么文化意识形态可言？有什么价值存在？至于所谓‘重建新的*，更完整的回忆’，更是一派胡言。照我看，最完整的回忆应该是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如果日本协会的人士要获得完整的回忆，最有效的步骤便是到南京走一趟，参观大屠

杀纪念馆，观看大屠杀纪录片，访问那些在日本兽行下虎口余生的老百姓。现在纽约日本时会此时此地放映日本战时宣传影片的活动*，显然不仅仅是失真的问题，而是别有用心，是大大要不得的。”

侨居美国，从事影视工作的郎云女士，在 1987 年 12 月纪念南京大屠杀 50 周年之时，曾自费来纪念馆拍摄南京大屠杀历史事实和幸存者纪录片，并带回美国放映。她说：“在美国，一些旅美日本人，颠倒历史，粉饰侵略本质*，把自己国家在二次大战中是侵略者的形象，美化为受害者，妄图欺骗世界人民。我不能让他们在美国胡说，我拍摄南京大屠杀纪录片，就是要回美国去宣传历史真相，让世界人民认识日本帝国主义的真面目。”该片拍成后在美国放映时反响很大。

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美籍华人杨振宁教授，1989 年 12 月 25 日参观纪念馆时，对馆内陈列的照片、实物和资料等看得认真，问得仔细。他深为感慨地说：“这里的确是个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地方。”他十分关心地问：“中小学生来不来参观，大学生来不来参观？青年人来不来参观？”他还向我们介绍了日本广岛（原子弹）和平纪念馆的情况。他说，日本每年八月六日都举行集会教育人民，你们也要这样做。我在美国*，那里很多人不了解日本侵略中国的情况*，有位郎云女士 1987 年来南京在纪念馆自费拍摄了南京大屠杀录像片*，介绍到美国广为宣传。现在日本还有一些人不承认侵略*，这个馆建得很好*，用历史事实说明了问题。你们要印资料对外宣传。”杨教授不仅关心纪念馆的工作，还建议多种一些高大的树木，改善纪念馆内的气氛，后还专就此事，向南京市王荣炳市长提出建议。

旅居世界各地的侨胞，对祖国怀着一片赤子之心，为了教育下一代，牢记历史教训，警惕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由旅美华人唐德刚教授、邵子平先生等发起、组织的美国东岸南京大屠杀受难同胞联合会、香港纪念抗战遇难同胞联合会、日本南鹏商事株式会社等十个侨胞团体，于 1991 年 12 月 13 日南京大屠杀 54 周年纪念时，在纪念馆举行集会，向遇难同胞敬献花圈，哀悼遇难同胞。香港纪念抗日战争受难同胞联合会主席杠学魁先生在集会上发表演讲。他激动他说：今天是南京大屠杀 30 万受害同胞的 54 周年纪念，我们怀着沉痛的心清，从美国来、日本来、香港来悼念死难的同胞。

近半个世纪多了，死难同胞的冤屈需进一步申雪，他们在那里盼望有一天为他们作主，有一天彻底讨回公道。他们的血不会白流，我们尽我们的力量为他们讨回公道。

当年大屠杀时死里逃生的幸存者以及遇难同胞的亲属参现以后，更是感慨万千，家住姜葱园的老人骆中洋，参观后触景生情，往事涌上心头。回家之后，一口气写了一份长达七千字的控诉材料，揭露日军暴行和受害幸存经过，作为历史的见证，寄给纪念馆。家住浦口区的南京钢铁厂老工人郭永柱，特地把保存多年的当年日军大屠杀时，用来装汽油焚尸的铁桶和日军扎刺我问胞眼睛的铁针，赠给纪念馆作为罪证实物陈列。

成千上万的观众，不管是老人还是青少年，参观了纪念馆后，异口同声，血的历史，血的教训，一辈子不能忘，子孙后代永远不能忘，许多党政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工会、共青团以及在宁举行的全国，全省性的各种会议，都把安排到纪念馆参观作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内容。部队新兵入伍教育，军事院校和各大，中，小学校入学教育的第一课也在这里进行。

解放军南京工程兵学院、南京通信工程学院每年新学年开始，都到这

里举行入学教育仪式，宣读祭文，请纪念馆介绍大屠杀史实，听幸存者讲述被害经过，收到了良好的教育效果。由于纪念馆肩负着爱国主义教育重任*，1991年被南京市共青团市委命名为*&南京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平倭策

-抗战胜利纪念时对三十年局势的展望-

岳东晓

抗战胜利纪念时对三十年局势的展望

二战结束五十一周年之际，没受到足够教训的日本人又在跃跃欲试。凭借经济势力，日本感到彻底否认侵略罪行，并重温大东亚共荣圈美梦的时候又到了。日本首相又一次到靖国神社向屠杀中国人的战将的灵位默拜，以汲取精神上的力量。凡是不麻木的中国人，都感到了一股寒意。中国在工业总力方面还落后于日本。中国的军费不到日本的百分之二十。

为什么中国人现在还不能达到日本的工业水平呢？追其原因是因为中国没有资本：

建一个高科技的工厂需要数十亿美元，而在中国几千万人民币的投资就是大项目了。

日本这么小，资源这么缺乏，怎么有这么多钱？中国这么大地方，这么多人，却这么穷，是不是因为人太蠢太懒？还是别的原因？答案是众所周知的，日本人手里的钱是从中国通过烧杀抢掠去的。日本人在甲午战争旅顺大屠杀后从中国勒索了两亿两白银，中国数百年来依靠小农经济积蓄的财富基本被一抢而空，随后日本作为八国联军的一员又从中国掠走数千万两白银。中国不得不靠向列强借债度日，而这沉重的负担最终还是落到了老百姓头上，每年辛苦劳动所得都被拿去作了给倭寇的赔款。中国人没饭吃没衣穿，更无法省钱办工业*，建国防，送儿女上学*；而日本人拿了中国几年的财政收入，办工厂，造军舰，培养一批一批军国主义的生力军，积蓄对中国进行更残酷的侵略和掠夺的力量。从一九三一年占领我国东北到一九四五年投降，日本从我国掠走巨量的资源和劳动力，杀死了四千万中国人，并且通过三光政策摧毁了中国人赖以维持基本生存的财产。这一切创伤，都不是在短短几十年内所能痊愈的。

看到最近中国南方受到洪水灾害的惨状，令人痛心。很多农民的房屋被冲塌，人员伤亡。如果同样的灾害发生在日本，损失会小得多，因为日本的住房设施要坚固得多，不象中国农民的简易草屋，是用泥砖砌起来的。为什么日本人能建造价昂贵的房子，而中国人只能蹲在茅屋之下？如果你去追究中国受灾农民的历史，你会发现他们父辈很穷，尽管他们整日在烈日下耕耘，家里有了几样象样的家具，比起他们父辈要富裕，但底子差，还是买不起机械，光靠手工操作，人均生产力很低，没有钱建经得起水泡的砖房。

那为什么他们父辈连象样的房子都没有传下来呢？因为他们祖辈的时

候，日本人来了，十间房有八间被烧了，十个人里有一个被杀死，家里的家当被抢被烧，家里的禽畜被抢被杀，那些逃命的人很多饿死病死。日本人走后，他们没有牲口，没有工具，更在他们曾祖辈的时候就没有了银子。如同回到了石器时代，他们只能靠双手重建他们的家园，用他们血汗换来得及粮食去支持中国从零开始的工业化。他们用幸存的生产资料生产糊口都还嫌不够的粮食，收成好的时候省出来从苏联那买工具、买工厂、买武器防备还在虎视眈眈的敌人，把他们最聪明的子女送到仅有的一些学校去学习，把最有才华的人集中起来吸收引进技术，把最杰出的科学家组织起来建设国防来保证国土不再受蹂躏…而大部分人却只能在田里用双手劳动。他们半饿着肚子，他们的孩子得不到足够的营养，受不到良好的教育，但他们在一步一步顽强地靠自己的力量重建一个世界强国。

但这个过程没有一百年以上是无法完成的，要把这么一个大国从百年含辱后几乎为零的状况重建成最先进最富强的国家，光靠勤恳的工作是极艰辛而且极不公正的。中国人民有权享受日本人正在享受的一切，中国儿童有权享受日本小军国主义分子正在享用的一切。日本人所正在享受的都是从中国人手里，从我们的祖先那里抢去的。我们为什么不能去把那本来应属于自己的东西索回，却要让我们儿童忍受饥饿，省吃俭用来维持缓慢的增长呢？我们有权利以一切必要手段去维护正义，惩罚罪恶，为我们的祖先讨还血债，为后世中国人造福。

我请每一位中国人也来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到海外的中国人的收入远超过国内的平均收入？原因绝不是海外的中国人比国内的人优秀。事实上，很多在毕业于国内非重点高校，甚至专科学校的人都能在美国的硕士博士项目里不输于美国白人，在技术方面颇富创造力。

这说明了中国人固有的智力优越性。海外中国人的收入高，原因在于他们使用的生产资料远多于国内的人。如果国内的人能使用同样多的资本，他们也能创造同样多的价值。任何一个中国农民都能很快学会使用联合收割机等机械，耕种上百亩地，任何一个中国工人都能学会使用计算机控制自动化设备…这里面没有甚麽神奇，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要大规模的实现，却需要一个关键的纯粹量的要素—资本。中国两千年来积蓄的黄金白银到哪里去了？被日本人抢走了。日本七十年的侵略使中国这一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大国在五十年前退回到一无所有的状态，五十年来尽管中国人艰苦奋斗，但白手起家谈何容易？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并不是遥远的过去，现在三四十岁的中国人的父辈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过倭寇的残害，屠杀过中国人的战犯还有很多没死，很多虎口余生的受害者还活着，就连中国现在的领导人也会在倭占区的恐怖中生活过。但是，我们中间有的人也许淡忘了日本对中国犯下的罪行，甚至羡慕日本人的钱。这些人忘了，日本人今天吃的喝的用的，都只是他们从我们祖先那抢走的黄金白银的利息的一个零头。

日本就好比是一个强盗与罪犯的家庭，它的儿子们在外放火打劫杀人越货，用抢的财宝建造了高楼大厦，个个穿得衣冠楚楚。

而被抢的中国，被洗劫一空，家破人亡，那些活下来的，身无分文，衣履破烂，食不果腹，被强盗和强盗的朋友们鄙夷和践踏。这些幸存的受害者满腔仇恨，却无法得到正义，只能忍气吞声，因为他们的力量不够。现在他们总算从地上爬了起来，总算有了自卫的能力，但要消灭大小强盗、夺回被掠的财富，时机还未成熟。

然而，我们必须从现在开始就作平倭的计划。

倭国的战略家们从丰臣秀吉时代即已制订了占领中国大陆的规划，到明治时代，灭亡中国的详细计划已经被日本军政人员烂熟于心，以致日后倭寇侵略中国时都是驾轻就熟。其主要顺序即先取台湾，然后朝鲜及中国东北，再占领中国全部，杀死中国人的大部分，将一亿倭民迁至大陆。甲午战争之后，日本除取得台湾和朝鲜之外，还得到辽东半岛，但因触犯西方列强的利益遭到反对而不得不放弃。当时的日本，实力还不如西方，也没有能力对中国展开全面侵略。对于辽东半岛，倭明治天皇曾笑道：辽东下次再取吧。于是日本把所抢得的钱的很大一部分用于军工工业，终于在三十多年后有了吞并中国的力量，并开始了从一九三一年到一九四五年对中国的全面进入，占领了中国百分之八十的土地。从日本的角度来看，其战略是成功的。

中国却没有人制订一个针对性的战略规划。中国人都在睡觉，吸鸦片，或者是在田里干活替朝廷赔款。现在我们总算吁了一口气，但愿从现在起，我们更多的人开始思考对策，思考怎样保命保家。中国虽然最近几年保持了近百分之十的增长率，但这种高速增长是难以保持的，过几年就可能要大大减慢。没有一笔两万亿美元以上的额外资本，中国腾飞不起来。中国必须把倭寇抢去的东西要回来，十二亿人才能有好日子过。

单是人口多并不成问题，日本的人口密度就远大于中国，人口多而且没钱却是大问题。

人太多，地太少，有钱可以修高楼，建地下城，修大运河引水…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

这钱光口喊要是要不回来的。现在还活着的几个慰安妇，要赔偿要了多少年，得到的是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讥讽，说她们慰安是商业活动，与日本政府无关。我们不能象那些受害妇女一样跟畜生讲人性，我们要讲倭寇听得懂的语言——扫荡。

对倭的策略必须是进攻性的。倭寇利用海洋的屏障，使想找鬼子讨还血债的人们只能忘洋兴叹。但是，一旦其天然屏障不再构成障碍，倭则无险可守。如果我们能摧毁倭海上防线，百万大军抢滩登陆，则倭五日可靖。

具体战法如下。

一.以水下与水面舰队切断倭的货物运输，特别是粮食与石油的运输。

二.以第二炮兵及战略潜艇对倭可能的帮凶进行威慑阻吓，以消除其愚蠢行为的可能。必要时可以加以利诱。总之，避免与第三国开战。

三.对倭实行饱和与精确结和式外科手术，切断其主要交通干道与通讯。

四.倭之地呈狭长形，窄处不过一两百里，以现代陆军在一日之内即可进入。中国武装索赔队一百五十万大军可分十路，从五处两面钳形夹击，同时伞兵从纵深突破，将倭切成数断。然后进行清乡大扫荡，对顽抗的军国主义分子严厉处分。

五.将倭酋定以战争罪，并捣毁靖国神社。宣布日本改名为钓鱼县，调整税率到百分至六十，直到马关条约中国赔款的不变值被收回为止。倭民不愿归顺者，可任其乘船出去。

六.鼓励倭人从事农业生产并限制其人口增长，使倭成为一个粮食自给的县。

要实现上述目标，中国必须有一支强大的海空军。同时，第二炮兵必

须增强其打击力，与拦截防御能力，以确保战事的局域性。

我们希望以上设想能在三十年内成为现实，那一天将会成为中国人的节日，也会成为亚洲及世界热爱和平的人的节日。

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事业，正义和公理是任何力量也无法阻挡的。

日本的侵略与掠夺是中国贫穷的直接原因

岳东晓

一·绪论

谈到中国目前贫穷与落后的状况，人们总是归咎于历代政府的腐败与无能，自责于国人的慵懒涣散、固步自封。中国人自鸦片战争以来，屡遭凌辱、备受欺压，国破家亡、生灵涂炭，固然是因为落后挨打、懦弱遭欺。但在这个血泪的教训之外，不能不找出外部的原因，分析敌人的险恶，为当世之人作一明示。如果我们对近代历史稍作定性与定量的分析，则不难看出，中国由总体经济实力居于世界前茅的清朝落到今天的贫困状况，日本的侵略与掠夺是直接原因。

从一八七四年日本入侵台湾开始至一九四五年抗战结束的七十一年时间里，日本通过武装侵略从我国掠走了巨额财富。不仅如此，其肆意破坏造成我城乡损失惨重、生产停顿，残杀我无辜平民三千万之余，更消耗我财力于军费开支。战后的中国尸横遍野，满目创痍，成为一片废墟。而日本虽然战败，但其根本未动，又得到包庇，不仅其罪行没有受到应有的惩处，而且拒不认罪赔偿；而中国屡经浩劫，国力虚亏，无以为继，虽经国人多年奋斗，怎奈根底已薄，又遭急于求成之挫，迄今无法脱贫。当此日本欠债不还而自肥，更仗其钱势多行不义之际，对日本欠我的铁债和血债，实不可不一一清算，一一索还。本文的目的是通过列举日本对我国的掠夺，算一算这笔铁账，从而揭示中国贫穷的直接原因就是日本。

二·日本对中国七十年的侵略与掠夺

日本对中国的掠夺与侵略是在周密规划下进行的。

日本殖民中国，迁都大陆的设想早在丰臣秀吉时代即已构思，只是那时无力实现。从一八六八年明治维新的富国强兵、殖产兴业的政策开始，到一九二七年《田中奏折》的征服世界的五步计划，日本把征服中国大陆作为实现其野心的先决条件。日本对中国的掠夺先是通过武装侵略，勒索巨额赔款，以为其进一步工业化获得原始资本，同时达到使中国经济崩溃、内乱四起的目的。

然后则趁中国改换朝代百废待举的时候，以精锐之师对我国土进行武力征服。其全面征服中国的实施方案是，一方面掠夺我国的自然资源，另一方面肆意摧毁我国的城市乡村，更为恶毒的是，对我平民任意残杀，试图以血腥恐怖逼我投降归顺。关于日本残杀平民的罪恶，当另文揭露。这里略分三部份讨论日本对中国的经济掠夺与破坏，第一部份是日本通过战争勒索的赔款，第二是日本对我资源掠夺与对劳动力的榨取，第三为日本对我国的破坏。

二·一日本从我勒索巨额赔款日本对中国的勒索主要是甲午战争后的马关赔款和八国联军的赔款。一八九四年甲午战争中国北洋海军覆没，日军屠城旅顺。一八九五年日本逼迫清政府在日本马关签订条约，割取辽东半岛，及台湾、澎湖列岛，并勒索赔款白银二万万两。

后因俄、德、法干涉，日本不得不放弃辽东半岛，但又索取赎辽费叁仟万两白银。这一笔总数二亿三千万两白银的巨款，相当于当时中国年财政收入的三倍，日本年收入的四点五倍。

此后，日本将 90%的赔款发展军需工业，建立了大机器生产的工业体系。一八九六年伊藤博文内阁制定十年扩军计划，40%的经费直接来自于中国的赔款，为日本进一步侵华打好了基础。而中国则财政枯竭，经济崩溃，为支付赔款不得不增加税收，并向西方列强借债度日。

在此国家衰败、民不聊生之际，中国人民不得不作绝望中的挣扎，爆发了义和团运动，以血肉之躯扶清灭洋。一九〇〇年，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日本充当了主力先锋，血腥杀戮我人民之外，从北京与天津掠走库存白银共五百万两，将清皇宫内的珍宝文物洗劫一空。之后又攫取赔款白银约叁仟万两。至此，中国已彻底破产，再也无钱财可供榨取了。而日本则开始其侵略的下一步，即占领中国全土。

二·二日本征服中国的计划一九一四年，一战刚刚开始，日本即占领山东。次年一月十八日，向袁世凯政府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意图将山东、东北、内蒙作为其殖民地，并控制中国的政治、军事、财政、警务等等。一九二七至二八年，日本多次派兵山东阻止国民革命军北伐，并制造了济南惨案，屠杀中国无辜军民五千多人。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五日，日本首相兼外相田中义一提出世称《田中奏折》【注一】的满蒙积极政策。奏中列出征服全世界的五个步骤为：

第一期征服台湾，第二期征服朝鲜，第三期夺取满蒙，第四期征服全中国，第五期征服全世界。《田中奏折》论到，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第一期征服台湾，第二期征服朝鲜，皆已实现。唯第三期征服满蒙以及征服中国全土，...则尚未完成。该奏折提出，应开拓满蒙富源，以培养帝国恒久的繁荣。具体实施方案上，日本除采用

铁血'政策'而外，不能排去东亚的困难。在战略上认为将来欲制中国，必以摧毁美国势力为先决条件，预言在北满地方必与赤俄冲突。奏折进而提出了详细的实施计划。从那以后，日本就循此计划一步一步对中国进行全面侵略。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日军迅速占领我东北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从而实现《田中奏折》中的第三期步骤。一九三二年一月，日本借口日僧被殴，进攻上海。一九三三年，日军侵占热河省，入山海关，进兵华北。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后，日本以几十万军队开始对中国进行全面进攻。当年底，南京沦陷。日本很快占据了大半个中国，国军退守重庆、西安两线，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进行游击战，抗日战争从此进入相持阶段。

从九·一八到日本投降的十四年时间，日本对中国进行了疯狂的掠夺与破坏。

二·三日本对我资源的掠夺与劳力的榨取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占领了东北一百三十万平方公里的富饶土地，其后又占我华北、中原、华南大

半领土，将我大好河山作为其进一步侵华的军事基地和资源供应基地。在东北，日本占领煤矿四十多处，以及铁矿、金矿、镁矿、油矿等等。在华北、华中、华南，日军控制了几乎所有的工矿企业。以一九四三年一年日本对我国铁砂、生铁、煤炭三种矿产的掠夺量为例，即分别为一千零六十五万吨、一百八十一万吨、五千零七万吨。一九三二年至一九四四年期间，日本从东北即掠走煤二亿二千三百万吨，生铁一千一百万吨，钢五百八十万吨。从一九四〇年至一九四四年，关东军从东北农民手中强征出荷粮三千六百万吨，其中一千一百三十万吨运回日本。

日本对我资源的掠夺是以对数以千万的中国工人劳力的榨取和几百万中国劳工的生命为代价的取得的。在极为恶劣的工作条件与日人的残酷折磨下，大批劳工死于非命，这些死难者的尸体日积月累，形成骇人听闻的万人坑。仅东北地区被残害致死的劳工就有二百多万人。如在阜新矿区，日人掠走煤二千六百万吨，留下万人坑四处，死难矿工十三万人，平均每采集两百吨煤，就留下一具矿工的尸体。日本从抚顺取煤二亿多吨，造成万人坑三十多个，死亡矿工近三十万人。在鸡西煤矿，日人制造万人坑七处，修建炼人炉五座，残害矿工十万余人。

在东北以外，仅在大同一处，日本取煤一千四百万吨，即制造万人坑十四处，死亡矿工六万多人。现举吉林省辽源矿区太信煤矿方家柜一处以证日人残酷。在一个土坡上，200多平方米的地方，就有矿工尸骨179具。这些尸骨上有的双腿绑着铁丝，有的身上有很深的刀斧伤痕。据幸存工人说，很多人不是累死、饿死、病死的，而是被活活折磨而死。在坟地附近有一座炼人炉的旧址，至今可见一层厚厚的骨灰--数千具尸体，甚至没有咽气的活人被拖到这烧成灰烬。一九四一年五月五日，煤矿一处发生井下瓦斯爆炸，日本人用红砖堵死井口，三百多人活活烧死在井里。四九年后，人们将封闭墙打开，发现二十多名已逃到井口的矿工就惨死在墙后面。一九四四年四月东城矿一号井将要发生冒顶事故，采碳所日人却不许工人逃出，结果二十多人被压在煤层下面，其中十几人死亡，余者都受重伤。...资料表明，方家柜矿工平均年龄为三十点五岁，工龄一年以上的不到三分之一，大部份矿工在半年之内就被日人折磨而死。

以上仅举方家柜一例。

在其它地方的情形，可以推知。日人对生病的工人不但不医治，反而强迫出工。

对病重的，即让其饿死，甚至活活抛到万人坑里。

工人稍有懈怠即横加杀害；每当矿井事故，日本工头不是抢救工人，而是封闭井口，制造惨案无数。如大同煤矿一九三九年一次水淹事故，二千多工人只有六人逃出；又如，一九四〇年初，河北井陉煤矿瓦斯爆炸，日本矿长下令封闭井口，一千二百名工人丧身火海。

日本为修建各种军事工程强征大批劳工，而且往往在工程完成之后将工人杀害。如为修建与苏联对抗的巨大工程，从一九三九年开始，每年从东北和关内抓来几十万劳工在关东军工程部指挥下强制劳动。工程完成后，为恐泄密，将劳工分批杀害。仅其中七项工程就杀害中国劳工近三万人。又如在七三一部队细菌研究中心主楼完工之后，日人将三千多名工人全部杀害。又如，一九四四年，日军在今呼兰浩特附近的兴安岭筑城工程之后，将伍仟多工人全部杀害。

在日本太平洋战场失利之际，为解决日本国内劳力不足的问题，东条英机内阁于一九四二年十一月颁布《关于中国劳工遣入日本的决定》，一九四四年日本内阁会议作出《促进中国劳工遣入日本国内的决定》，从中国十多个省市强征数万劳工到日本服劳役。这些劳工命运之悲惨，不亚于沦陷区人民。如在鹿岛组花冈矿山服劳役的九百八十四人，就有四百一十八人死亡。在木曾谷水力发电站的一千七百一十五人，在九个月内即死亡一百五十六人。在三菱美贝煤矿一九四四年劫运的二百八十七人中，死亡二十九人..。

仅从一九四三年四月至一九四五年五月，日本就从中国船运劳工 38,939 人(日外务省报告记载为 38,935 人)，除途中被虐死的，抵达日本的有 38,117 人。这批到了日本的，前三个月即死亡 2,282 人。据日外务省战后统计，38,935 人里共死亡 6,830 人，伤 6,975 人，残废 467 人。

日本为加强对东北农民的统治与压榨，将大批农民圈入所谓集团部落。每一部落平均居住一百三十多户，只设一个出口，出入进行搜身检查，实际上就是集中营。日人共建集团部落一万多个，制造了广大的无住地带。对中国人民原有的住宅田园一律加以摧毁，对拒绝迁入的则加以杀害。在部落内，日本宪兵、警察、特务实行恐怖统治，居民不得三五人成群，不准串门。夜间不准关门，而日兵则随意出入，无数妇女被强奸轮奸。部落中劳役繁重，疾病流行，食物缺少，冻死、饿死、病死和被杀害的人数极大。抚顺县一九三七年即死亡全县人口的 30%以上。

二·四日本对我的抢掠与破坏日军对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即烧光，杀光，抢光的毁灭作战。尤其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急于解决中国问题，对华北解放区的扫荡更加猛烈。日军的破坏方式从其华北方面军一九四〇年十月下达的扫荡令可见一斑：凡是敌人域内的人不问男女老幼，应全部杀死。所有房屋，应一律烧毁，所有粮秣，其不能搬运的，亦一律烧毁，锅碗要一律打碎，井要一律埋死或下毒，以达完全歼灭八路军及其根据地的目的。

在这样的扫荡下，根据地人民损失极为惨重。

从一九三八年底至一九四〇年，日军对华北解放区即发动千人兵力以上的大扫荡一百〇九次，使用兵力五十万以上，而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二年两年，日军更对华北解放区进行了千人以上的扫荡一百七十四次，几乎是前两年的两倍。如四一年八月，日军五万余人对晋察冀边区进行历时两个月的扫荡，仅在北岳区即残杀四千五百多人，烧房十五万，抢走烧毁粮食五千八百万斤。又如一九四二年五月一日，冈村宁次以五万大军对冀中进行五·一大扫荡，捕杀我平民五万多人。抗战八年期间，晋绥、晋察冀、冀热辽、晋冀鲁豫、山东、苏皖、中原七个根据地共有三百一十八万人被杀害，二百七十八万人被抓走，共有一千九百五十二万间房屋被烧毁，损失粮食一千一百四十九亿斤、耕畜六百三十一万头、猪羊四千八百万只，损失农具、家俱二亿二千二百七十万件，被服二亿二千九百六十三万件。

日军每攻占我城市，毁灭屠杀之外，便是将我公私财物洗劫一空。如在无锡、芜湖、南京、武汉、上海等地，日军将我工厂、机关、商店的设备钱财等尽数掠走，或运回日本，或留作己用，而对一般住家，更行明火打劫之能事，并设邮局以方便日兵向其国内汇回所抢得赃款。以无锡为例，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底，日军侵入无锡，除屠杀市民外，对全城进行有组织的洗劫。将各商店、机关抢掠一空，纱厂、铁厂的设备及产品全部抢走封存，以运回

日本。然后放火焚烧城区，使无锡繁华的市区、名胜古迹变为废墟。再以南京为例，据英记者田伯烈(Timperly)所著《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记载，全城所有私人住宅，不论被占领的还是未被占领的，大的小的，中国人或外侨的，都被日军劫掠一空，即使美国、英国、德国的使馆和大使住宅也未能幸免。城市商店，所有货物、器皿、珍宝任意抢劫，每把抢劫到的东西装上大汽车，他们的长官也在相帮照料，仿佛在搬家。而一般中国市民则往往在被抢之后遭到杀害。如在市民邓志陆家，日兵抢获银元三百块，金镯两副，金戒指四只，现钞九千元，然后将其幼子与母亲杀害，将家中其它财物抄走或捣毁。一座繁华的南京城，日军在彻底洗劫屠杀之后，更放火焚烧，毁灭罪证，大火三十九天不灭，所有商业区均成废墟。据不完全统计，日军造成南京市财物损失二亿四千六百万元。再以内蒙王爱召古庙为例，此庙占地五十亩，有正殿四十九间，法轮殿八十一间，内有佛像宝珠金器文物无数，为蒙古族宗教文化中心。一九四一年正月，包头市日军对王爱召洗劫三日，将所有珍宝文物抢走后，在各建筑上浇上汽油，纵火焚烧，大火持续半个多月。一座宏伟壮丽的圣殿化为灰烬。日本在其侵略战争中，占领我城市九百三十多座，我80%的大城市被占，被破坏的工厂共三千八百四十家；日军对广州、上海、重庆、苏州、兰州、贵阳、成都、西宁等城市狂轰滥炸，其对象多为学校、医院、名胜古迹、居民住宅、商业区等非军事目标，其目的正如日华中方面军参谋长吉本贞一所说，是予敌军及一般民众以精神威胁。但仅计日军造成我财产的损失，就是一笔巨额的铁债。

以上仅举数例，但由此可见日本在其中国占领区的每一处，无一例外地进行最大限度的掠夺与破坏，其犯罪行为的模式是：先抢掠易搬运的公私财物，然后焚烧摧毁工厂建筑房屋等不动产，屠杀我平民之余，并强掳民工充当劳力。因此，日本在中国的政策，是一种灭绝性的政策。通过实行这一政策，日本掠夺了巨量的资本与生产资料，并且无偿地获取了中国的劳动力；另一方面，通过破坏，使我失去继续生产的能力，由于基本生存环境如住房等被摧毁，即使在战后，我人民也不得不先着力于重建家园，而不能全力进行生产，新中国成立后，不得不以三年的的时间进行恢复；再一方面，使中国政府支付巨额抗日军费开支而造成严重的国民经济困难，抗战结束后的大通货膨胀就是后果之一。

这一系列后果的综合，导致了今日中国的贫穷状况，换言之，日本的侵略与掠夺是中国贫穷的直接原因。

三·日本的侵略与掠夺造成中国的贫穷

三·一日本是中国贫穷的原因

首先，让我们从正面来总括地说明这一点。自一八九四年的甲午战争，到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日本的侵略战争使中国可用于再生产的资本几乎缩减为○。

也就是说，在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国剩下的只有两样东西，即土地与劳动力。而众所周知，经济增长的最重要源泉是资本。由于没有资本，新中国在成立后的数年之内，只能依靠农业产品来供应工业化所需资金，而以手工农业的低生产力来支持昂贵的工业化，是极为困难的。新中国成立初期，从苏联购买的所有工业设施，无不以农牧产品实物支付。换句话说，就是从中国人饭碗里省出些粮食来付帐的。其艰辛可想而知。而用这样少的资本又能买到多少机器？

多少工厂？今天中国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 70%多，不是因为中国没有技术、中国人学不会使用机器，而是因为中国没有资金发展更多的工业。即使在已有的工业中，平均每人使用的资本也很少，因而人均产量也低。尽管中国经济保持了高度的增长率，由于起始资本几乎为〇，因此即使再过五十年也无法达到美国的现有人均水平。这也许是一个初中生所熟知的道理，却往往被有识之士所忽略。

三·二大跃进和文革不是中国贫穷的原因

有人把目前中国的落后状况归咎于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样的看法完全失之偏颇。大跃进始于一九五九年，止于一九六一年，在此之前，中国经济一直保持了两位数的增长。大跃进的主要问题是：被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成绩冲昏了头脑，幻想十年之内赶英超美，导致浮夸风盛行，基层干部欺骗政府，夸大农业产量，因而政府征收过量粮食，引起饥荒。在这期间，虽然大炼钢铁造成二十亿元的损失，工业增长并无明显减缓。大跃进后，刘少奇、邓小平主持政务，虽然与苏联的关系破裂导致相当的停顿，但国民经济继续增长，也正是在这一段时间，中国在核技术方面有突破性进展。文化大革命由一九六六年五月毛泽东的一张大字报开始，到一九七六年毛去世，虽然称十年动乱，但真正的社会大动乱在一九六八年七月毛下令后就已告结束，而且卷入动乱的也以学校、机关等非生产人员为主。实际上，文革十年中，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虽比目前的 10%略低，但也保持了 6%左右的年增率。从一九五三年至一九八三年三十年间，中国的 GNP 年均增长率为 8.0%，与任何其它国家相比都不逊色。当然，由于中国的经济比例失调，在七八年前重工业投资一直占总投资的 50%以上，而农业投资仅占 12%，轻工业则更只占 5.8%左右，引起消费商品不足。

另一方面，个人收入没有随经济增长而增加，恩格尔系数(即居民食物消费占总消费的比例)由一九五七的 64.7%到一九八一年的 59.04%(城乡加权值)，几乎没有变化。这样的结果是，尽管 GNP 以高速增长，人民的生活水平却毫无提高，而由此造成的人民生产积极性的低落也使中国的经济潜力不能充分发挥出来。改革后进行了各种调整，如重工业投资比例降至 40%左右，而轻工业增加到 8%-9%，一九八一至一九八五年 GNP 平均年增长率达到了 10.5%。根据以上数据，我们可以估算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于各种政策错误而损失的 GNP 增长倍数。为此，我们假定从一九五三到一九八三年本来可以一直保持 10%的增长率，那么由于各种人为因素损失的增长倍数为： $(1.1^{30})/(1.08^{30}) \approx 17.3/10 = 1.73$ 。也就是说，即使没有大跃进与文革，一切风调雨顺，中国目前的综合经济实力也顶多比现在高〇点七三倍，中国也仍然是一个大穷国。由此可见，中国贫穷的原因不是文革。

对那些把中国落后的原因完全归根于政府的失误的人，以上分析值得认真体会。在那些人看来，如果没有毛泽东的种种错误，中国现在已经跟美国、日本一样富裕了。这种观点实际上与毛(及其他人)的谬误如出一辙，即认为生产关系的改善可以无限度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作为单个投资者，也许可能在一夜之间获一笔横财，但这种情况不过是资本的转移而已。作为一个国家，除非以武力夺取它国的财富，或者通过欺骗(如以平均一个玻璃球换印第安人十块水獭皮)，这种情况不可能发生。抛开经济的所有细节来回答经济增长的问题，归结于两个参数，即初始量与增长率。根据这两个参数，我们可以预测一个国家未来的 GNP，而反过来，根据一个国家现有的 GNP 与

其过去的增长率，可以推知其过去的某一时间的 GNP。初始量很难改变。要提高增长速度，当然有各种方法，如吸引外国投资、借债投资、发展外贸、引进技术...，等等。但到目前为止，战后发展最快的国家(如日本)平均年增长率也不过 7%-8%左右，即使不作详细数学分析，也可猜知这基本上就是这一时代经济增长速率的极限了，而且这种高速增长的持续时间也有限。根据这一点，稍加计算，就可发现中国要达到美国目前的综合实力至少还要近三十年时间。

中国政府的失误固然造成了一定的损害，但却绝非中国落后的直接原因。实际上，中国从无到有，发展到现在的全套工业体系，中国政府所起的积极作用是不可抹杀的。

又有观点认为，中国政府的闭关自守造成技术落后而影响生产力。但这一点也不可能作为中国贫穷的原因。

中国人并不是没有能力发明与学习新技术，而是中国没有资金将新技术广泛推广，因为越是高新的技术，越需要大量的起始投资，而且开发高技术更需要大量的资金。这正象中国虽有激光制导的炸弹，却不能大量装备部队一样。高技术能够提高人均生产量，但中国有过剩的劳力，因此即使使用高科技中国的年增长率也不可能显著提高。而且，现代的技术也并未发展到神乎其神的地步，最先进的计算机技术，一个人也可以在几年内融会贯通。

如果中国有大量资金，则可将目前在美国的爱国之士网罗几千回去，再购置一大批设备，即可进行各种硬软件生产与开发。

但没有雄厚的资本为后盾，则根本无法在风险系数大的高技术领域与人竞争。

如果没有日本的侵略与掠夺又会怎样呢？

先不计日本从清政府手中掠走的巨额资金，也暂不计日本杀害我贫民的血债，也暂不计日本侵略造成我人民流离失所而导致的生产停顿，光计一九三一至一九四五年十四年间日本掠夺的资源、财物、粮食、榨取的劳动和蓄意破坏等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总值即在当时的二千亿美元以上。如果这一笔巨额资金用于建设投资，假定 8%的年增长率，五十年后的今天，即使不计通货膨胀，也将形成九万三千多亿美元的资本。退一万步，即使单计日本掠走的矿物与粮食，也足已用来买上千个大工厂。如果没有日本的侵略，即使以中国五三年后三十年内约 8%的实际年平均增长率，我国的总体经济实力也至少是现在的十倍。更何况如果中国不是那么穷，就很可能不会发生急于求成的大跃进。

从正面，我们证明了日本的侵略与掠夺导致了中国的贫穷。

从反面，我们证明了如果没有日本的侵略与掠夺，中国就不会贫穷。由此可见，日本的侵略的侵略与掠夺确实是中国贫穷的直接原因。

三·三日本对中国的掠夺是日本财富的源泉

换一个角度，从日本方面看又如何呢？单计马关条约的巨额赔款，日本一下获得相当于其四年多的财政开支的纯收入，这一把至少使日本经济向前跳跃了数十年。当时日本国民个个都感到一下子变得很富裕了。这好比一家年收入两万，几乎是入不敷出，无力投资，突然一下抢劫净得十万，岂不是一笔相当于原来要靠几十年的积蓄才能得到的资金？日本第二次侵华之前的雄厚经济军事实力不正是靠这笔钱以及后来又掠得的财富发家的吗？而日本在第二次侵华十四年中所掠夺的财富则至少可以抵消其军费开支。因此

日本并未因为战败而损失根本，战后美国每天援助日本一百万，一年也不过三、四亿美元罢了，所以日本人今天每年两万多亿的生产总值一直靠的是从中国掠夺的财富，他们所做的不过是保持了六十年代每年近 10% 的增长率和七十、八十年代 5% 的增长率而已。难怪日本国民对其战争罪犯歌功颂德，那是因为战犯们才是他们真正的衣食父母啊！如果把这笔钱连本带利要回来，中国人能做得更好。且看台湾，不就是靠蒋介石当年带去的中国仅存的储备加上美国的援助发展到今天的繁荣吗？如今海峡两岸人均产值相差二十倍以上，根本原因就是人均原始资金数量的差别。由此可见，中国的经济问题就是资金的问题。如果不从日本索回其掠去的财富、令其赔偿所造成的损失，即使保持 8% 的年增长率，稍作计算就会发现中国再过五十年也达不到美国现有的人均水平。

四·结论正如吴天威教授指出，日本今日之成为超级经济大国是在欠债不还反而自肥的违法情势下，推卸道义上的责任得来的。而此文更证明，日本的侵略与掠夺是中国贫穷的直接原因。冤有头，债有主。中国如果要摆脱贫困的状况，则必须跟日本把一笔经济账算清，把日本所欠的铁债全部讨还。日本民族素有欺凌弱小、只服强权的特性，决不会主动还债。

日本狼子野心大暴露

日本媒体昨天报道，日本政府决定将美日安保条约「周边事态」的因应范围，确定为「远东」和「远东周边」地区，包括台湾海峡和朝鲜半岛。也就是说。台海两岸一旦发生冲突，日本将与美国共同派遣军队，以维护区域安全与稳定。这是日本对外扩张侵略狼子野心的大暴露。

美日重新修订安保条约後，即遭到中国以及其他亚洲国家的反对，认为这是日本在美国支持下破坏战後「和平宪法」，企图向外扩张侵略，复活军国主义的一步。在这种国际压力下，日本采取对「周边地区」模糊界定的政策，声称「周边地区」不是地理概念，而是针对「足以对日本的和平与安全造成重大影响」的事态性质来决定。但日本玩弄的障眼法并未能蒙骗深受其害的亚洲人民。

现在，日本政府不但没有因为邻国的抗议放弃扩张企图，反而变本加厉，干脆明目张胆地表示菲律宾以北，包括台湾海峡在内的广大地区是其势力范围，其军国主义嚣张气焰已到令人发指的地步，为什麼日本政府敢冒此天下之大不韪？一方面是因为其内政需要，从历史的教训看，日本这个民族每当经济不景时往往都会诉诸於向外寻出路。此时，国内右翼势力就会抬头。近年来日本经济愈益衰退，桥本政府在无力回天的情(下只有选择对外扩张。

另一方面也是台海两岸政府的无能所致。台湾的李登辉嘴上不说，心里却是希望东京成为他的又一个保护者，因此对安保条约涵盖台湾海峡是乐观其成。北京虽然反对，但只停留在口头抗议，并无抵制行动，这也助长了日本的气焰。

起来，各民族英雄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

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都被迫发出了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

日本留言

·张承志·

一

日本是一个古怪的国度：数不清的人向它学习过，但是后来选择了与它对立的原则；数不清的人憧憬着投奔过它，但是最终都讨厌地离开了它。它像一个优美的女人又像一个吸血的女鬼；许多人则深爱之后，或者被它扯入灭顶的泥潭深渊，或者毕生以揭露它为己任。

为什么呢？我不知道其中太深的东西。

百年以来，两度侵略战争过后，尽管那么多的亲日派还活着，尽管一代代地在青年中被培养出了那么多的媚日派，做为中国的基本舆论和心态的一个外现，是人们对日本的普遍的反感。今天，简单地说，我欣赏中国人对日本的这种反感，哪怕是嘴上的不服气。

这不科学，也不认真，但是多少有着一点正义。

是否应该认真一些地归纳一次呢？我觉得应该也有必要。如果对于一个国家的认识只是昔日的仇恨，如果对一个扩张的殖民主义传统只是反感而已，那么肤浅的反感是可以只隔一夜就变味的。从偏激地排外，到媚骨酥软失节卖国，其间只隔着一层纸。从挨人欺负而膨胀起来的狭隘民族主义，到对内大汉族主义对外大国沙文主义，也只是一步之遥。在批评人家的时候，特别是当这不是牢骚和取笑攻讦，人家也不是一个鸠山而是一个民族的时候，我们中国人应该学会严谨。

但是放弃批评更危险。半个世纪后的事实证明，蒋介石宣布放弃索要日本的战争赔款时的名言，即所谓“以德报怨”，是错误的。在今天日本的传播媒介几乎言及中国必怀讥讽，日本的许多人提起中国语必不恭。不是为了自尊，而是为正义，可能有几件事值得一提。

二

我也相当长期地在日本滞留。所以用滞留这个词，是因为日本希望外国人只用这个词来表示他们的居日。根深蒂固的对岛国之外一切的恐惧，使日本的极其善良的国民总是小心翼翼地盼着外人最好快点离开。于是，代表他们国家的警察和入国管理局就露出了狰狞的脸。

据我虽是个人的但是真切的感受，日本最可憎的两大物，一个是 G O K I B O L I，即一种大臭虫；另一个是简称“入管”的入国管理局人员。

岛国的闭塞性，是一个老得起茧的话题。据我看，他们一点也不闭塞；倒是文化小国的恐惧心理，酿致了日本的排外气氛。这首先对他们自己是可悲的：因为有着大量真诚的日本人渴望和世界交流，为了洗刷掉他们历史和家庭史上的侵略者的淋淋血滴，他们做了不知多少努力。

关于日本红军的经纬，要费些笔墨讲清。

我总觉得，做为中国人，不知道日本红军的故事，是可耻的。

日本红军的原称是日本联合赤军。用最简单的方式解释的话，日本赤

军是在60年代波澜壮阔的反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群众运动失败以后，包括其中的“日本红卫兵”学生运动失败之后，不承认这种失败现实的一部分日本青年拿起了枪。他们的纲领和目的，非常清楚地讲明是：建立世界革命的根据地，实行革命的武装斗争，打破对中国的反动包围圈，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和一切革命的和正义的斗争。

他们多次阻截过日本首相的飞机，企图制造反对日美勾结包围中国的舆论。他们劫持大型客机甚至占领大使馆，借此成功地救出了被捕的同志。他们抢劫枪店和警察，其实至终也没有什么武器——浅间山庄枪击战，主要是用猎枪打的。他们逃到中东，在那里直到今天还在为巴勒斯坦人民的生存而战（这是一个对巴勒斯坦问题的非常深刻的注解）。他们使用土造的定时炸弹，袭击美军基地和美国领事馆。

他们计划和实施过各种各样的对驻日美军的拼死袭击，包括用火焰瓶烧美军飞机和机库。

被当代西方国家体制称为恐怖主义的日本红军的行动，其实是伟大的60年代开端的左翼运动的一部分。在越南战争发展到美军把战火烧延到老挝时，他们决心扩大包括抢劫银行在内的武装斗争。而同时的日本，著名的三里冢反对机场建设斗争已经如火如荼，农民、学生和左翼活动家们组成了28000余人的队伍，建筑堡垒，遍挖战壕，把身体捆绑在木柱上，与两万多警察决战。在冲绳，由于美国占领军的军车交通事故（美军车轧死一名孕妇，但被军事法庭判决无罪），冲绳人愤怒了。在以前的侵略战争中，20万冲绳人死于战火，包括日本军的屠杀。冲绳是日本领内的一个特殊的反体制的岛。在意义重大的激烈的民众蜂起中，73辆美军军车被愤怒的群众烧毁。1971年，美日冲绳条约签字；一次就有92000日本人投入抗议游行，其中837人被捕。再举一例：东京左翼学生抗议集会中被警察袭击，被捕数惊人地达到了1886人。日本红军派是这种正义的人民运动的产儿，在风起云涌的正义左翼运动中，日本赤军的青年进行了43件炸弹攻击。事实上是使用过炸弹312个，爆炸成功的共44枚。

——无疑，我们中国今日的风流一代看了上述句子，一定会捧腹大笑或忍俊不禁。而我，当我读着他们至今仍然严肃地记录下的这些句子，和他们为实践这些幼稚的思想而做出的赌命行为时，却几次忍不住要落泪。

有一个突然唤起记忆的体验。

一个名叫的坂口宏的年轻人最近出版了他的珍贵回忆录。他是死刑囚。1971年，他和他的战友在浅间山庄拘质笼城，与警察进行了震惊日本的枪击战。他在浅间山庄陷落时被捕。回忆录中他平静地回顾了赤军的历史。我边读边琢磨他的那种我很少见过的、平静恬淡的笔调。他们走过的复杂的路，我也读得心情复杂。但是，当回忆讲到国际形势，讲到他们决心不惜用一条命夺一支路口警察的手枪，不管狭窄的日本地理在山岳地带设置营地，决心采取了最激烈的武装斗争方针——从此也在事实上加快了毁灭的步伐时，我读到了下面一段：1971年1月30日，美国在严厉的新闻管制下，使西贡军侵入老挝境内。

从而把战争扩大于印度支那全域。在激烈的战争发展之中，中国的周恩来总理一行到达河内，他使用了最大限度的表达——如果美国继续采取更大的侵略行动的话，中国将“不惜做出民族的最大的牺牲”——宣布了对北越和老挝解放势力的支持。

我记得这一小段往事。甚至连“新闻简报”上的周总理的英俊大度的风貌都记得。读时，我突然一阵鼻子发酸，不知为什么。

他记载了一个昨天的我们和中国。

那时的我们和中国也许充满悲剧又充满错误，但是，就像周总理和毛主席象征的一样，我们是那么正义、勇敢和富于感染的精神力量。当时有不少红卫兵越境去越南，投入了抗美援朝战争。当时的北京人，应该都去天安门参加过示威游行。

是我们，是中国革命有力地影响了他们。

可是必须说，又是他们勇敢地支援了我们。日本赤军派审判结束后，出版的几部回忆录里，比比皆是他们昔日要“打破反华包围圈”的初衷。

关于他们的行动，早就应该有人厚厚地写过几本书。可是在我们的接受日语教育的大军里，没有谁有这么一份正义和血性。那么我来干，尽管我只有写如此短短一篇的精力。尽管，我仍怀有一点奢想：我盼望我的文章换来专业的详尽介绍，改变我们对正义的可耻沉默。

三

不久前听到一句新闻：旷日持久的日本教科书诉讼以原告败诉结束了。我马上想起了一盆翠绿的万年青。

那盆万年青，是我赠送给一个老人的。在外国，我专程拜访一个人，而且见到后表示并无他意、仅仅想向他表示尊敬然后就告辞的经历——唯此一次。

那老人惊人的瘦弱。在一米五左右的瘦小骨架中，隔着衣服觉不出他身上还有肉。我不详地想，他不会再活很久了。但我还在沉默之间是他先开口了。他说，据诊断他身上一共患有七种病，他呵呵笑着。

我不愿再看他那真正是骨瘦如柴的形容，只管把刚刚从花店里买来的万年青送过去，讲解了一些中国人对这种盆栽的常青植物的吉利说法。喝过一杯茶后，我告辞了。我想，除了我大概没有谁这样做，但我一定要这样做。

著名的日本教科书诉讼案，是以家永三郎老人一个人为原告、以日本政府为被告进行的。这件事又是很难简单讲清——原谅我又要攻击我们亲爱的知识分子，我真不知道为什么凡是对祖国干系重大的事，他们就一定不介绍。即使低能也不是能解脱的解释，因为有些事做起来很简单：只须翻译些不难的资料（不是他们不懂的文学语言），也不犯忌。

又是只能用几句话归纳全案。

事情是这样的：日本政府审定中学教科书时，把对中国等国的侵略一词，改为一个汉字写作“进出”的词。这个词很暧昧，只能译为“进入、扩展、挺进”之类的意思。当然，修正不仅如此一处而已，从用语到史实，日本政府的文部省（教育部）竭尽了掩盖、否认、粉饰战争罪行的全部吃奶之力——然后一届届地教他们有点傻的学生。

东京教育大学家永三郎教授出于正义，勇敢地向日本政府文部省提出起诉，这就是长期以来，久久震撼着日本的教科书诉讼案。此外，日本取消了原东京教育大学的建制并建立了一所唯一由日本文部省直接领导的大学——筑波大学，家永三郎取道清洁，也毅然辞去了大学教授之职。

诉讼案漫长地持续着。谁都知道，一人对政府的案子会有什么结果。笃信民主主义的人也许对家永三郎胜诉抱过希望，然而我想，日本不会出现这种结果，那里是一个透明的尼龙监狱。

日本，也许它的憧憬永远只是脱黼亚洲充当西方的一员。也许，它的导师，永远只有使侵略和殖民主义成为了世界秩序的英吉利。

它的逻辑是，怎么美国和澳大利亚不骂英国侵略呢？如果当年“进出”到印度的是日本；如果当年“进出”了香港，如今世界还不是老老实实接收现实？挨了原子弹还不让说一句“进出”，本来已经早早就“进”了日本的韩国不但又“出”去了，而且还禁止日语的文化活动！君不见，大闹台湾独立的民进党已经在讲“日本对台湾的五十年殖民统治是重要的”，而且中国留学生的报纸也在这么宣扬！

这才是他们心底的话。

世上确实有一种谁都知道、但谁都不讲出来的东西。它使世界成了如此景象。

日本教科书诉讼案反映的就是这样的本质。家永三郎以一人之身向国家的宣战，伟大处不在他的勇气而在他坚持的正义。

于是我选定了那盆万年青。

这桩案子耗日持久，官司打了约30年。家永诉讼案中牵连了广泛的哲学、历史、法律和思想领域的命题，可惜的是中国民众并没有听过几句介绍。

真正惊人的，我觉得还不是家永三郎的勇气学识；而是日本政府的寸土不让的顽强态度。侵略已是天下皆知，已是常识，但日本政府却坚决要把它从课本上改掉。事实上就是被改掉了，今天日本中学生在学校学着的历史是：他们的前辈曾经“发展”到中国和半个亚洲。此事在八十年代初曾酿成以韩国为首，席卷了香港、新加坡、台湾、中国大陆的声讨日本的风暴。

风暴过去了，时代也过去了。

两三年前听说，教科书诉讼案以家永三郎败诉结案了；后来又听说诉讼还在继续，不知究竟发展到了怎样的地步。我们的电视台和日本的电视台一样，对此事只字不提。最后在电视上听过一次家永三郎的简单表示，他说要彻底地争到底。诉讼案已是千丝万绪难以概述。

世间已经差不多忘记了它，即使家永三郎还在呼吁但是人们已经听不见。一片无声，这个纷争之角已告沉寂。

我从这无声中深深感到了一种无义。

时代和人对义举的冷漠，比什么残酷的判决都可怕。我有时偶尔想起那年我送的那盆万年青。事隔久远了，无论那盆植物还在不在，今天我觉得万幸，觉得自己那一天做得正确。

那盆万年青非常结实，叶片鲜绿肥嫩，枝干又粗又硬，阳光浴满的时候，它抖烁着耀眼的绿色光芒，充满生命的质感。

它纵然渺小，但也是一份小小的意义。——在那种不说出口的阴暗心理中，他们在等着家永三郎死。说透了就是这么一句话。拖了30年，老人已是八旬。谁都想到了这一点，但是谁都不说。老人无疑也常常想到这一点，也许，他有时也被阴影笼罩。那一天，当我送去了一盆植物时，当他听说有一个中国年轻人只是要向他表示——中国并非没有人理睬他的诉讼，当他发现那个中国人放下那盆植物就一去不返时，他会感到阴暗多少被平衡了一点么？在新殖民主义正在逼近世界时，给殖民者阵营里的反体制派以正义，就是对新殖民主义的抵抗。世间正呱噪着合资合文，友情生财。但是，宿命的是，我们和他们之间，今天的关系形式，很可能只有战斗。

重要的是，不管世道怎样得胜，正义仍会像常青的生命一样，不断生长，不会绝断。哪怕彻底地孤立，哪怕只有一个人。

四

浪迹天下，人会走过许多有缘分和没有缘分的地方。我从从不觉自己与日本有什么缘分，特别是当它做为国家正处于一个歧视中国、并且恶意地盘算中国的时代的时候。但是对人和民族不能简单臧否，有时一群人或一个人就能平衡一个民族的形象。

我不是什么日本研究者，我对日本的兴趣远远没有对波斯和巴格达繁荣的西亚、对哈萨克的天山、对未知的安第斯山脉、对我的黄土高原那么息息相关和感情深重。但是由于没有人写，那么我必须最低限地写一些关于日本红军，关于教科书诉讼，关于高桥和的文学，关于冲绳的历史。

而关于日本赤军的介绍不仅如此。他们也有复杂的一面，但唯他们是中国人的以命相托的支持者和挚友。对这样的挚友的失义，会万劫不复地失去支持。

世间有一个关于日本的传说。

这个传说，基本是误解。

因为不仅要概括日本的味儿，讲清楚各种对我们很重要的、其他民族的传统和血统、情调和气质，更必须讲清楚恶和美。

据我看，只有他们的行为，才称得上代表了真正的日本味儿。那种孤胆的、无望的、疯狂的战斗，潜藏着一种使人回味不已的唯庙精神。

他们的斗争只可能失败。只有在精神上，他们的一切才具有意义。一本本地读着，我体味到，在他们的轨迹中，与其说贯穿着争取胜利的努力，不如说充满着对于极限和纯洁的追求本能。

借这篇想了很久的文章，我总算多少还了心中的一个夙愿，或者说，减轻了一点负罪的痛苦。从一开始读到赤军的资料以来，这种负罪的感觉折磨了我很久。同时，我也大致地写清了我理解的日本。我想，我学习了它的优秀，也做到了对它的对立。我开始了对它必须的宣战，更深深地感知了它的美。

写到这最后的一笔，我觉得异样的轻松和舒畅。

日本是我们的敌人

昨天在网上，看到一个消息，有一个日本人在网上访问了中国，留下了一句话，很简单的一句话：“KillAllChinese！”，不知大家看了后心里是什么感受？

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和韩国人民，对于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贯立场，是很不满意的。譬如说，日本扭扭捏捏，从来不肯正式，明确地向这些国家道歉，在1982年以前还坚持不肯承认日本曾经“侵略”过这些亚洲国家。日本政客根本不承认有“侵略”中国的事，当然更是没有“南京大屠杀”的事发生过了。

“731”部队想必大家都知道，给中国人身体内注射各种细菌，包括叫做“炭疽”的毒疮病毒，还有“伤寒病菌”等等，然后人还没死就开膛破肚，看看细菌蔓延情形如何，然后图文并茂地记载在“研究病历”上，有表格，

有座标，还有病情的上升曲线。有的中国战俘被搁置在气温零下的房间里好些天，然后活活剖开肢解，看看各个内脏经过冷冻过后情况如何。这些记录还是日本自己的公共电视公司 NHK1990 年在美国犹他州保管档案的地方发现的。在此之前，日本根本否认有“731”部队存在，理由冠冕堂皇，说是没有有关“731”部队的确切研究来证实其存在。

每年一群衣冠楚楚的政客们参拜供满二战罪人灵牌的“靖国神社”。而今年，官防长官尾山静六在 8 月 17 日发表了所谓的“日美安全合作的范围理所当然的包括台湾海峡”的谬论。就在四周的批评声余音未落时，他又一次站到麦克风前，对记者们解释了“菲律宾以北地区‘自然’包括台湾和朝鲜半岛”。而访问中国的桥本，屈服于不承认南京大屠杀的右派势力，排除了参观南京的可能性而取道沈阳。

二战后，占日本主流的右派思潮直到今日仍然认为日本是二战的受害者。二战给他们留下的唯一记忆是原子弹对他们的致命打击。这样一个最后也尝到了战争罪孽的民族，除少数良知外，却没有诚实的反省精神，从来没有认真地想一想他们在别国的土地上都干了些什么，为什么人家要把原子弹扔在他们头上。

除了不断呻吟原子弹给他们带来的痛苦，从不正视酿成战争灾难的根源。对给亚洲亿万民众犯下的罪恶始终遮遮掩掩、含糊其词。

“侵略”和“进入”这种简单明了的概念，日本人较劲了半个世纪，也一代代欺骗了他们的子孙半个世纪。愚昧和狭隘不足以解释这种心理，自私、残忍、和贪婪才是其精髓；日本人记住了原子弹对他们的伤害，却没记住、不想记住、甚至想从历史上抹去“731”部队十恶不赦的罪行，抹去南京大屠杀的事实。

一个国家如果连教科书也说谎的话，是注定要被毁灭的。

侵略已是天下皆知，已是常识，但日本政府却坚决要把它从课本上改掉。事实上就是被改掉了，今天日本中学生在学校学着的历史是：他们的前辈曾经“进入”并“发展”到中国 and 半个亚洲。此事八十年代初曾酿成以韩国为首，席卷了香港，新加坡，台湾，中国大陆的声讨日本的风暴。风暴过去了，时代也过去了。而我们现在的一代中国人，是否已忘记了曾经有过的民族耻辱，忘记了深刻的历史教训，忘记了中国人曾经受过的伤、流过的血！？时代和人对义举的冷漠，比什么残酷的判决都可怕。

曾经，1971 年 1 月 30 日，美国在严厉的新闻管制下，使西贡军侵入老挝境内；从而使战争扩大于整个印度支那全域。在激烈的战争发展之中，中国的周恩来总理一行到达河内，他使用了最大限度的表达——如果美国继续采取更大的侵略行动的话，中国将“不惜作出民族的最大的牺牲”——宣布了对北越和老挝解放势力的支持。

我看过这一小段往事。甚至连“新闻简报”上的周总理的英俊大度的风貌都记得。

它记载了一个昨天的我们的中国。当时有不少红卫兵越境去越南，投入了抗美援朝战争。还记得 76 年天安门四五事件，当时的多数北京人，应该都去天安门悼念过周总理。那时的我们和中国也许充满悲剧和充满错误，但是，我们是那么的正义、勇敢和富于感染的精神力量。

在今天，日本的媒介几乎言及中国必怀讥讽，日本的许多人提起中国语必不恭。而我们现在的中国人中，竟然已经被培养出了那么多的媚日派，

然而作为中国的基本舆论和心态的一个外观，仍是人们对日本的普遍反感。今天，简单的说，我欣赏中国人对日本的这种反感，哪怕是嘴上的不服气。这多少有着一点正义！！

但是，现在，中国人宽容大度地原谅了日本军队曾在中国干的兽性，而许多日本人尤其是很多当权者（其中当然不乏当时日本军人的后代）却不承认他们前辈做的事情；我们无心让后代人还前代人的欠款，而后代人却不领情，压根儿要赖这笔账，这就很难叫我们心平气和了。

我不是什么日本研究者，我对日本也没有什么兴趣，与我息息相关的、感情深重的是中国，一草一本，三山五岳，青藏高原，内蒙草原，江南水乡，黄土高坡，万里长城，还有我们的长江，我们的母亲河-----黄河.....。

对一个国民经济主要建立在出口贸易基础上的国家，再也没有什么比不买他们的商品更有力地使他们认识到他们会“得罪”过其他民族，这个民族竟然不为其商品的精美价廉所动；在和平时期，再没有什么比这种行动能让他们认识到这个民族是有记忆的、有志气的、有骨气的、有血性的，从而再不敢来随意“进出”了。

最后说一个犹太寓言：“铁被制造出来的时候，世界上的树木为之惊慌颤抖，神对树木说：‘不用害怕！只要你不提供柄，铁就伤害不了你。’”日本过去是我们的敌人，现在是我们的敌人，将来还是我们的敌人！！

日军吃人肉实录

--献给中国的汉奸朋友们
荻原长一

《骷髅的证词》一书，真实记录了作者于 1944 年 6 月至 1945 年秋在菲律宾棉兰老岛的日日夜夜，其中以相当篇幅描写了走投无路但负隅顽抗的日军在强大的美军包围下残杀同类以裹腹的恐怖场面，揭露了由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将人变为野兽的罪恶事实。

宰食战友肉的歹徒

迷路时，我们巧遇一士兵，我们跟着那人，来到了大岩石前面，他指着树荫下的山洞告诉我说：“那里就是 N 分队的人所在的地方。”洞里飘出一丝丝清烟在缓缓地上升。我们控制着激动的心情，一边招呼说“啊，你们好！”一边往里看，入口处果然是 N 伍长和 K 兵长面对面地盘腿坐着。听到我们的声音，他们吃了一惊，随即把脸转向我们。原以为只有他们两个，谁知 H 上等兵也呆在里边暗处，同时转过脸来。久别重逢，他们非常高兴地迎接我们。

彼此回忆起 3 月以来残酷的经历，不禁感慨万千。部队解散的当夜，我们曾劝他们与我们小组共同行动，但他们却主张成立别动队。我们很快就知道了，他们现在在这里安顿下来，最大的原因是附近有甘薯地。

我们直盯着堆在篝火旁边的十公斤的甘薯，还是 H 上等兵拿出一个生甘薯，说：“吃一个吧？”我把甘薯切成 7 份分给了大家。N 伍长也从石板

架上取下饭盒，拿起用树枝削成的粗糙筷子，夹起里面的东西给了我们。饭盒底上留有一点点煮干薯叶，大家赶紧用手掌接住。

“实际上，我们离倒下去为期不远了！”N 伍长彬彬有礼地说完之后，突然表情严肃地说：“是这样，荻原班长，我们确实做了见不得人的事，不好意思大声说……”

说实话，我们连那种肉都吃了！”

“事实上，我们在‘同类相残’。”旁边的K兵长补充说：“就是‘人吃人’的意思，我们心想，把不能行走但还有一口气的战友的躯体就那么扔在那里，让蛆虫、野兽暴食，怪可惜的……所以我们自己享用了！”

他毫不在乎，神色平静地作了说明。他接着说：“实话说吧，大约在二十天前我们曾经吃过一个……从海军五中队的领地往南走时，肚子饿得想吃肉，于是，半夜里干掉了一起行动的海军士兵。”

我们虽然想使劲控制住发抖的双腿，但连那点力气都没了。我切实感受到了憎恨和威胁，可还是拼命忍着。他反而更加得意了，继续说：“首先肢解胳膊和大腿，选好的部位制成肉干，经过熏制保存起来。从内脏开始吃。肝脏嘛，那可是我最爱吃的哟！肠也切成小段，好好煮一煮，嚼起来就像吃蘑菇一样，别提多鲜美了！”

“然后，用这把军刀喀嚓一下砍下脑袋来，从里面剝出脑浆，装进饭盒里。还真不少呢，大概能装七八成。”

“那东西可好吃呀，软得就像吃豆腐一样……”我如果不设法逃离，或是谈话不投机，同样的大祸就会降临到某个人的头上。因此，我尽量装作平静的样子，只说了一句：“是吗，……有那么好吃吗？”

他们接着又说：“这种事我们干过两三次。”H刚说完，随即又叮嘱我们：“这件事不要对任何人说。”我们一行人想赶紧离开那个地方，N却说：“今晚我们也要去挖甘薯，给你们带路吧！”说着一起跟了上来，我们没法拒绝。

将遭盘算的I士兵

I上等兵来到我的身边躺了下来。在他们4个人当中，他年龄最小，级别最低，所以分队的所有杂务全都让他一个人承担。

他几次紧绷着消瘦的脸，好像要说出心中的秘密。这是那天夜里的事。I上等兵到我们窝棚来玩，他像忍受不了长期以来的重压似的，沉痛地述说开了。他讲的情况大致如下：

部队解散后，原来属于N分队的士兵一直被迫跟着N他们，在深山密林里来回转了半个月左右之后，粮食已全部吃尽，病号也接二连三地出现了。

患者增多拖住了分队的手脚，于是趁病号熟睡时，逐一将他们枪杀。执行枪杀任务的，几乎都是K兵长，肢解尸体时，大家却不动手，最后就强迫I去干这惨无人道的事。命令他割断死人的脖子，从躯体上砍下手和脚，取出内脏洗干净。就这样，烤煮了大量的肉干不断食用。吃完之后，下一个病号又会被干掉。

在漫无目标的转移过程中，他的体力日益不支。大约是几天前，才来到这开垦地。然而，挖到的那份甘薯，有时还会被N伍长抢去。

“如果可能的话，今后请让我和荻原班长一起行动。”他从内心里发出了这一哀求。

又遇一伙吃人歹徒

我对能否率领疲惫已极的大伙继续往前走，已经完全丧失了信心，

自己一个人爬上高坡。从那附近传来了说话的声音。

我轻手轻脚地走近一看，4 名士兵坐在那里一边说笑，一边正在吃什么东西。

我轻轻地喊了一声：“你们好！”当他们听到叫喊声时便一齐向我转过身来，4 个人脸黑得像几个月没有洗过，只有眼睛还炯炯有神。我重新说了一遍，“你们好！”

这时，有一个人开了腔：“你好。你是哪个部队的？”他反问。

“炮兵中村部队。你们呢？”

“森部队。”

“还能继续往前走吗？”

“不行，我们爬到了山顶，现正往回走呢！因为搞不清方向，在同一个地方走了两次。”

“那你们的粮食怎么样？我们每人只剩下两块甘薯，正为难呢！不过肉还剩这么几块。”

对我们来说，最后一次吃肉是一个月前吃水牛肉。

“啊，我们的问题更严重，才惨啦！只有一点甘薯。”

他们围坐的中央有一只饭缶，里面装有像笋皮一样卷着的水牛皮和烧过的骨头。

“怎么样，如果觉得这东西可以的话，就咬一块吧！”说着递给我一块，我立即高兴地接了过来，感到一股浓烈的尸臭味直呛鼻子。

既然难得分得这么一块珍贵的东西，不吃不好。当我勉强把肉送到牙齿间去咀嚼时，有人说了：

“那不是水牛肉！”

“哦！那是什么？是马肉？”

“……”

“呃？啊，原来如此！”

我本能地张开了嘴，取出嘴里的那块肉。心里涌起了强烈的憎恨。

“实在对不起！趁天还亮得赶回去。请原谅，先走一步了。”

他们说道：“是吗，能不能带上我们一起走？”

我留下了一句话：“啊，那我跟大家一起在下面等候。”便匆匆地走了。

我觉得也许再没有比“人间地狱”这一词更能确切地描述当时的情景了。

日寇在桂林的暴行

旧事重提-日寇在桂林的暴行

1944 年，日寇攻占桂林，国军逃跑在桂林城东南的大圩一带的山洞中，日寇用毒瓦斯熏杀数个村子的数以千计无辜百姓。

只有一个小男孩，用尿浸过的毛巾捂住口鼻，而得以生还。该洞称为“白骨洞”。文革时，忆苦思甜曾去该洞上过阶级教育课。当时仍有一堆堆的白骨，十分恐怖。

在桂林西面的庙头，日寇也用毒气屠杀躲在山洞中的三个村子的农户。死者千余人。文革时，我亦曾去该处参观过。那儿也是百骨累累。

七星岩，是旅游名胜又有谁知：当年桂军一个团被困其中，日寇先诱降不成，即用毒气，全团官兵，除团长及护兵从通后山的一小洞逃脱，余八百多人全部死亡。战后，在七星岩上的普陀峰上建立了八百壮士墓，以纪念这些宁死不降的英雄们。

在和平的今天，我们不能忘记那不幸的过去。

中国只有强盛，才能不重蹈当年任人宰割蹂躏的覆辙。

中国只有强大才不会受外国人的欺辱。

同胞遇难 60 周年江苏南京集会悼念

新华社南京 12 月 13 日电（记者徐机玲高峰）今天是“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 60 周年祭日。江苏省暨南京市各界人士在南京江东门纪念馆集会，沉痛悼念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惨案中遇难的 30 万同胞。

上午 10 时，古城上空警报长鸣，火车、轮船也同时鸣响汽笛，向 60 年前血染金陵的死难者致哀。南京江东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新落成的悼念广场庄严肃穆，在“古城的灾难”大型雕塑上方悬挂着蓝底白字会标，雕塑正前方摆着用鲜花制作的直径达 2 米的“奠”字花圈，花圈两旁放置着松柏盆景，松柏上挂满了白花。江苏省、南京军区、南京市党政领导暨各界人士代表、驻宁部队官兵胸佩白花，肃立默哀。江苏省政协主席孙铎在悼念仪式上说，60 年前发生在南京的大屠杀，是侵华日军制造的震惊中外的历史事件。

我们缅怀历史，是为了教育人民特别是青少年勿忘国耻，铭记历史教训，在爱国主义、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下，振奋民族精神，同心同德，努力把我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永远不让历史悲剧重演。南京市致公党主委王振华、江苏省学生联合会主席王靖华分别代表省市各民主党派和全省青年在悼念仪式上讲话。

南京汉中门、北极阁、燕子矶、中山码头、普德寺、五台山、正觉寺等 13 处遇难同胞纪念碑所在地，也同时举行多种形式的悼念活动。

为了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不从记忆中消失

——“南京大屠杀 60 年东京国际讨论会”纪实

新华社记者俞宜国

今天是“南京大屠杀”60 周年纪念日，为了使这一段惨绝人寰的历史不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日本 9 个民间团体从今天开始在东京举行为期两天的“南京大屠杀东京国际讨论会”。

南京事件调查研究会、南京大屠杀60年全国联络会、追思并铭记亚太地区战争牺牲者之会、中国归还者联络会、支持中国战争受害者要求之会、思考掳走中国人之会、不再重演南京事件会、历史教育者协议会和日本战争责任资料中心9个民间团体的成员，及日本各方学者、教师、职员、大学生、家庭主妇和中国留学生200余人，认真地聆听了今天的讨论会。

闻名于世的《拉贝日记》的作者、已故约翰·拉贝的外孙女乌尔苏拉·赖因哈特夫人应邀从德国赶来。她在讨论会上回忆了当年她的外祖父所记录的日本南京大屠杀的罪行，指出“南京大屠杀是半个多世纪前在全世界发生的一系列悲剧的象征”。

她说，加害者必须明白，受害者要求加害者承认事实，否则他们绝不会宽恕加害者。她强调日本应该象德国一样承认罪行并予以赔偿。

应邀与会的中国华中师范大学教授章开沅在会上作了基调报告。他严正批驳了极少数日本右翼人士至今依然美化侵略、篡改历史的丑恶言行，分析了“南京大屠杀”发生的历史原因，强调了进行正确的历史教育的必要性。日本南京事件调查研究会代表藤原彰教授也在会上作了基调报告。

他指出，“南京大屠杀”是日本战争犯罪行为的代表性事件。但是，近年来，日本的右派政治家和右翼团体等为美化侵略战争，否定日军罪行及伪造历史，发表诸如“南京大屠杀是捏造出来的”、“死了30万人是中国的夸大数字”等等谬论，其最终政治目的就是通过歪曲并篡改历史而修改日本的现行宪法，使日本重振军备，“重走军国主义的道路”。他呼吁日本国民正确认识历史，不让日本再次走错前进道路。

曾亲身参加日军进攻南京的原日军士兵东史郎、早在70年代初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就向日本国民揭露了当年侵华日军暴行的日本参议员田莫夫、中国南京市居民伍正禧等也在会上发言，揭露了侵华日军60年前在南京犯下的滔天罪行。

夜幕降临后，与会者在东京闹市区秉烛游行，悼念惨死在侵华日军屠刀下的南京受害者。在游行队伍的前沿，人们举着写有“追悼”、“南京大屠杀60年”和“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黑白两色灯笼。肃穆的游行队伍吸引了不少行人驻足观看。举办单位代表田中宏教授说：“60年前侵华日军攻陷南京后，日本人曾举着红灯笼游行。

今天，我们反其道而行之，发誓不让南京大屠杀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

我——西村兽行

提交者：西村兽行(158.104.64.222)于北京时间09:57:1411/18/97:

我不知道你们为什么对日本这么 nervous? 你们若真是有一点“中国人的骨气”(表示怀疑)，建议你们把自家的日本货先烧掉：电视，录像机，照相机，还有汽车。你有本事买国货(可惜自己又造不出好东西来，造假冒的水平绝对一流)！你们知不知道：没有日本这些产品你们还活得了吗？你们知不知道中国每年从日本接收多少无息贷款？

你知不知道中国一发水灾日本捐的钱最多？日本侵略过中国，屠杀了千万中国人，这是事实，但也是历史，(不要忘了英俄德法美对中国的罪行：

俄国占了那么多中国的领土，显然你们忘掉了，____或者是不敢有所异议)。日本打输了给你们赔款，你们又不敢要(不要忘了自鸦片战争来中国赔了多少银子)。日本人不感激你，也没听说有别的国家赞美中国好风度，只有中国自欺欺人，挨了揍还向人家让理____比阿 Q 还贱！过去的罪行与现在的一代日本人无关，过去的帐应该让上一代去算清(毛周可以发兵去占领日本，去强奸日本女人，可是没有这样做)。现在你们中国人要是有本事，就应该去搞好自己的国家，(中日永远不会彻底友好，除非中国至少强大到让日本仰视的地步)(别忘了，现在的日本就可以对美国说不！)。再说到球，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场莫过于去年亚洲杯日本最后一分钟进球赢中国那场，中国球员的丑陋和惰性表现得无与伦比，我怎么感觉哪会儿日本象只猫，中国象只掌中的老鼠，想怎么玩就怎么玩。日本教练再臭，足协知道换，日本队再臭，能进世界杯(赢的是伊朗)，过几年还要举办世界杯！要盼中国队蒙出亚洲，撞向世界，哥们你慢慢熬着去吧！(还是先冲出东亚再说吧！)谢天谢地，我现在只崇拜中国女足！

我眼中的日本

江河

如果说中国人(再强调一次：不包括台湾人)目前在为数很少的几件事上还能保持“高度一致”的话，这因其难能、所以可贵的少数几件事一定包括对日本的态度：极端仇视和鄙夷，欲灭之杀之尽净而后快。这一点，只要走访几个中文 BBS 之后，人们是不难看出的。

“日本”这一字眼为什么能激起本来对国际事务并不热心的中国人的莫大反感呢？仅仅因为五十年前的皇军暴行，还是尚有别因？如果我们仔细地思考一下，就会发现日本是一个在很多方面与别国不同的国家，日本人是一种独特的动物。为了做好下一次中日战争的准备，做到知己知彼，以便一举铲除日本，我想谨以此文，做一点小小的贡献。

一、 日本文化----价值观

我不敢说在所有的价值观方面日本人都和中国人相反，但至少在某些方面，这样说并不轻率。

首先我想强调一下中国人总体上的一个特征：吃软不吃硬（注意，我并不认为这是一个优点或缺点，只是一个事实而已，所以不存在吹牛的问题）。中国无论是政府行为还是平民日常生活中，历来都是因他人采取低姿态而吃了大亏。我就不用举例来说明了，任何一位能读汉字的人，稍一联想自己平素的经历就会发现这点。

与此相反，日本，不论是从一个国家还是人群的角度来看，都是吃硬不吃软的，也就是欺凌弱小、崇拜强权的。日本的这一特征从历史上看，主要表现在它和强邻中国的关系上。

日本直到中国明代以前，国力都无法和中国相提并论。做为一个崇强的表现，日本政府冒着巨大的海上风险，屡次派出所谓遣隋使、遣唐使，一方面向中国输诚，一方面从中国引进大量的文化，上至国体法律，下及日常

饮食。至今日语中还大量存在的汉字就是证据。中国明代以降，国力渐衰，日本对它昔日的老师改变了态度，先是派出小股海盗对我东南沿海进行骚扰，后来干脆趁西方列强瓜分中国之机大举入侵。

从现代来看，日本崇强的又一铁证就是它对美国的态度。按说，假如有人把原子弹丢到中国的领土上，以我的愚见，中国人是永远不会成功地压抑如此深仇大恨，与之修好的。但日本就是日本。原子弹使它认识到了美国的强大，于是转而向美输诚(!)，本来日人对洋人的崇拜自明治时期即已开始，但这种崇拜竟在日本被洋人打败并占领之后发展到了极致。它接受了美国强加的宪法，并将自己的领土贡献给美国做为反华军事基地。

更有显著的表现，那就是半世纪以来其语言上的巨大变化，那就是越来越多的片假名词汇。对日语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这是表示西方外来语的一种形式。日本人以前主要是把西方词汇想尽办法翻成汉字来用的，比如阶级，共产主义，电车，等等。战后，日本开始大量使用片假名来直接表示英文发音来引进英文词汇，到目前为至，上到报刊杂志，下到超市商品标识，都充斥着片假名的影子，如其按日语发音规则读出，会使略通英文的人跌破眼镜，但日本人不在乎这个，照样乐此不疲，大有把日文全部脱胎换骨之势。据有些老年人反映，这已经给它们的生活带来了困难。语言之外，日本的年轻人崇洋的又一表现，是把自己的头发染成屎黄色，无论男女，令人反胃到了极点。对了，还有一处，就是日本的流行歌曲（我从来都认为，与小说、诗歌这些国人认为高雅的东西相比，流行歌曲更能说明一个社会或时代的特征，柳永的词当时就是流行歌曲嘛），现在我可以和任何人打赌：如果你发现哪首日本“流行金曲”里没有一个英文单词，拿来给我看，我保证给你一美刀。目前不仅是歌词正文，连标题来说，大多数日本 MTV 也是以英文命名的，当然是用片假名表示。日人英文水平之臭，是举世公认的。本人是一俗人，业余就喜欢看点电视啥的，但在日期间，看到日本头发屎黄的年轻鬼子唱出难听的英文，使我一度对电视有了肉体上的恶心反应。（中文流行歌也有这个现象，但为数甚小，只有 WILLYOUSTILLLOVEMETOMORROW 等少数几句，且发生在前英殖民地，发音纯正，可以理解）。

日人的这一行为，如果联想对比其在往上数五百年前对中国及汉语的态度，就很容易理解了。简单地说，日本人就是这么一种“精神”：谁强，我就爱谁，我就要谁看齐。这是一种没有自己根基的人的正常表现。

我并不想指出这是好是坏。与这对照，我们中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就有一种文化上的优越感，即使明显力不如人，倍受欺凌，仍倔强地固守中华文明，从一百年前到现在，一直都在强调体、用之别。确切地说，中国在语言上并不是没有出现在日本那样的事，近年来一些国人办的公司的名称就有很多例子，比如我校国政系某校友做头的奥德集团的“奥德(ORDER)”，广东的格力电器(GREEN)，另有无数南方乡镇企业的不伦不类的破名字。但在中国的媒体上，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对此类现象的批评，说是损害了汉语的纯洁性。这有点象法国，它一直强调法语的纯洁性，将英文最大限度地翻成法文，而不是象很多欧洲国家那样直接使用（但现在面对计算机英语的世界霸权，它也有点力不从心了）。与这些以自己国家的文化为荣的国家不同，日本从来都是以“和最强的人变得一样”为荣。若非因我“有幸”前去日本做过项目，得以亲见，我是不会如此生动地感到这一点的。虽说中国人中目前也有相当比例对美国也是倾心不已（尤以一门心思“出国”的年轻人为甚，

我住北大 41 楼时就有同学非美国电影不看)，但和日本人对美国那种全身心地投入的程度相比，这不算什么。我这里提到的全身心，是确是所指的：与我一起去日做项目的美国男人们在日期间猎物颇丰：雌性日本人经常是一见雄性美国人，半小时后就暗示她愿与之上床，连黑人也不例外，一点种族歧视也没有。有一日女，每周固定时间自带食品和饮料来我们住的地方与一黑人扛活，长工一般。而我们中国人，就惨得很，好像跟在美国一样，一般的“留学生”没带家属的就只好看 X 片，只有公出的大官才能用钞票买到银座的性产业女工，而且据说稍不留神，就有可能会误购到来自上海的女“留学生”。这实在令我心理不平衡了好长时间，巨大的妒忌，使人难以精神胜利。我想，倘若我的祖国目前强大如昔，我等来日做业，慰安妇都是自愿的，那该多好！（就为这个，咱们漂流海外的诸位校友，努力振兴中华吧，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附在别的皮上反正我感到不舒服）注：

约翰.瑞伯

-中国的辛德勒

约翰.瑞伯-中国的辛德勒

纪念一个在南京大屠杀期间使数以万计的中国人免遭日军毒手的德国商人。

约翰.瑞伯出生於德国汉堡.早年做过学徒.三十年代，就职於西门子中国分公司南京办事处，负责出售电话和电子设备给中国政府.当时，他还担任纳粹党在南京的领导人。

1937 年 11 月，日军进逼南京.瑞伯和一些西方慈善机构，学者，医生，商人在城中设立了一个中立区向难民提供食物，衣服和蔽难所.他出任这个安全区的总负责人.他们最初的目的只是为了在中国军队撤离及日军进驻这个混乱期间给难民一个受容所。

但是当日本鬼子开始在城中进行一场血腥屠杀的时候，这个机构决定把中立区再延长几个月.在从 1937 年 12 月开始的六至八周里，日寇共杀害了约 20 至 30 万南京百姓，强奸了 2 至 8 万妇女，并且毁灭了 1/3 以上的城市.约有 10 万难民涌入这个只有 2 平方英里大小的中立地带。

中立区的管理者们在日军刺刀，枪炮的威胁甚至肉体侵犯下，尽着他

们最大的努力来制止继续着的杀戮和奸淫.他们夜以继日的工作,提供食物给难民,护理受伤的士兵和百姓.在此期间,瑞伯写下了长达 260 页的描述日军暴行的日记。

1938 年 2 月,瑞伯回到德国向当时的纳粹政府报告了日军的暴行.他在柏林演讲,向听众展示照片,日记和在南京拍摄的纪录片.但当这些报告被送到希特勒那里以后,瑞伯随即被捕,并受到盖世太保的审讯.后来纳粹当局把日记还给了他,但是没收了那部纪录片.他们还禁止他继续演讲和作书。

战争结束后,因为过去和纳粹党的关系,瑞伯马上遭到了起诉.虽然最后证明他无罪,但长期的审判剥夺了他的健康,耗尽了他的所有积蓄.当时由于食物短缺,他患上了营养不良症及皮肤疾病.1950 年,他死于中风。

几十年来,他的那些手稿由他的孙女保存下来.现在它们的复印件已存于中国南京大屠杀博物馆。

华裔女作家埃丽丝.张在她的新著 Rape of NanJing 中,把约翰.瑞伯称之为中国的辛德勒。

张藏藏与石原东京交锋

听听他们怎么说---张藏藏对撼石原慎太郎

在东京,中日作家张藏藏和石原慎太郎为南京大屠杀、「支那」和「倭人」等卑称展开辩论,词锋锐利,旗鼓相当,各自纾张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

日本作家石原慎太郎一向以国粹主义者自居,是日本右翼阵营的一面旗帜.他主张日本应该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向战后严格监控日本的美国说「不」,对待中国更蓄意使用侮辱意味的「支那」称呼,认为南京大屠杀纯属向壁虚构,是为了清算日本故意捏造出来的.张藏藏,真名张小波等人所著《中国可以说「不」》出版后,石原没有阅读原作全文,就迫不及待地在报刊上著文反驳,而张藏藏也在亚洲周刊及新著《中国还是可以说「不」》中提笔反击,掀起一场隔海论战.九月初,张藏藏在旅日华人作家莫邦富的策划和安排下首次访日,在东京新大谷饭店桂花厅同石原慎太郎对谈。

九月五日上午,张藏藏夫妇比预定的时间稍早到达会场,闻讯赶来的日本半官方电视台 NHK 的记者在会场门口采访了张藏藏.这时,石原也匆匆赶来.一看电视台在采访对手,「主角意识」一向很强的石原,当即板起了脸孔,露出不快之意。

果然,张藏藏和石原开始对谈后,电视摄制组才拍摄了几分钟,便被石原赶出了会场。

寒暄几句后,对谈进了正题,张藏藏率先表示:「我作为一个写诗、写小说的作家,对文学领域的前辈是抱著求教和共同讨论问题的诚意来到这里的.有一点要先说明一下.石原先生在报上发的《霸权主义的「自以为是」的暴露》中曾说我们是中国的特权阶层,实际上我们在中国是一群很普通的青年知识分子,是普通的民间人士。」

石原仍称中国「支那」

对此，石原不以为然地一笑：「你们写的书在「支那」卖得不错，在日本也卖掉了那麼一点。从这个意义上讲，既然写作发表意见，就要有意识肩负起一个文化人的意识。若是仅跟一个民间人士对谈，我是不来的。」由於石原左一个「支那」、右一个「支那」地称呼中国，张藏藏指出：「如再使用侮辱中国人的『支那』这种称呼，我就中断这次对谈。」石原则称：「为甚麽英文可以称中国为『China』，法语、德语、西班牙语也大致相同，为甚麽日本人不能使用历史上一共用过的『支那』呢？我不认为常有任何侮辱之意。」张藏藏反驳道：

「因为日本在侵华期间一直用『支那』、『支那人』来蔑称中国，所以中国人对这种叫法自然而然产生了受侮辱的感觉。战後绝大多数日本国民正是基於这种认识，才停止使用这种称呼的，身为一个老作家和政治家，石原先生在这种问题上有失身分，不是太不明智吗？要说传统称呼顺口的话，中国老人一直把日本人叫作『倭人』，但我们尊重绝大多数日本人的今天的感情，是绝不会再使用这种称呼的。」

论战也涉及台海问题

台湾问题也是论战的主题之一。石原认为：「北京政府追求霸权。向台湾海峡发射导弹便是明证。你们说，台湾和支那是一个国家。台湾话和支那话相差甚远，怎麽能成为一个国家？」张藏藏反唇相讥道：「想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符合日本和美国的全球战略，你的心情可以理解。」

不过，以台湾话不同於普通话为例，实在牵强附会。上海话等方言也不同於普通话，照这麽说，中国应分为好几个国家才对？」石原接口说：「我认为十五年後，支那会分裂为六个国家，这不仅对支那人是一种幸福，全世界也会为之安心。」张藏藏接著说：「有良心的中国百姓和领导人不会让自己国家出现这种状况的，分裂意味著中国将会陷入内战，将降为三流国家。」围绕南京大屠杀真伪一事，石原说：「我从没说过日本军人在南京没杀过一人，但在当时只有二十万人口的城里，怎麽可能杀死三十万人呢？日本军人当时不知道如何对付游击队，所以杀了一些穿便衣的百姓。整个南京顶多杀掉一、二万人。南京大屠杀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是为了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而捏造出来的，当时的支那国民政府见对自己有利，便附声帮腔。」

张藏藏反问道：「难道曾是德国纳粹党人的拉贝在日记中写的一切都是假的吗？难道被日本兵用刺刀高高挑起的中国婴儿也是游击队员麼？石原避开正面回答：

「拉贝日记也有一部分假的。」张藏藏笑道：「莫非当年的拉贝估计到日後日记能卖版权、出书和拍电影，竟去虚构南京大屠杀事件？」石原老练地换了话题：「我真可怜你，和日本二战时期的知识分子一样，整个儿地被政府洗了脑，说的话和政府一模一样。写书的人可要勇於说自己想的话啊。」然而，张藏藏并不退让：「中国青年为甚麽最讨厌日本？就是因为日本不反省战争责任。反省战争责任的最好时机，又被日本『操蛋浑蛋』的政治体制下产生出来的『操蛋』政治家故意错过了。」

愿共同调查南京大屠杀在整个对谈中，只有一点双方的意见是一致的。石原说：「日本还存有许多战时资料可以由日中双方出钱，设立一个机构，调查在南京事件中到底死了多少人。」张藏藏说：「我赞成。我的家乡离南京很近，从小就听说日本兵杀了许多中国人，可是中国方面从未细细调查过。这次来了日本，当我知道日本在调查死於原子弹人数，工作得非常细致时，

感到再也坐不住了。回国後，我立即想著手做的就是调查南京大屠杀死者的人数。哪怕中国政府不出面做，我也会呼吁民间人士齐心协力来做。」在会谈行将结束时，石原「先下手为强」，作总结性的发言并对张藏藏说：「今天的对谈就到此。我坚信过了十五年後，你会回想道，当年石原说得是对的。」张藏藏微微笑道：「恐怕历史证明还是我说得对。」

中国放弃日本战争赔款的来龙去脉

梁文

按照国际惯例，在每一份战后签署的和约中都包括战争赔偿的内容。这种由战败国向战胜国缴纳的赔偿，款额往往大得惊人，如1894—1895年甲午战争结束后，战胜的日本就通过《马关条约》以战争赔偿的名义从战败的中国清政府手中掠走白银两亿两。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作为世界反法西斯同盟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在长达14年的抗日战争中，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然而，令人惊异的是，在战争结束后，战败的日本却没有向作为主要战胜国之一的中国缴付赔款！更令人不解的是，那些受战争破坏远较中国为轻的东南亚国家却不同程度地获得了赔偿，其中缅甸、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所得赔款分别为2亿美元、5.5亿美元和2.23亿美元，甚至连当时尚未统一的越南南方吴庭艳政权也获得了赔款3900万美元。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我们还是让历史本身作出回答吧。

一、 张群曾在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上大声疾呼：“决不放弃我们对日要求应得的赔偿！”

1945年8月15日，伴随着广播中日本天皇裕仁停战诏书的公布，在中国大地上飞扬跋扈了整整十四个年头的太阳旗颓然坠地——中国抗日战争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最终取得了胜利。

1945年9月2日上午10时，日本代表在停泊在东京湾的美国战舰“密苏里号”上，签署了投降书。在德意日法西斯三国轴心集团中，日本是最后一个在投降书上签字的。

在此之前，意大利与德国已分别于1943年9月3日和1945年5月7日向盟军投降。

从表面上看，日本是在包括美国投掷原子弹和苏联出兵东北的行动在内的盟军联合打击下乞降的，但实际上，对促使日本投降真正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是中国八年的全面抗战。

中国的抗日战争贡献最大、损失也最大。据统计，在这场历时持久的战争中，中国军民伤亡人数总计高达3500万；各种损失折合当时美元计算数额高达1000亿以上。

面对如此惨重的经济损失，要求罪魁祸首日本给予中国战争赔偿是天经地义的。中国政府对此态度相当明确，当时的国民政府外长王世杰在阐述

战后中国对日基本政策时指出：尽管中国不主张采取狭隘的报复主义，但就赔款问题则“应一本正义与公道之要求，以从事解决。”为此，中国政府特意成立了一个调查委员会，负责调查和统计战争中各项人力、物力损失的情况，以便对日提出赔偿要求。

中国要求日本赔偿的政策与盟国战后对战败国总的政策是一致的。早在1945年2月英美苏首脑举行雅尔塔会议时，便制定了要求德意日法西斯国家给予盟国战争赔偿的原则。

规定德国应赔偿200亿美元，其中100亿归苏联，80亿归英美，20亿归其他国家。

战后，英、美、法、苏对德国实行分区占领，成立盟国管制委员会，德国的赔偿以盟国从各占领区拆迁工业设施抵偿。同时，对于追随德国与盟军作战的意大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芬兰五国同样提出了赔偿要求。1947年2月10日盟国与上述五国计立的和约中规定，意、罗、保、匈、芬五国分别向苏联、南斯拉夫、埃塞俄比亚、希腊四国赔偿2.55亿、3亿、0.7亿、4亿和3亿美元。

对于日本，以美英苏中为首的同盟国在日本投降后成立了一个赔偿委员会，专门协商日本赔偿问题。1945年11月5日，该委员会一致认为，为了剥夺日本进行战争的产业能力，防止军国主义复活，决定加重日本的战争赔偿。方式是把日本工业设备的一大半拆迁给各战争受害国作为赔偿。为此，指示各国分头调查、统计战争期间的损失，以便具体确定赔偿的方案。

1947年10月25日，经过两年多的调查核实，同盟各国向日本提出了索赔要求，总计金额为540亿美元，中国也在其中。但是在赔偿如何分配的问题上，各国意见不一，英国要求占有赔偿的25%，美国要求34%，苏联要求14%，法国要占12%，澳大利亚要占28%，仅这几个国家，还未包括受害最重的中国的要求，分配比例总和已超过了100%。

中国在会上以“受害最久，牺牲最烈”为由据理力争，坚持应获日本赔偿总数的40%，但各国不依，仅同意占30%，此后各方争执不休，问题一拖再拖，久而未决。国民党政府由于忙于打内战，因而后来对日本赔偿的分配问题也就无心顾及了。不过，国民党政要张群在1947年9月9日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上所作的外交报告中仍大声疾呼：“决不放弃我们对日要求应得的赔偿！”这充分表明了当时国民党政府的态度。

而日本方面，直到旧金山对日和约签字，从未向任何国家提起过战争赔偿问题。这中间一晃就是四年。

二、美国为称霸世界，操纵旧金山，会议把中国拒之门外

1951年7月12日，美国公布了对日和约草案，并在7月20日向同盟各国发出了召开旧金山会议的邀请函，从而把一度被搁置的对日和约问题再次提上日程。

但是，令世界各国大为惊讶的是，在美国起草的对日和约草案中所列的对日作战国家的名单中没有中国，其后中国也没有收到出席旧金山和会的邀请函。这意味着中国——这个在反抗日本法西斯作战中历时最长、贡献最大、损失最重的国家，将不得参加盟国对日和约的拟定和签署工作。旧金山和会把中国关在了门外。

毫无疑问，美国是策划将中国排除在对日集体缔约之外的主谋。此举的出笼与当时美苏对立的国际形势及美国战后称霸世界、遏制苏联的全球战

略有着密切的关系。

二战结束后，美国凭借战争中壮大起来的军事和经济实力，急于在世界建立“美国式的和平”，充当世界的霸主。但是战后实力同样强大的苏联以及在苏联影响下在东欧建立的一系列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打破了美国的梦想。美国便在“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幌子下，纠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各地与苏联展开角逐。于是，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曾经并肩浴血奋战的昔日盟友开始分道扬镳。至五十年代初，美苏对峙的冷战格局已经形成。此间发生的国际事件如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爆发，东、西德的分裂以及朝鲜三八线的划分，无不被打上美苏冷战的时代烙印。其中，中国事态的发展最典型地反映了这一时代特色。

从1947年至1951年，对中国人来说的确称得上是天翻地覆、江山易主的4年。

这期间，点燃内战战火的蒋介石退踞台湾；而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人则于1949年10月在北京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宣告了新中国的诞生。面对中国形势的变化，美、苏两大战后强国采取了截然相反的态度。苏联于1949年10月立即承认了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而美国则极力否认新中国的合法地位，执意拉扯着日趋末落的蒋介石政府。

为了平衡新中国的诞生给资本主义阵营带来的冲击，就必须在远东重新扶植一个新的反共堡垒，以遏制共产主义的发展。美国选中了日本。1948年1月6日，美国陆军部长亚罗尔在一次演讲中公开宣布：“今后对日占领政策是扶植强有力的日本政府，……以便起到可以防御今后在远东方面发生新的共产主义威胁的堡垒作用。”这标志着美国对日政策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变——由战后初期的抑日变为扶日。此后，美国走上了重新武装日本的道路。

1950年6月，朝鲜半岛爆发的战争点燃了美苏两大阵营间的第一次武装冲突。随着美国和中国先后的介入，朝鲜战争已由单纯的内战升级为一场国际战争。

美国为了打赢这场所谓“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战争，急欲启用日本这一反共先锋。为此，美国力主尽快与日本缔结和约，解除对日本的军事管制，恢复其主权，以便使日本尽快加入反共的行列中。召开旧金山会议的建议，就是在这种火药味极浓的气氛中提出的。

但是，由于美苏对中国政府的认同不一，在邀请国、共哪一方出席旧金山会议的问题上双方发生了争执：美国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主张由台湾蒋介石政府参加和会，这遭到了苏联政府的坚决反对。眼看旧金山会议有搁浅的危险，美国为了早日实现其扶日反共的目的，竟然置中国作为主要战胜国的权益于不顾，借口盟国对中国政府的认同有分歧而单方决定不邀请中国代表出席旧金山和会，主张中国应在会外与日本单独缔结和约，对于将由中国哪一方与日本缔约，美国强调“应由日本去决定”。

这种把中国排除在对日和约谈判之外并且给予日本选择缔约对象权利的做法，使中国在对日和约问题上失去了主动地位。中国海峡两岸对美国无视中国权益的作法均表示了强烈的反对：7月16日，蒋介石在台湾发表谈话指出：“中国被拒绝参加对日和约签字，乃破坏国际信义之举，政府决不容忍。”8月15日，周恩来外长代表新中国政府对此提出了抗议，指出将于9月4日在旧金山召开的对日和约会议，背弃了国际义务，中国不予承认。

然而，美国当局不顾中国方面的强烈抗议，一意孤行，于9月4日—8日召开了有52个国家出席的旧金山会议，并操纵会议通过了对日和约。

旧金山和约是很不公正的条约，它把对日作战的起始时间定为1941年12月7日，从而抹杀了中国人民自1931年9月18日起，特别是1937年7月7日至1941年12月7日这几年对日寇的单独抗击的历史。同时，和约在赔偿问题上极力宽大日本，只是泛泛地规定：“日本国对战争中造成的损害及痛苦，将向盟国支付赔偿。”对于具体数额根本没有提及，同时对战胜国的赔偿要求作了原则上的限制：即只能“利用日本人民在制造上、打捞上及对各该盟国的贡献的其他服务上的技能与劳作，作为协定赔偿各国修复其所受损失的费用”，而且必须在“日本可以维持生存的经济范围内进行”。这种重重限制的赔偿规定就是以日本人的劳务充作赔偿，实际上是变相减免日本的战争赔偿，与1945年盟国赔偿委员会作出的加重赔偿的原则是相抵触的。因而遭到了亚洲、欧洲正义国家的反对。除了中国、朝鲜、越南未被邀请赴会外，缅甸和印度拒绝出席会议，而出席会议的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会后拒绝签字。这样，由于中、印、苏等国的抵制，当时世界上有一半的人口是不承认旧金山和约的。

9月18日，周恩来外长代表新中国政府严厉谴责了旧金山和约，指斥它是“一个复活日本军国主义，敌视中苏，威胁亚洲，准备新的侵略战争的条约”。

同时声明，“旧金山和约由于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准备、拟制和签订，中央人民政府认为是非法的、无效的，因而是绝对不能承认的。”然而，与新中国政府捍卫民族权益的严正态度相反，退踞台湾的国民党当局为了争得与日本缔约的所谓“正统地位”，转而承认旧金山和约，追随美国的意愿走上了与日本单独缔约的道路。1951年9月12日，台湾当局外长叶公超发表声明表示：台湾当局愿意以旧金山和约为蓝本与日本签订双边和约。

三、日本利用旧金山和约玩弄花招，美国推波助澜，台北为争正统放弃赔款

1951年9月8日签订的旧金山和约，极大地改善了日本战后所处的不利地位，因而11月26日，日本国会便非常痛快地批准了这个和约。与旧金山和约同样给日本带来好处的，即日本对于中日双边和约缔结对象的选择权。日本当时的首相吉田茂很兴奋地宣布：“日本现在有选择媾和对手之权，对于如何行使此权，应考虑客观环境，考虑中国情形以及其与日本将来之关系，不拟轻予决定。”言下之意即日本一定要充分利用这一权利谋取最大的益处。事后证明，吉田政府的确在这个问题上绞尽脑汁，大做文章，极尽阴险、奸诈之能事。

为了等待时机，日本政府在与中国缔和问题上采取了拖延的对策，但为了防止盟国指责它蓄意拖延，吉田政府煞费苦心地搞了一个民意测验，让日本国民就同北京还是台北缔结和约表态，但得出的结果却令人哭笑不得：支持与台北或北京缔约的比例一模一样，均为38%，而余下的24%则是无所谓。这样，吉田政府便以民意难辨，难以作出决断为由，理直气壮地拒不表态，静观事态的发展。而私下里针对台湾急于与之缔约的心理，不时散布一些可能与北京缔和的言论。

1951年10月25日，蒋介石派驻日本代表董显光拜会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冈崎胜男，询问有关缔约的事宜。冈崎不慌不忙地答道：“我国现

在若与贵国订立双边和约，势将引起大陆中国国民对我之仇视”，因此，“我们现在的政策是要慢慢等待时机，以待日本实现独立自主后，研究何时同中国签订和约或选择中国的哪一方问题，我国历来尊重中华民国政府，遗憾的是，中华民国政府的领土只限于台湾。”言下之意似乎是并不准备与台湾方面缔约。

五天以后，吉田在日本参议院的演讲更让台湾心惊。吉田公开表示：“如果中共在今后三年内提议根据旧金山和约与日本讨论缔结和约，日本政府自然愿意谈判并缔约，丝毫不会提出反对。”事后吉田还在会见董显光时表示：“日本不能忽视大陆上四亿五千万中国人的感情。”

日本政要的一系列言论，使台湾当局如坐针毡，台湾当局为了保住所谓的正统地位，一方面连续电令驻美大使顾维钧策动美国对日施加压力，一方面又在草拟的对日和约当中广作让步，特别是在日本方面尤为敏感的赔偿问题上更为明显。如草案中规定：中国“承认日本国如欲维持足以生存之经济，则其资源目前不足以完全赔偿所有此类损失及灾难，同时并承担其他义务”，因此，只要求“利用日本国民为中华民国从事生产打捞及其他工作，以作为补偿。除此以外，中华民国放弃一切赔偿要求，放弃该国及其国民因日本国及日本国民在作战过程中所采取任何行动而产生之其他要求。”这个草案已初步放弃了日本赔偿，仅仅保留了一部分劳务补偿内容。

与此同时，台湾当局又处处小心谨慎，生怕惹恼了日本，丧失了缔约的机会。有个小插曲充分表现了这一点，即当驻美大使顾维钧遵命与美方交涉后，美国合众社发了一个消息，内称顾大使对日本拖延双边和约表示不快。台湾外交部闻讯大惊失色，立即查询此事，并发表否认声明，指称电讯报导有误等等，由此可见台湾诚惶诚恐到了何种程度。

由于美国当时出于反共目的，在亚洲奉行的是扶日而不弃蒋的政策，因此，在台湾力争与日本签约的问题上给予了大力支持。1951年11月5日，美国白宫表示：“坚决反对日本与中共拉拢关系之任何企图。”此后又于12月10日，派旧金山和约的主要策划人之一，负责对日缔约的杜勒斯作为特使赴日，以促成日蒋和约而对吉田政府施加压力。杜勒斯直接了当地要求日本与台湾缔约，并威胁道：“如果日本政府不同中华民国签订和约，美国国会就不批准旧金山条约。”

在美国的强硬干预及台湾方面作出了重大让步的情况下，日本政府才“不情愿”地改变了态度。12月24日，吉田表示不承认共产党中国，愿与台湾缔结和约。1952年1月30日，日本委任河田烈为中日和谈首席全权代表赴台，与国民党政府外长叶公超进行双边谈判。

1952年2月30日谈判正式开始，至4月28日和约签字，前后进行了正式会谈3次、非正式会谈18次，历时67天。谈判期间，日本方面又一次暴露了其阴险、狡猾的面目。

战争赔偿问题是和约的重要内容，因而在这个问题上争论十分激烈。根据中方起草的和约草案，在赔偿问题上只要求日本对中国提供劳务补偿，其他赔偿已经放弃，这是台湾当局作出的重大让步，而且与旧金山和约的原则一致。但日本对此却坚决反对，蛮不讲理地坚持台湾可以根据旧金山和约没收日本在华财产和资产作为补偿，不应再提劳务补偿的要求。由于双方观点相差悬殊，谈判多次陷入僵局。不仅如此，日本仿佛把战败国的身份忘在了脑后，竟多次提出自己起草的和约草案，气焰嚣张至极。

而台湾方面在谈判初期自恃有美国撑腰，认为只要美国以不批准旧金山和约相威胁，便不难最终迫使日本就范，因而在谈判中据理力争，态度甚为坚决。对中方草案只作细节修改，重大原则毫不让步。谁知至3月下旬，风云突变，美国先于3月20日，操纵国会以66票对10票批准了旧金山和约，后于4月16日宣布旧金山和约将于4月28日生效。美国的行径对台湾当局来说不啻于背后一刀。因为美国国会承认旧金山和约，使台湾在对日谈判中失掉了最有力的王牌；同时，美国限定了和约生效时间等于给了日本有力支持。因为一旦和约正式生效，日本解脱了战败国的束缚，恢复了主权，在对华缔约问题上将更为主动，这对台湾来讲极为不利。

在这种形势逆转的情势下，蒋介石政府为了赶在旧金山和约生效前与日本达成和约，被迫在赔偿问题上作出全面让步，于3月25日决定放弃全部赔偿。仅在条约草案中列入下述文字：“日本承认其赔偿之义务，我方亦承认日本无力作出全部赔偿，为此……我方宣布放弃以劳务进行赔偿之要求。”然而，得了势的日本变本加厉，居然抓住台湾方面急于签约的心理，对上述行文也不接受，坚持在和约中取消有关赔偿问题的条款，否则采取拖延的方法，拒不谈判。台湾当局无可奈何，于4月12日答应了日本的要求。但是，蒋、日和约的最后签字直到4月28日下午3时才告完成，此时距旧金山和约生效仅仅还剩7个小时。

因此，在蒋日和约的正文中通篇找不到赔偿二字，其相关内容仅是在和约以外的议定书中加以确认的。

议定书第一条乙项原文为：

“为对日本人民表示宽大与友好之意起见，中华民国自动放弃根据旧金山和约第十四条甲项第一款日本国所应供应之服务之利益。”

另一处相关内容是在和约正文附录的记录中，原文是：

日本国全权代表：

“本人了解：中华民国既已如本约议定书第一项乙款所述自动放弃服务补偿，……是否如此？”

中华民国全权代表：

“然，即系如此。”

蒋日和约的缔结，引起了新中国人民的强烈抗议，1952年5月5日，即和约签字一周后，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严正声明：“对于美国所宣布生效的非法的单独对日和约，是绝对不能承认的；对于公开侮辱并敌视中国人民的吉田蒋介石和约，是坚决反对的”。并且指责蒋介石所谓放弃赔偿要求的允诺是“慷他人之慨”，中国政府和人民绝对不予承认。

四、 中日邦交正常化联合声明指出：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中国放弃对日本的赔偿要求

1972年2月21日上午11时27分，当那架银白色的总统专机掠过浩瀚的太平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机场降落的一刹那，以中美苏三国为基点的国际战略新格局便诞生了。

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的实况，通过卫星向世界各地进行转播。这次行动改善了自1949年10月1日起中美间相互敌视的历史，在世界范围内引起的震动不亚于一场大地震。

受到冲击最严重的莫过于中国东部近邻日本。面对美国180度的急转变，一贯追随美国敌视中国的日本措手不及，当时的日本首相佐藤荣作是

歪着嘴看完电视转播的。

但是政治是排斥感情的，“识时务者为俊杰”，佐藤内阁深谙此理。尽管内心不满，但为了跟上美国的步伐，日本政府在尼克松访华后，便秘密地委托东京都知事美浓部在访华时给周恩来总理捎信，表示佐藤首相“要求亲自访华”。谁知当即被周恩来以“佐藤政府说了不做”为由加以拒绝，并宣布中日谈判不以佐藤为对象。佐藤政府碰了一鼻子灰。

周恩来回绝佐藤的试探，并非表示中国不愿与日本复交，相反，新中国早在1949年6月20日便发表过迅速准备对日和约的社论。仅仅因为日本政府追随美国，承认蒋介石政权并与之缔结非法和约，才导致中日两国长期的敌对。尼克松总统访华后，形势的发展有利于解决中日历史上遗留的问题，因此毛泽东曾明确指出：中日恢复邦交问题“应该采取积极的态度，谈得成也好，谈不成也好，总之，现在到了火候，要抓紧。”周恩来回绝佐藤，一方面体现了欲擒故纵的外交策略，一方面也是对长期敌视中国人民的佐藤政府的一个惩戒。

果然，6月17日，佐藤荣作内阁被迫下台，7月7日，田中角荣内阁登场。田中在就职当天便表示了要与中国恢复邦交的愿望。对此周恩来于7月9日迅速作出了反应，他在欢迎也门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的宴会上专门加了一句：“田中内阁7日成立，在外交方面声明要加紧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这是值得欢迎的。”随即又让中日友协副秘书长孙平化借率领上海舞剧团在东京访问演出之机，转告田中：“只要田中首相能到北京当面谈，一切问题都好商量。”当时日本政府要想恢复中日邦交必须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如何对待中国一再坚持的中日复交三原则（三原则的主要内容是：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二、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三、日台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必须废除），另一个就是有关日本战争赔偿问题。关于这一问题，中国政府在不承认日台条约时已强调指出：“日本军国主义者杀害了上千万中国人，使中国蒙受数百亿美元的公共财产和私人财产的损失。中国拥有要求赔偿这些损失的权利”。这就意味着日本对中国的赔偿数额将相当大。日本既然避免不了这一问题，便转而指望中国高抬贵手。为了探摸中国的态度，预先就双方的争执点达成谅解，需要一个从中穿针引线的人。当时日本公明党委员长、正在访华的竹入义胜充当了这个重要的角色。1975年竹入义胜在他的回忆录中记述了他于1972年7月25日与中国方面会晤的细节：“我把我们的意见全说了，共有十几条，并告诉他们，如果你们赞成这些意见，事情就好办了。……周总理最后问我，假如我们接受你们的建议，日本政府会采取行动吗？于是，我就从北京打电话给田中先生，请他作出决断。田中回答‘行’，很干脆。最后一次拜会周恩来总理的时候，周总理拿出一份打印文件并对我说‘这基本上是我们关于日中联合声明的原始方案。’我很吃惊，内容和后来的日中联合声明差不太多。”竹入义胜的活动为中日邦交谈判打下了基础。

关于日本战争赔偿的问题，在中方草案第七条这样写着：“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放弃对日本国要求战争赔偿的权利。”但是在日后中日联合声明的正文中行文有了个别改动，去掉了“权利”二字换上了“要求”。

外交文件上的一字之差，往往掩盖着谈判桌上的翻云覆雨，唇枪舌剑。在中方放弃赔偿的问题上，中日双方果然有一场短兵相接的较量。

1972年9月26日，田中首相抵达北京的第二天，中日两国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一轮外长谈判。当谈判进行到中方草案第七款赔偿问题时，日方代表高岛忽然狂妄地声称，根据1952年日本与台湾缔结的和约，日本战争赔偿问题已经解决，因而不存在中国放弃什么赔偿权利的问题。同时对中日间终止战争状态等提法一一表示拒绝，会谈因此不欢而散。

次日，周恩来会见田中，一反前一天温和的态度，以严厉的口气谴责了日本的行为。他说：“听了今天上午外长会谈的汇报。高岛条约局长是破坏日中邦交正常化来的吧。日中邦交正常化是个政治问题，不是法律问题。高岛局长是搞讼棍那一套嘛！我不认为高岛局长的意见是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的本意。”同时周总理对中日赔偿问题再次重申不承认台湾的允诺，指出：“当时蒋介石已逃到台湾，他是在缔结旧金山和约后才签订日台条约，表示所谓放弃赔偿要求的。那时他已不能代表全中国，是慷他人之慨。遭受战争损失的主要是在大陆上。我们是从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出发，不想使日本人民因赔偿负担而受苦，所以放弃了赔偿的要求。”“毛主席主张不要日本人民负担赔款，我向日本朋友传达，而你们的条约局长高岛先生反过来不领情，说蒋介石已说过不要赔款，这个话是对我们的侮辱，我们绝对不能接受。我们经过50年革命，蒋介石早已被中国人民所推翻。高岛先生的说话不符合你们两位的精神。”面对周恩来总理义正辞严的声明，田中一行垂头丧气，连晚饭都吃不下去了。

第二天，中日联合声明起草小组再次开会，高岛一上来便对他上次的言行表示道歉，声言日本国民对中国放弃战争赔款的要求深为感动。至此，由于战争赔偿问题引起的风波方才平息下去。不过中方体谅到日本方面的难处，同意将声明中有关赔偿的“权利”一词换为“要求”。

1972年9月29日上午10时20分，中日两国代表在人民大会堂签署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联合声明。声明第七条写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至此，中日两国间悬而未决长达27年之久的赔偿问题，以中国政府的大义放弃而画上了句号。

中国人，是到了该认真反省自己的时候了

从日本各种传媒惊悉，我国政府已与日本政府就如何处理日本侵华期间日军遗弃在我国的化学武器一事达成了协议，同意就地在我国处理这些遗留化学武器。据日本NHK电视台以及读卖新闻等的报道，关于处理场所的选定问题，我国政府起初是希望搬回日本处理，而日本则持“因炮弹腐蚀相当严重，考虑到运回日本时的危险，我们希望在化学武器的所在国处理。中国方面应该理解这一点”的立场。

究竟达成了什么内容的协议，我国官方以及传播媒介似乎很少提及。人民日报海外版也只是在第四版的右下角报道说，日方已保证不对中国的环境造成污染。可是日本目前并没有掌握可以彻底处理化学武器、不让它对环境造成危害方面的技术。在日本国内的湖里、海里也发现有被遗弃的化学武

器，现在已开始腐化和向外漏泄，还有过日本人受其危害的报道。

至于要使含有砒霜的炮弹完全无毒化的技术日方也承认现在并不存在，处理方法的开发在现阶段也只不过是一个“课题”而已。

将这些当年日军丢弃的化学武器运回日本处理也许会给极少部分日本人造成不便，也许会对日本的环境造成一定的影响，也许会因此给日本添了“麻烦”，但不能因此就可以放在中国处理，就可以继续危害我们和我们子孙的身心健康和生命安全，就可以污染我们的环境。况且这不是一般工厂生产的普通的有害化学产品，而是日本五十多前用来残酷屠杀我们同胞的铁的罪证。

日本国内至今仍有包括决定日本国家政策的国会议员、国家领导人在内的相当一批势力，一直认为日本当年发动的是“正义战争”，对日本侵华期间以及二战时在亚洲各国犯下的滔天罪行更是矢口否认。如果这次真的就在我国境内处理这些化学武器，过若干年后，就很难保证日方不会用歪曲南京大屠杀一样的手法来对此进行歪曲，很难保证日方不会用对“从军慰安妇”

（※1）一事的口气说：“是中国自愿同意在中国处理的，日本政府并没有干预”、“中国不是因此从日本得到了很多好处吗？”、“如果中国没有责任，为什么会同意埋在中国？”、“如果没有得到好处，怎么会同意在中国处理那些化学武器？世上会有这种没有得到好处，也会做宁可让自己国民吃亏，让自己国土遭殃的蠢事的政府吗？难道不是中国人自己编出来的神话吗？”

而且，如果将那些杀人的化学武器（※2）全部在中国处理的话，当年日军大量使用就是在当时也被禁止的化学武器残杀中国人的事实就无法让大多数日本国民知道，更不用说唤起大多数日本人的关心。

对于我们的政府究竟是因为什么原因放弃了当初的“搬回日本处理”的立场，转而接受日方的要求我们无从知晓，我们只是想知道、想弄个明白：用来杀中国人的化学武器五十多年前杀了中国人，怎么还能让它们继续留在中华的土地上，继续污染中华的大地？怎么还能让它们继续危害中国人和他们的子孙？谁制作的，理所当然地就应该让谁搬回他自己的家。

由于我方对“日军遗留化学武器处理”的交涉极少报道，对有关这一协定达成的经纬以及协定的具体内容也就无法得知，不知道在接受日方“在中国国内处理”这一要求前，是否已经对我国环境和住民健康及生命等将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进行了什么样的调查，不知道是否已经征得了人大以及中国人民的同意，更不知道是否征求了化学武器处理地的居民的意见、是否征得了他们的同意。但愿这回不会是出于“宽宏大量”、“中日友好”，更不会是象当年那样不征得中国人民的同意，便主动大方地放弃了巨额战争赔偿一样地作出了“可在我国处理”的决定。因为我们至今也无法忘记就是在大放“不要赔偿”的豪言之时，我们的国民却还在忍饥受冻，还在卖儿卖女，还在逃荒要饭，还在眼睁睁地饿死、冻死！

有时会情不自禁地叹起气来：如果我们的政府对自己的国民也象对老外那样“宽宏大量”，如果我们的政府对自己的国民也象日本政府、也象美国政府那样对待自己的国民，飞机、火车出事时，发生地震、水火灾时，不是只报道有多少老外遇难，不是只报道我们如何如何及时让老外脱离险境，而是首先报道自己的国人的安否。

如果在自己的国门前不要只怀疑自己的国民患了沾花惹草“病”，不要只强行抽自己国民的血，那么哪怕国家再穷，不愿当中国人而主动抛弃中国

国籍的国人是不是要少许多？是不是宁可在外当二等公民，忍生吞气受他人驱使，在他人手下干活，过寄人篱下生活的国人也要少许多？

“有阳光的地方，就有中国人”，很多国人都很自豪地这样说，可我却一直引以为耻。

因为我一直弄不明白：为什么美国人、日本人、法国人、德国人不象中国人那样，会有那么多的人背弃自己的祖国、不愿当中国人，会有那么多的国人宁可在外寄人篱下也不愿回自己的祖国。五十多年前的德国、日本是一片废墟，他们的生活水平根本无法和现在的北京、上海、广东、福建等地相比。

著名作家、企业家邱永汉曾说过：日本人的背後有日本政府撑腰，而中国人却事事都得靠自己…悲哀呵，身为炎黄子孙！

有人说，日本人是会很会用贿赂打通关节的。这回究竟是什么原因不敢乱下结论，但日本人在求人时确实是很有一套。

除贿赂外，其“真诚”的态度、恰到好处的恭维、周到的服务、殷勤的伺候、无可挑剔的礼貌、动人的说词都会打动素以“宽宏大量”自豪的中国人。可是，如果是有求于它时，任你下跪作揖，任你喊破了天，哭裂了地，也是无济于事。

甲午战争，才打了不到一年的仗，且战场又不是在日本，而是在朝鲜和中国，许多当地的平民百姓被杀被打，旅顺的大屠杀就更不用说了。可一旦战胜，那个要价要得凶啊！

不仅要你陪相当日本好几年财政收入的银子，还要你的地！（除朝鲜、台湾外，本还要割让辽东半岛，因俄、法、德三大列强的干涉，才得以幸免。）如果限期不答应，还威胁要继续打你、还要继续揍你！还扬言要把你的首都也给铲平！

甲午战败（※3），人家是要钱又要地。而我们中国人呢，一百多年来过过一天的好日子麼？从爷爷的爷爷辈起、漂洋过海、给人当牛作马。好不容易在五十多年前捞了个惨胜，却又马上来个打肿脸装胖子，不要钱也不要地。

死了那麼多人、受了那麼多的屈辱！

那不是一年、二年，而是五十年的岁月！说是要以德报怨，体现中华民族宽宏大量的美德！可就在当时，有多少自己的老百姓卖儿卖女、饿死冻死於街头？

即使如此，事到如今，又有几个人记得你的“德”？念着你的“恩”？你的国人人家照样还是看不起！你的好心，人家并没有理会。人家连房子也不想租给你嘛。

仅管你说你是什么友好的使者！

可是，我们中国人一旦对付起自己人来却又是那麼凶狠。从大人物秦桧到吴三桂再到老蒋，再到一些得了那么一两次乒乓球冠军的小人物！

把自己人打倒後的那种狂喜、那副得意洋洋的样子几百年来似乎一点也没变过。羞耻啊！却还有不少国人去为此辩护、去指责自己人的不是。还要为他叫屈、还要为他鸣不平！

连官方的传媒不也说“只要他为人类和平作出了贡献，也是华夏子孙的骄傲”吗？可人家连中国人都不愿当了，我心里能生得出那份“骄傲”来吗？可对自己的人呢？直到现在，连踏入自己国家的大门，都要被戴上爱滋

病的嫌疑。而老外却可以畅通无阻！好象这个国家是全世界所有人的国家，唯独不是我们中国人的国家。

“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还居然从以前的公园挂到了国家的大门口——海关来了！可这回却是自己挂上去的。怨不得他人的。（虽很多人说，现在不检查了，可并没有取消只查中国人的这项歧视国人的规定，更不用说将这样的“取消”通知或决定见诸党报、电视了，当初决定检查的规定可是上了党报头版的。）国内发生灾害时（正好去年云南也发生过地震），公安部设过专门查询电话？党报登过死亡者名单？登的都是如何保证老外生命安全、如何让老外准时返回国、以及有多少老外死亡、他们及时得到了保险金等等…。连赔偿金都是自己国民的几倍、甚至十几倍！

中国人生时不能随便生、活时又要受人欺、死时命还不如人家值钱。

当自己的亲人被凶残的侵略军杀害、当自己亲人的家园被野蛮的侵略军烧毁的遗族们，以及当年被强迫充当“慰安妇”、身心受尽摧残的老人们站起来愤怒控诉日本人当年犯下的滔天罪行，要求日本赔偿以讨还公道时，不仅得不到官方的支援和鼓励，反倒一直被泼冷水，甚至被粗暴干涉。民间的索赔、慰安妇的喊怨、抗议日本侵占钓鱼岛、谴责日本军国主义的活动不是遭压制、驱散，就是当事人被监禁。

甚至来日本控诉当年日军罪行，要求赔偿的来日护照申请也横遭刁难。

反观日本，五十年来日本政府每年都要从国家预算中拨出巨款，付给那些当年杀过、奴役过中国人、朝鲜人、菲律宾人、新加坡人、马来西亚人、印尼人、越南人、缅甸人、荷兰人、澳大利亚人、美国人等等的“元军人”及其家属。还美名为“恩给”！

有人说：从上世纪的琉球归属的交涉、到甲午战争、到袁世凯 21 条的签订、到抗战胜利、再到现在，几乎所有涉及重大事件的交涉和谈判，均是日方取得胜利或占了实质性便宜，吃亏倒霉的只是我国和我国国民。其中甚至不乏因我方出于无知或个人私欲而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事例。

确实，当年甲午战败在日本马关（今改名为下关）谈判时，面对日方的凶狠要价，清政府以及中方首席谈判代表李鸿章曾苦苦哀求日方考虑一下中国的实情和赔偿能力，少要一点，却被日本政府以及日方首席谈判代表伊藤博文日相断然拒绝。

好不容易盼到抗战胜利，可日本一投降，国民政府领袖蒋介石的第一个讲话竟是迫不及待地呼吁中国人民要对欺凌、奴役、屠杀中国人民长达数十年的日本施以“仁爱”，要“以德报怨”。

1972 年中日建交时也主动放弃了对日索赔，并教育中国人民要和日本人民“世代友好”。当时的日相田中角荣对着曾饱受日本铁蹄践踏的中华大地，对着受尽日本欺辱的中国人民说了声：“添了麻烦”，甚至连谁给谁添了麻烦之类的主、宾语都没有时，我们却说：“那是日语中最大限度的道歉用语了……”

而前任日皇裕仁至死也没有向中国和亚洲各国人民道过歉。

从 45 年至今五十多年，我们一直教导自己的国民：“发动战争的是日本一小撮军国主义分子，日本人民也因此受到了很大损失……”。可事实呢？日本自明治维新後，决定日本国家政策的国会议员以及政府领导人皆由日本国民通过选举产生。日军每占领中国或其他国家的一个地方、一座城市，日本都会举国庆贺，同喊“万岁”。怎能说他们不代表日本大多数国民、只是

一小撮军国主义分子，怎能说自上个世纪以来对中国的不断侵略只是这一小撮人干的呢？恐怕大多数的国人都不知道（我也是来日本後才知道），战后不久，血债累累的战犯们便又被日本国民选为了国会议员，甚至肢解过我们、奴役过我们、践踏过我们、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定为甲级战犯嫌疑者居然还被推选当上了日本的首相。

直到几年前，现日本天皇首次准备到我国访问时，日本各界也都表示“决不能是‘谢罪访问’”！

明明是日本人侵略了我们，明明是日本人发动了那场罪恶的战争，明明至今还供奉着那些杀人魔王们的忘灵，明明那些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战争杀人犯至今仍逍遥法外，甚至还高居要职，明明还没有真正向中国人民道歉，甚至还不时地为那场战争翻案，更不用说承认包括甲午战争在内的自上个世纪到1937年抗战爆发为止的那段侵华史是“侵略”的了，可在我们的官方媒介，在我们的抗战胜利纪念馆里却大书特书“中日不再战”、“我们中日两国人民经受了不幸的历史，两国间已发誓世代友好下去”之类的“醒世格言”！

这话难道是被侵略、被欺侮、被残杀的受害者一方主动说的话吗？要说，也只该是加害者们啊。

而且很让热心、善良的国人沮丧的是，类似这样的话，在日本似乎没见哪家日本传媒说过，也没有见到有什么新闻媒介、要人也像我们一样地日本国民说“日中是一衣带水的友好邻邦”。从在各种传播媒介上见到的是：哪位哪位大臣参拜了靖国神社，哪位哪位国会议员说战死的日本军人是“英灵”，哪个哪个政党的国会议员们成立了“大家都来参拜靖国神社之会”，哪个哪个政党成立了“正确传授历史国会议员联盟”，有几百名的国会议员参加了“终战50周年国会议员联盟”反对“不战决议”，哪位哪位政界显要，著名作家又在论证“东京审判（指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审判）是胜者强加于败者的裁判，是与事实不符的不公正审判。而在日本的大街上见到的是日本右翼分子在高呼“大东亚战争是正义的战争”的宣传车和贴在墙壁上、电线杆上的类似标语。

前不久，NHK还把“甲午战争”（日本称之为“日清战争”）编入标题为“堂堂日本史”的节目向日本全国播放。日本的教科书以及有关甲午战争的书大多都为其涂脂墨粉，在日本的一些县，记载着甲午战争时日军侵占朝鲜、侵略中国的“赫赫战功”的“征清纪念碑”（碑名即为如此）

至今仍在。

当我们不要日本赔款，以“世代友好”，以“求大同存小异”来教育我们的人民，当我们开导我们的人民说那只是极少数右翼势力和军国主义分子制造的事端，只是极少数右翼势力和军国主义分子干扰了中日友好关系时，人家呢，却一直否认那是一场侵略战争，不仅把“侵略”说成是“进出”，甚至把蹂躏、践踏亚洲各国的战争犯罪美其名曰为“解放了亚洲各国、使亚洲各国独立了”。政界要人，内阁成员络绎不绝地参拜靖国神社，为东条英机之流的亡灵招魂，一些国会议员纷纷散布掩饰那场战争罪恶事实的奇谈怪论，各地公然为战犯树碑立传（*4）！

当我们说：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时，中日两国政府就钓鱼岛达成了“搁置争议”的协议时，日方却斩钉截铁地回道：从未有过什么“搁置争议”的协议，尖阁群岛（即钓鱼岛）就是日本的固有领土，不存在什么争

议不争议！

在一次次地指责日本有人对中日关系造成了干扰和破坏，要求日方严守中日联合声明的同时，我们是否也应该好好总结一下历史的教训，好好地反省一下我们自己？例如，我们的一次次吃亏、受辱，与日本相比，是不是因为我们太大方，太善良？是不是因为我们缺乏象日本那样一大批精通业务、富有经验、又有爱国之心、能参与国家政策决定的实务型官员？

是不是我们整体素质不如日本，急需提高？

据我所知，日本诸如“大藏省”、“法务省”、“外务省”、“通产省”等决定国家政策的政府机关内的高级官吏均出自如东京大学法学部之类的一流大学的一流学科。为了使国家尽快富强、国民尽快过上幸福生活，为了使国家、国人不再蒙受损害和屈辱，我们是否应该通过我国各类高等院校有计划、有组织地连续不断地培养一批又一批通晓国际事物、精通各种业务，熟知自己国家、自己民族历史、富有爱国精神的“高级人材”？

我们是否应该正确、全面地介绍我国的历史，包括被异民族侵略、奴役的屈辱史，而不是只讲我们多么了不起，只讲我们取得了光辉的胜利？

在讲我们全民抗战，全民族不屈不挠、奋勇抵抗，终于赢得了抗战胜利的历史时，是否也应该告诉我们的人民：抗战八年，越抗、主动卖身投敌的汉奸就越多，光是充当侵略者鹰犬咬自己同胞的伪军，到抗战结束时竟达数百万这一民族的耻辱？

在讲张学良将军率领东北将士们发动西安事变，要求一致对外，要求团结抗日时；在讲我们的民族英雄杨靖宇烈士们可歌可泣的事迹时，是否应该提一下：曾有那么一些为分裂祖国，为建立伪满政权不惜余力的民族败类。如担任伪“满洲国总理”的郑孝胥、张景惠之流，虽是来自其他省份的汉人，却竭力鼓吹建立伪“满洲国”，并主动将伪“满洲国”的军事、经济、政治、外交等一切大权均交给日本。

签订比袁世凯的21条还要苛刻的《日满条约》；掠夺东北农民的土地交给从日本各地来的所谓“开拓团”们；对东北人民的一切反日、抗日言行残酷镇压，心甘情愿地充当侵略者的打手、帮凶……

在为我们五千年延绵不断的文化、为我们中华民族历尽沧桑受尽磨难仍然屹立于世界东方而骄傲时，是否不应该把明明是异民族欺辱、奴役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不仅不当成我们的屈辱，反倒用现在的观点将其当成“祖国统一”来加以粉饰？是否不应该把那些残杀大多数中国人、当时本是外族的刽子手们当成自己的民族英雄来歌功颂德？因为即使现在已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但历史就是历史，屈辱就是屈辱。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是否应该要有那么一点屈辱感才能不断地告诫自己要奋发图强？是否只有不忘过去，只有居安思危，才能不重蹈覆辙，历史的悲剧才能不再重演？

我们是否应该学得更聪明点，不再做“宁可自己受罪，也不让他人吃亏”的“损己利人”之类的“善事”？是否应该正视自己的弱点，真正彻底消除“对内狠、对外软”、“外战外行、内战内行”的窝里斗“国民性”？

我想，惟有如此才能使国人团结起来，使国人以做中国人为自豪，才能使国家民族立于不败之地。

我们中国人，是到了该认真反省我们自己的时候了！

《小资料》

* 1：日本多位政界要人在公开以及非公开的场合多次声称“‘从军慰安妇’是一种‘商业行为’”、“那些慰安妇们难道没有拿到钱？”“日本政府并没有参与，都是民间人士干的，当然谈不上责任”等。为此韩国老妇人愤恨地喊道：“50多年前你们污辱了我的身体，今天你们还要污辱我的灵魂吗？”

* 2：据资料统计表明，日军侵华期间丢弃在我国境内的毒气弹为200万发、化学剂约100万颗。仅日本政府1996年5月进行了调查的我国吉林省敦化市一地，估计就有70万发。（译自COM的日文电子杂志《华声和语》第120号）

* 3：关于中国甲午战败後被迫签订的《马关条约》的主要内容现摘译日本方面的资料如下：

- 一、中国承认朝鲜为完全无缺的独立自主国。
- 二、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其附属诸岛屿、澎湖列岛。
- 三、中国支付日本军事赔偿金库平银二亿两（约当时的三亿日元）。
- 四、以中国和欧洲各国间的条约为基础，与日本缔结日清通商航海条约以及有关陆路交通贸易协定。
- 五、新向日本开放沙市、重庆、杭州作为开市港。
- 六、承认日本拥有宜昌分库旆湟约吧虾7杭州间汽船航路权。
- 七、承认日本有权在各开港地从事各种制造业、并给予日本有关内国运送税、内地赋科金、征收金等方面的特殊待遇。
- 八、条约批准後三个月内日本军将撤回，同时作为诚实地履行条约的担保日军将占领威海卫。

别约还规定威海卫担保占领地的日本占领军为一个旅团以下，中国政府每年须负担75万日元的驻留军费。

（参考文献：《日清战争》藤村道生著）

八万两，岁出为七千九百三十五万两，可见赔偿金额之巨大。

库平银：纯银575格令（grain）为一两。

* 4：每年有包括外国来的大批游客前去访问的广岛和平公园里，有座祭奠被原子弹夺取生命的日本人的慰灵塔。上面刻有“请安息吧，因为不会再犯错误了”的名句。

可就在离这个“和平公园”数百米的地方，有一座外国人很少知道的“护国神社”。是专门供奉该地区出身的日军将士“英灵”的地方。去那儿参拜的人数比去和平公园的要多得多，每到正月元旦，那更是人山人海。

这个神社所供奉的“英灵”是广岛师团的将士。广岛师团是一个就在8月15日战败前夕，在马来西亚屠杀了数万名无抵抗民众的师团。广岛的牺牲决不该忘记。

可是，日本人在大肆宣传原爆所造成的惨祸、指责美国的残虐行为的同时、就在数百米之遥的“护国神社”、或在其它场所、对以前的帝国主义日本无批判地予以颂扬。

（摘译自《丑陋的日本人》 金容云（韩国）著）

重庆发现一批日军侵华时“大轰炸”暴行的照片

新华社重庆5月15日电（记者李佩）日军侵华期间的所犯罪行又找到铁证：一册记录日军1941年“6·5”重庆大轰炸的旧相册，由收藏者汤光中捐献给正在筹建中的“大轰炸纪念馆”。

这本册子共贴有150幅照片，记录了1941年6月5日震惊中外的“重庆大隧道惨案”前后几天内，日机轰炸渝中区小什字至李子坝沿线地区的情况。照片到处是倒塌的房屋、着火的店铺、横尸街头的无辜市民、大隧道口尸积如山的惨不忍睹的画面。相册中每一幅照片旁都记下了日机施暴的时间、地点，每一页左下角均有“陈默摄”的图章。此相册是《现代工人报》记者汤光中1984年在一民警处获得，而这名民警是在派出所的堆杂物中找到的。

通过重庆市博物馆的大力帮助，终于找到了照片的摄影师程默。据程默回忆，这批老照片是当年从底片中精选的一部分，后装订成册交给了国民党卫戍司令部。1943年他随周恩来回延安后，便将这批珍贵电影底片移交给摄影大师吴印咸。目前他正准备通过吴的后人，寻找其余底片的下落。

（完）

